



任主根鈍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天台山麓
題字

社之會花

期一第 卷一第

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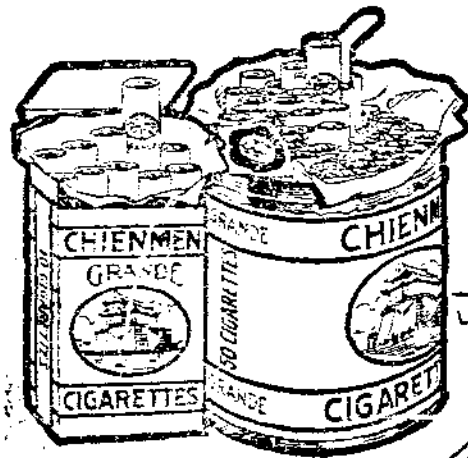
號刊創



1924.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大前門香烟



右顧嬌妻。
左擁愛子。
口啣大前。
門香烟為。
家庭最樂。
之事。



DAQIANMEN

丁

訂閱工商新聞

全年五十二期國內祇須一圓

有得現洋三百元之獎勵金

工商新聞係由報界名宿王鈍根先生主編以提倡國貨發展國內工商業為宗旨除專載關於工商界之學說言論及工廠調查等記載外附張刊載當今名家之小說筆記詩詞滑稽文章甚多定期每星期六出版三張零售每份三分定閱全年五十二期僅收一元尙連郵費在內并有得獎希望請注意下列詳章為要

上海望平街口福州路太和坊

工商新聞報社啓

定閱工商新聞獎勵章程

▲二元定報可得三百元獎金

一自陽歷十二月一日起凡向本社定閱本報全年者(定戶住在本國境內及日本朝鮮等處者祇須付洋一元香港澳門南洋羣島一圓五角歐美各國二元)得領取收據一紙其上印有號碼即將來對號領獎之憑證此項號碼以五千號為限

一獎品分七等 頭獎一號得贈先施禮券三百圓

二獎一號得贈先施禮券一百圓 三獎一號得贈先施禮券五十圓 (以上禮券得者如欲自向該公司兌取物品須預備之不便可向本社立換現款) 四獎二號各贈名畫家陳雲齋先生手繪山水六尺中堂一軸(各值二十元)

五獎二號各贈本報編輯王鈍根先生書六尺中堂一軸(各值十元) 六獎十號各贈陳雲齋先生山水小立軸一件

七獎二十號各贈王鈍根先生手書四尺楹聯一副

一本社為取信故不自開獎但借月陽歷十三年一月份慈善獎券(即遊民工廠債券)之號碼惟獎品至七獎為止以下小獎則定無贈以首手續(例如慈善券開出一等獎為三百圓)則定

贈本報者所執定報收據上印有三百圓四號者即得本報頭獎

贈品三百圓之禮券餘類推)惟慈善券之號碼共有三萬號而

本報此大有一萬五千圓以五千號為限慈善券之號碼共有三萬號而

均作一號算(例如頭獎為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八號則僅贈本報小獎不贈)

五百八十八號為頭獎)倘遇號碼雷同則僅贈本報小獎不贈

一本社特設有獎定報發行部於本國政府轄境上海漢甯車站東

首升順里廿五號一端通寶山路定閱者須將姓名住址連同報

費函寄或匯交付該處其在匯兌不通之地可郵票代銀以半

分為限

Hong Kee Engineer

鶴記銅鐵機械翻砂廠

遷移大廉價

本廠原設在新開路北首成都路口已歷十有餘載仿造捲
 烟機切烟機磨石機引擎爐子烘筒烘缸以及翻砂鑄冶鑄
 鍊精工並修理汽車汽機及銅鐵種種器械今因刷新規模
 改良製造原有房屋不敷應用為特移至戈登路巡捕房隔
 壁地方交易際茲遷徙伊始因暫低廉收價以廣招徠既以
 酬答賜顧諸君之雅意亦以表示敝廠精益求精之決心如
 有各工廠及實業家欲修造一切銅鐵應用器械無論來廠
 面訂或來函定購皆可按式照配幸勿失此盛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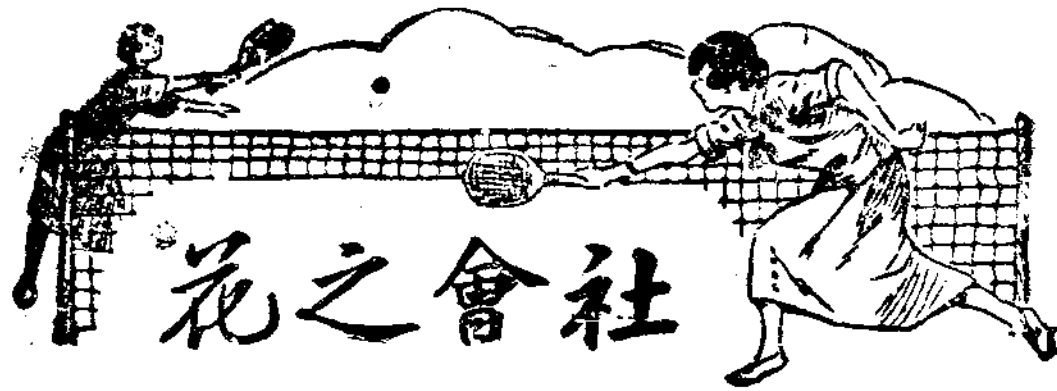
本廠主人史鶴鳴敬白

地址

上海英界戈登路一千三百零八號至一千三百九十九號門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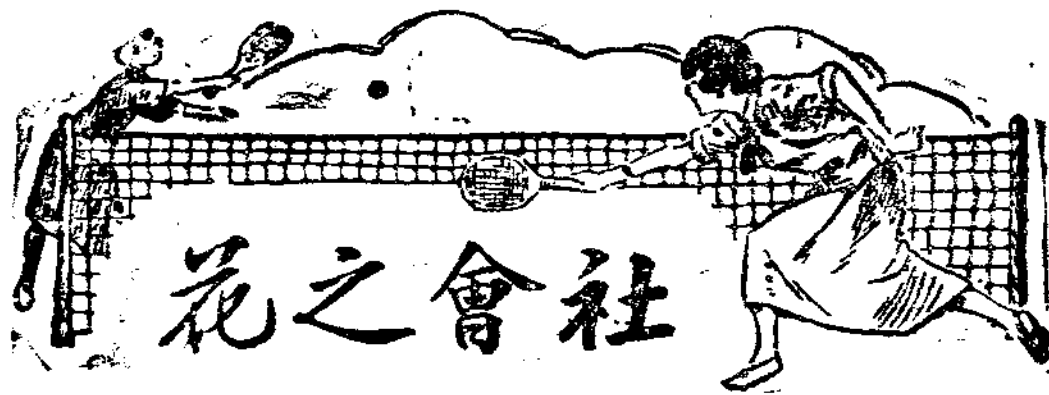
電話

西一千三百四十六號



.....錄目號刊創.....

梅蘭芳演霸王別姬小影.....	銅版
金少梅高玉仙時裝小影.....	銅版
本刊編輯主任王鈍根小影.....	銅版
本社經理張巨清小影.....	銅版
本刊出版主任張恆夫小影.....	銅版
祝社會之花.....	瘦鷓
鈍根與社會之花.....	獨鶴
上海種種社會之花.....	鈍根
紐約娼妓的生活.....	倚虹韻琴合譯
偵探家裏的賊.....	卓呆
變色談.....	不肖生
裴士康坎坷記.....	馬二先生
本旬刊諸大名家小史.....	王鈍根
經濟.....	張秋蟲
臨清六絕.....	徐哲身



社之會花

.....錄目號刊創.....

毀身殉愛記.....	劉豁公
詞.....	呂碧城
新聞記者的豔遇.....	宜閑譯
自殺會.....	嚴芙孫
隔廂祕語.....	李允臣
香車記.....	潘卿須
淒迷夢餘錄.....	鄭逸梅
衡門片時.....	何海鳴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銀幕名家之特色.....	錢劍俠
愛美的心.....	FF
倚虹新夫人之特別稱謂.....	鈍根
社會趣聞.....	潘卿須編
文壇感舊錄.....	襟閣主
社會百怪錄.....	襟閣主

603637



當今小說界著作最多筆政最繁的。要算周瘦鵬了。但是他爲了社會之花。也竟忙裏偷閒。作了一篇祝社會之花。文詞雋美。可喜可愛。

獨鶴也是一個很忙的忙人。并且輕易不肯做文章給人家的。這回居然爲本旬刊做了一篇『鈍根與社會之花』。談話到極點了。諸君看了。管情笑得肚子疼。

倚虹是最時髦的小說家。他近來和李韻琴君合譯一篇『紐約娼妓的生活』。那是極有價值的東西。上海有幾家報館和書局。搶着要買這篇稿子。到底被鈍根用極高價的現款買得了。這總算是社會之花初出馬的第一回勝仗。

中國第一滑稽大家徐卓呆先生。瘦鵬綽號他叫做笑匠。這位笑匠。新做了一篇引人發笑的小說『偵探家裏的賊』。給本旬刊求得了。預料讀者諸君見了。定必拊掌大笑。但怕一般偵探家看了。笑得有些勉強。



不肖生在今日偵探小說界的大名，也是數一數二的了。他爲了友誼起見，情願托替別人家做小說的精神省下來，供給『社會之花』。你們瞧這夠多麼交情。如今請看他第一篇作品『變色談』罷。

馬二先生不用說是老名士了。他這回給本旬刊做了篇『裴士康坎坷記』。他近來狠用心在譯著上。諸君讀了，就曉得是非比尋常咧。

張秋蟲是張丹斧所稱道的小家伙。這小家伙真利害。本旬刊這一期有他的『經濟』一篇。可把上海那些滑頭名人挖苦了個透頂了。

劉豁公是心聲半月刊的編輯主任。他也是從百忙中替本旬刊做了篇『毀身殉愛記』。陳義狠高，就可以見得作者的道德。

宜閑君的大名，凡讀商報的都知道。他譯文小說最爲精細。這一篇『新聞記者的豔遇』把外國的人情風俗寫得淋漓盡致。

呂碧城女士和何海鳴先生、徐哲身先生，都是全國知名的大文學家。詩



詞之佳。久已膾炙人口。這回不過登載他們幾首詩。將來還有長篇著作發表呢。

嚴美孫和李允臣兩君。都是少年健將。才思敏捷。兼口交譽。這一期上有他們的『自殺會』和『隔廂祕語』。極繞趣味。

姜映清女士。善做彈詞小說。是今日小說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本旬刊特請他做了一篇『風流罪人』。內中包括着幾個大大有名的人物。諸位仔細瞧着罷。

還有鄭逸梅先生。是吳門名士。錢劍俠先生。是經濟學家錢方軾的介弟。文學極好。潘卿須先生。也是商中一員大將。平襟亞先生。也是多才多藝的新人物。這回全有他們的著作。有 F F。讀者諸君。久仰大名。如雷灌耳。不用在下多說了。

臨了更有一句緊要的報告。畢倚虹君本欲為本旬刊做一篇長篇小說。無奈爲了結婚在即。替新夫人辦差。實在忙不過來。只好等第二期發表了他那篇的題目。是『割愛記』。未知內容如何。且看下期分解。



發刊辭

鈍



本旬刊以「社會之花」名。蓋定於藜青社張巨清君。出版預告既佈報紙。見者咸以爲是游揚妓人之作也。否亦爲女界之被歐化擅交際者延譽而設也。詎知不然。張君若曰。吾國之社會。沈悶極矣。宜有以愉快之。黯淡極矣。宜有以鮮美之。本旬刊自比於花。將使社會得此而愉快而鮮美也。抑更有進者。花之爲物。能吸炭氣。輸養氣。裨益吾人之呼吸而延長其壽命。故凡稍具衛生常識者。其居室中必置數盆。匪僅爲賞心悅目而已也。今本旬刊搜紀社會新聞。彰善癉惡。亦所以吸

社會之炭氣而輸以養氣也。將見識字者人置一編。珍爲養生却患之要品。又豈得以尋常小品文藝僅足供賞心悅目者目之哉。余歎張君之意甚盛且美。循是推想。更得一義。凡人以交際活潑之婦女爲社會之花。此花雖好而易萎。愛花者咸思得之。不得且憔悴而死。即得之亦且憔悴而死。社會有此花。非社會之福也。今吾儕以優美之文藝爲社會之花。此花長好而不萎。愛花者皆可得之。無一人快意衆人羨妬之弊。得之者歡喜把玩。無愛嗔煩惱喪志賊命之虞。以較彼花爲何如哉。故余於發刊之始。亟標斯義。願讀者勿復以世俗見解解社會之花也。

道是新聞社會花歡壇交際
教專家三師天壤真無錫錫

作八河獨爾華

象輝妙以廣長言光影潤

於自左身我聖佛泥泥觀田裏

白頭終世學料終

士為知也女為富一樣字似龍溪

乃公誰肯為選狂艾者美

子燭墨正情胸

星如欲舞華能歌日利

千金未足為輸弓梅也古

春名河何如此奈他何

夫君我生逸揚

新
刊



小說界泰斗家庭工業社經理陳蝶仙君題字

社會之花
花樣翻新

新聞報主筆嚴子材君題字

天虛致生

獨屬

申報編輯周瘦鵑君題字

詠苑明星
奇花初胎

小說界前輩民立中學教員李新甫君題字

瘦鵑

帝覺

當代最時髦之小說家時報編輯畢幾菴君題字

社會之花

倚虹

詩家兼畫家陳小蝶君題字

思想不窮

小蝶

老畫家丁慕琴題字

花枝拓展

丁悚

工商新聞總經理田季恆君題字

社會之花萬歲

願花常好

田季恆敬誌

日本角經理心聲雜誌主人徐小麟君題字

商報廣告部主任任於蘋君題字

文壇雅事 五花八門

菊

任於蘋

著易堂主人徐筱巢君題字

畫家楊士猷君題字

花濃雪聚 怡和善尔

筱巢

士猷

水山畫蝶小陳



蘇子瞻言此山好
 深不可測亦非
 易入人曾稱其
 為日景動也
 沈初六日
 陳

社之將版小作說實小無此乃見謂價逾小也鈍識
 會花囑以小蝶之暇畫貽其值于說根



心心照相館攝

梅郎之霸王別姬



心心照相館攝

影小裝時之遷玉高與梅少金



任主版出刊本
影小君夫恆張



任主輯編刊本
影小君根鈍王



理經社本
影小君清巨張



祝社會之花

瘦
鷗

香國中萬紫千紅。熱鬧極了。每年春夏秋冬。總有許多嬌姘紅紫的好花。爭艷鬥妍的開出來。點綴這灰暗枯寂的世界。頓覺得世界美麗了。人生纔平添了許多樂趣。

花的種類很多很多。色香兼備而又毫無缺憾的。却很少很少。紫羅蘭花有色有香。那種明艷的紫色。和幽媚的香味。都非常可愛。可惜壽命不長。一會兒就憔悴了。玫瑰花也有色有香。西萬人尊爲花后。可惜有刺刺手。也是一種缺憾。蓮花百

合花亭亭獨立。美是美極了。可惜香味欠缺些。所以好花雖多。總沒有一枝十全十美的花。

如今文藝界中。却有一枝十全十美的好花開出來了。有一等一的色。一等一的香。卻又不像紫羅蘭的短命。玫瑰花的有刺。這朵花芳名叫甚麼。就叫做社會之花。

這社會之花的種花人是王鈍根。他是十多年種花的老手了。當然很愛護培植這枝初胎的奇花。一天茂盛一天。我就在這兒掬著一瓣心香。很虔誠禱祝道。天地無盡。社會之花長開。

鈍根與社會之花



獨
鶴

老弟鈍根可謂編雜誌的老前輩。二百期的「禮拜六」便是他的成績。至於禮拜六停刊自有別種原因。講到他這個編輯。確乎是博得羣衆的歡迎。大家祇有歡喜讚歎。沒有一人喝倒采的。如今他休息了不多幾時。又受了人命（鈍根按原稿確是命字。不是家字。特爲保存。管教讀者嚇一大跳。）的挽聘。要擇吉登台了。這回登台排演的新劇叫做「社會之

鈍根與社會之花

花」花樣新翻。一定有許多繽紛奪目的色采。可以供人欣賞。也許比梅蘭芳的天女散花。還要來得出風頭。並且有許多老看客也一定要去捧場。我既是他的老兄。却轉不必捧。捧了人家反要說我是幫着老弟吹牛了。不過我有一個意思。不能不說。我想這社會之花四字。可以說是雜誌的名稱。也可以說是鈍根老弟的外號。因爲鈍根在社會上交際很廣。名

譽。狼佳。差不多說起鈍根。大家都眉花眼笑的歡迎他。所以他的自身。也可以算是一朵社會之花哩。：我說到這裏。有人駁我道。從來以花比人。總近乎女性。鈍根是個昂藏男子。他的面貌。既不像花朵般姣艷。他的身段。也不似花枝般柔弱。稱之爲花。未免擬不以倫。我道不然。花並不是女性的專利品。蘭比王者。蓮稱君子。菊擬隱士。本不一定要是美人。纔可以比作好花。便就這美字而論。鈍根是男性。根本上稱不得美人。我是知道的。鈍根的容貌丰姿。就在男性中。也當不得一個美字。這是我老兄也可以代他承認的。可是他的文字上。却具着一種不可磨滅的美質。那麼他就可算是文藝界的美人。也可以說是

文藝界的好花。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他這朵社會之花。也就是心血培養的筆花呀。哈哈。鈍根與花。怎說是比不得。

我說完了這一篇花言巧語。還要附帶聲明一句。論年齡。鈍根比我大。（鈍根按。做兄弟的叨長一歲。）便論體格。他也還比我大。（鈍根按。這是老哥太謙了。你們瞧瞧他胖到這個分兒。還自己覺得是嬌小玲瓏呢。）我怎麼可以大言不慚的稱他老弟。自居爲兄呢。原來我們這個兄弟。並不是拜把子結盟的兄弟。實在另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理由。因爲我和鈍根的兩個貴姓。接連看讀起來。便成了一個諧音的名詞。這個諧音的名詞。是人人担戩。竊竊心驚的。可

是這兩個字按着先後的（兄先弟後）次序排起來。我自然在先。所以老實不客氣。自居爲兄。并且這個排行。也不是我們兩人自定的。實在是狼虎會中同席公議的。我在紅雜誌的文壇趣話裏。曾經很詳細的紀着此事。如今也不必再嚙嚙嚙的多說了。

鈍根按。獨鶴姓嚴。我姓王。所以狼虎會中人叫我們做閻（音同嚴）王。還有一個畫家丁棟。說話最快。向有『倒便壺』之名。他說到『瘦鷓』兩字。完全與小鬼無別（吳音鬼同鷓）瘦鷓吃東西最狠。所以狼虎會中有句格言。叫做『閻王好見。小鬼難當。』

鈍根與社會之花

著 編 新 最

法 究 研 狀 訴

◀ 角五洋大價定……冊一裝洋書全 ▶

訴訟之勝負。視乎訴狀之強弱。故訴狀爲國民必要之知識。本書對於訴訟之措詞。訴訟之手續。反覆推攷。分門別類。言之甚詳。得此一書。可以左右是非。顛倒皂白。爲生命財產之唯一保障。

版 出 司 公 書 圖 陸 大 海 上

上海種種社會之花

鈍根戲作

官僚社會之花。沈寶昌。蘊石。天生官相。巴結上司。牢籠下屬。應酬紳士。圓到無倫。故作宰十年。穩如磐石。他人雖欲覬覦肥缺。無如之何也。

軍人社會之花。李英石。相貌魁梧。語言漂亮。以較黃郛。更無多讓。

教育社會之花。黃炎培。任之先生到處演說。受人歡迎。官話自成一派。教育界喜出風頭之校長教員。多仿效之人。稱之爲黃任之派官話。

商人社會之花。童理璋。以小烟紙店夥友。一躍而爲工商友誼會會長。上至護軍使。下至縣知事。皆爲其朋友。可喜可賀。况當國家多事之秋。童先生通電論列。不厭其煩。然而太辛苦矣。

報界社會之花。邵力子。沈卓吾。此二公皆我畏友。力子爲新舊學者所崇拜。無待我多贊。卓吾待友熱誠。訪問交際無虛日。我所以借重二公實我社會之花者。以其常赴宴會。能於倉卒間起作長篇演說。條理井然。意多新警。報界同人。皆所弗及。我佩服二公。真實不虛。並非挖苦之言也。



紐約娼妓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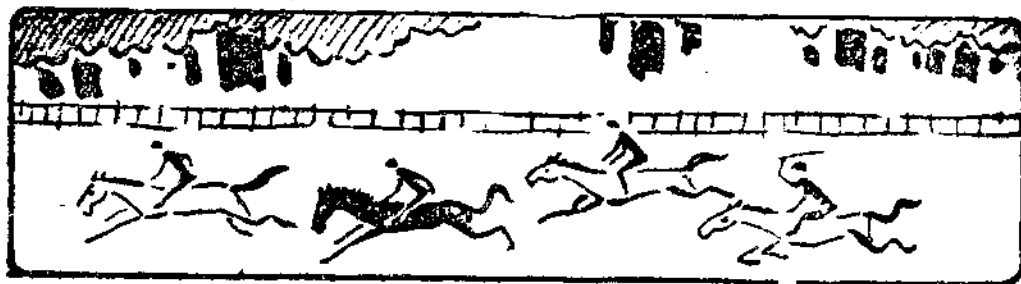
倚虹韻琴合譯

原名 Commercialized Prostitution in New York City

原著者 George J. Kneeland

從近代教育普及智識發達人格增高上觀察似娼妓制度已不能存在。矧負風化之責任者對於娼妓咸積極的鏟除娼妓即不能立即撲滅亦應日趨頹敗何以娼寮猶充斥於通都大邑賤業猶操持者有人是殆別有因由非單純的禁娼所能收效吾觀於上海之禁娼娼愈禁而愈多曾以此意語吾友韻琴韻琴亦曰文明如美國娼亦不能免且娼之苦痛卑賤更有甚於吾國余曰君何知之韻琴乃檢此書示我謂是美國最新出版物簡言之直美國娼妓之最新報告書調查錄也韻琴譯告數則余喜其新且爽著者原意語語有悲天憫人之懷無淫靡蕩佚之詞余認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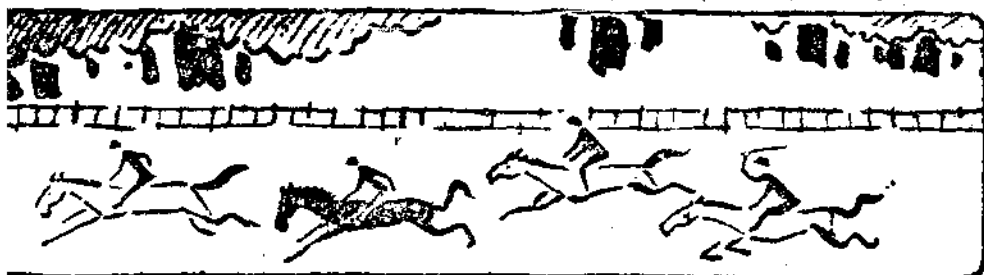
紐約娼妓的生活



娼妓制度之痛苦呼聲人道主義之光明旗幟也乃與韻琴約相與日譯數百言凡一閱月而成刊之『社會之花』或足以一新閱者之耳目稍動悲憫之感覺若以敘述詭奇設境麗瓌轉因是而目搖心蕩心向往之是又非余與韻琴譯是編之微意矣寒宵擲筆略述教語以弁簡端民國第一癸亥十一月十一日倚虹記。

紐約是美國通商口岸第一大埠。五方雜處。妓寮酒館。因此也特別的。地方來得興盛。所以要曉得美國妓女的生涯。只看了紐約一城。就可以推想到其餘地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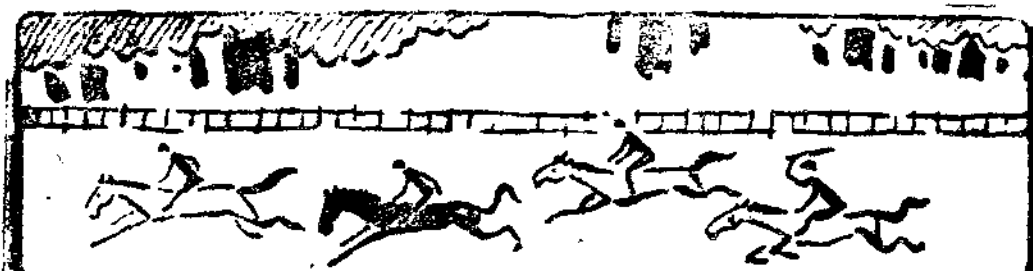
紐約之有妓女。大都發生在五十年前。那時有好幾萬的愛爾蘭難婦。和英國的失業婦女。都紛紛到紐約來找飯吃。那時有位山格博士。他就協同紐約警廳。詳細調查妓女的籍貫，年歲，經濟狀





况和賣淫的原因。一共調查了二千個妓女。內有一千二百三十八人。或是百分之六十一。〇九。是外國人。計來自英國者。八百六十三人。愛爾蘭七百〇六人。德國三百五十七人。意大利一人。奧國一人。波蘭三人。這般少婦。大都爲了生活困難。所以才操這一種皮肉生涯的。

五十七年後。(一九一二年)又有一位專事調查娼妓生活的佐治倪萊先生。據他調查所得。那時紐約共有娼妓二千三百六十三人。其中祇有六百六十四人。或是百分之二十八。是外籍娼妓。其餘都屬美國人了。這幾十年中。美國婦女道德。忽然墮落到這般地步。殊堪痛惜。那時外來妓女的國籍。也大形更動了。從前外妓以英籍爲最多。現在減到第三等了。俄國居然一躍而爲第一。共計一百九十七人。德國一百二十二。英國與愛爾蘭同居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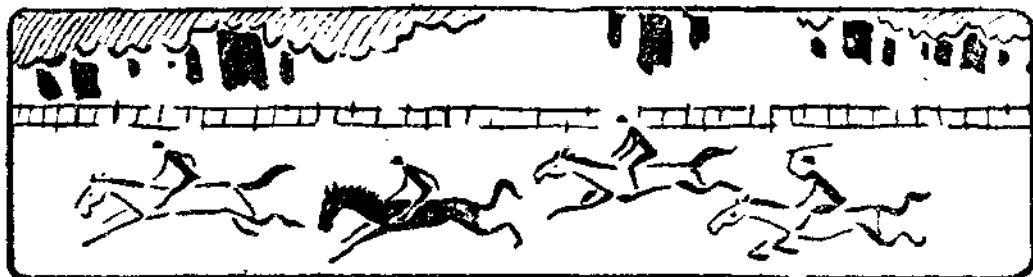


紐約娼妓的生活

地位。共計一百十五人。奧匈一百十人。其餘四十五人。都來自歐洲東南部。等到歐戰停止以後。平地多添了巴爾加。奧地利亞和羅馬利亞許多娼妓。大都是受了歐戰影響所致。

紐約娼妓的賣淫地點。大都在妓院。下等旅館或在普通房屋中租了房間秘密賣淫的。妓院的所在。大都在房屋之最高層樓。底下的幾層樓仍是正式商店。所以初到紐約的人。要找一個妓院玩玩。覺得很難問津。紐約衛生教育會。和著者曾經秘密調查過好幾次。統計像這種妓院。麻漢登一隅 (Manhattan) 共有一百四十二所。每所經過二人以上的調查。所以這部書裏的情形。都是很確實的報告。據調查所得。這一百四十二家妓院裏的狎遊費。(意即我國妓院之打茶會費) 二十家是五角錢的。一元的八十家。兩元的二家。五元至十元的三十四家。尙有二家。因為沒有定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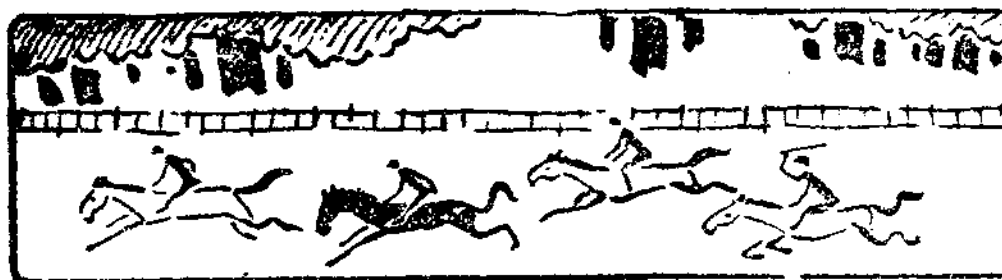
。所以無從報告。

紐約麻漢登的妓院中心點。大都在第六第七愛文義路從西二十三至四十二街中。在住宅裏賣淫的大都在第五第八愛文義路中。還有第二第三愛文義路之東部也有幾家秘密賣淫的。不過數額不多。但是所堪稱幸的就是學校和教堂相近所在。沒有她們的足跡。還有一般賣淫的。則都賃屋於酒排間，珠寶店，裁縫店和皮毛店等樓上。她們的秘密窟。最底的也在四層樓上。有的是竟在七八層樓之上了。

下等妓院。取價既廉。她們的房間。也是污穢低陋非凡。就到衛生上講起來。那是狠有妨碍的。像這種五角錢的妓院。非但齷齪不堪。就是一個人踏進了她們的房間。那頭就要和天花板相撞的。至于一塊錢以上的。那麼房間裏稍可差強人意。不過屋子裏的

紐約娼妓的生活

五



烟氣繚繞。幾乎使人不能睜眼。還有一種濃烈的香水聞着了幾乎腦也痛了。

這種妓院的組織法。規模井然。恰和商店一樣。合資股東。至少在三人以上。訂有合同。及盈利的分配法。並且秘密發行股票。比方所開的妓院。被官廳封閉了。那股票價額。就要一落千丈了。倘然地點佔得秘密。淫業興盛。那票價便要飛漲起來。有錢也難覓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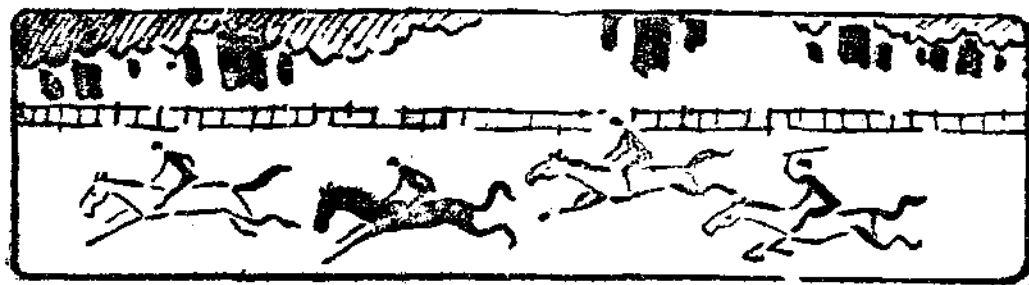
妓院地點擇定後。股東就要聘請富有經驗的鴇婦主其事。鴇婦的資格。以曾經當過妓女而現年老者為最合格。每天清晨。鴇婦須將昨晚妓女接客人數和所獲夜度資統列表報告股東。鴇婦之外。尚有僕婦廚司等。專司清理房間和煮菜賣酒等事。街坊之上。另外僱有攪攪狎客的人。並當心探捕。以備前往報告。這種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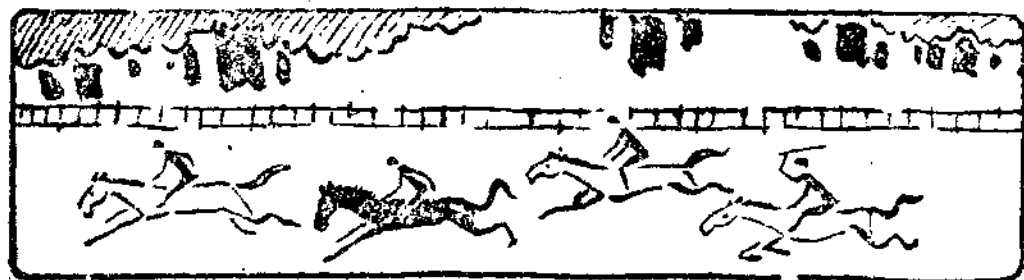
們叫他探海燈 Lighthouse 取守望相助主義。然而妓院裏的淫業發達與否。終全靠着妓女的容貌和應酬的工夫。倘是一個妓女貌既生得不差。而且又能排難解紛。免得發生毆鬥事情。那麼老鴇必定要另眼相看了。有時遇着了大戶狎客。則將她遷往特別室內。以示優待。

從前妓院的規則。大凡妓女接着一客。老鴇必給她銅牌一塊。等到明天結帳的時候。就拿這塊銅牌向老鴇領取工資。大約每塊錢拿五角。現在聽說這個習俗廢去了。改用紙票。凡妓接着一客。則鴇婦將票上軋去一角。這個法子。簡直和火車站驗票一般。紐約衛生教育會派人秘密調查的時候。見一家妓院裏的紙票上。一共列有十六個妓女的名字。內中有個妓女。一日之內。竟領取了十六張紙票。這就代表她那天共接十六個客人。然而老鴇見妓女





多接了客人。對於她們身體的健康。却非常注意。時常要請醫生檢驗。妓女拿了醫生的檢查單後。就可拿給狎客看。證明她是沒有梅毒的。這樣一來。她們的淫業。更加發達了。普通的妓女。大都每隔一禮拜。去請醫生檢查一次。每次一元。然而有些無聊醫生。將所得診費。半數獻給開妓院的人。因為這些診費。是妓女自己出錢的。這一樣來。他的檢查花柳病生意。就不會被別人奪去了。然而這種醫生發的保證書。完全是牟利起見。並沒有什麼效驗的。因為紐約的妓女。真正沒有梅毒的。不過十個人中一兩個耳。等到梅毒發現到面都和週身時。實在不能接客了。他們方才將她送往醫院。某年一家妓院裏有個妓女週身發了梅毒。鴇婦深恐醫院不收。竟將她用被包了。被上寫了妓的病症。乘夜半人靜的時候。竟將她拋在馬路上。後來被警察見了





偵探家裏的賊

卓·呆·

某偵探在自己家裏。獨自呆想時。我。你知我不是好弄的。神出鬼沒。你的命了。我送了你好地方去。已夜靜更深。不料忽有一個賊。從。的阿虎。忽東忽西。有誰知道我的。我就可以稱心做事了。偵探一聽。他家後門進去。走到偵探面前。擊。下落。而且我天天還做着生意。厲。自然吃驚。對自己一雙空手看看。出一枝五响的手鎗來說。惡犬。你。害不厲害。你要捉。就捉。我不怕。我。便哀求似的說道。你是阿虎麼。我。夜裏還在此想着什麼事。我來了。爲你。真損失了許多好機會啊。我。到忘掉了。想不到你今天還會過。我是犯過三次案的阿虎。你一向。知道一定以後還要受你的累。所。來殺我的。不錯。你的。心。我很明白。只是把我阻礙着。并且近來想捉。以今夜不等你來捉我。我先來要。我也是早些死的好。阿虎。你快些。

偵探家裏的賊

開鎗放死我罷。我現在正在苦悶。實在不能再嘗着這苦痛活下去。我此剎刻剛想。我要怎樣纔可以免掉這痛苦。不料你恰巧來了。請你殺死我罷。如此。便可以使我離痛苦痛咧。說罷。偵探當着那賊。解去胸口鈕扣。賊一見這神氣。倒有些不放心。問道。你到底怎麼一回事。想着些什麼。偵探低着頭。徐徐說道。你還不曉得麼。我的兒子。在口口地方的旅館中。殺死一個少女。報上已經登出來了。我倚着柱石的一個兒子。不料意外的會犯罪。叫我怎麼不心痛呢。我自己的兒子犯了法。我還有什麼面目活下去。阿虎到了明天。我兒子與我。非到法庭上去不可了。我是社會上有些地位的人。那裏經得起這種恥辱。那裏對得起祖宗。那裏受得住世人的冷嘲熱罵。現在你來得正好。快把這手鎗來結果了我罷。偵探說完。哭將起來。那賊便一陣狂笑。說道。原來如此。當真麼。既是這樣。我也不來殺你了。你自己一個人死不了。要我來殺。那沒有這麼便宜。我就留你在世上。要叫你多吃些苦咧。明天看你上法庭。看你受人家的笑罵罷。一定是這樣的有趣。我決不殺你了。賊說完。便出去咧。其時偵探已按電鈴。四面有人出來。他自己手中已擎着六响的手鎗。在那裏笑道。說謊也有好處啊。



變
色
談

不
肖
生

古人說談虎變色。這句話不是確實知道猛虎如何厲害的人說不出。不是確實知道猛虎如何厲害的人。便整日整夜的談虎。也就和談貓狗及尋常獸類一樣。絕對不至於變色。猛虎是一種最厲害的野獸。說起來。三歲小孩也能知道。在動物園或其他娛樂的場所。會見過猛虎的人。更是知道的詳細。然而知道儘管知道。談起來決不會變色。何以呢。祇因猛虎的厲害。不在深山叢錯之中。一點兒不能表見。而真在深山叢錯之中。發見過虎的厲害的人。絕少。絕少。所以猛虎究竟如何厲害。確實知道的。也是絕少。絕少。在下生長山澤之中。從十歲到十六歲。六年之間。見過四次。雖一次也會被他傷着那裏。然而危險也就危險到極處了。至今偶一回想起當時情形。豈但要變色。遍身的皮膚。都得登時起粟。和雞皮一樣。倒是十七歲的時候。因為到日本去。打上海經



過。在愚園看見那隻斑爛雌虎。不僅一些兒不覺得可怕。當時並疑心不是我所曾見的那一類猛虎。祇因關在籠裏的猛虎精神上固是完全失去了他固有的威嚴。便是形式上。也好像和我在深山叢錯之中所見的。大有區別。同一樣的斑毛。在籠裏的。黯淡無光。在山中的。燦然奪目。斑毛同一般的長短疏密。在籠裏的。緊貼在皮膚上。沒一根豎起的。在山中的。時豎時倒。全身斑毛豎起來的時候。彷彿粗壯了一半的樣子。同一般的一條長尾。在籠裏的。如拖着一條繩索。絲毫沒有氣力。沒有動作。就像和他身體不相連屬的。又像早已與他身體脫離了關係。由人力使之聯綴上去的。在山中的。便不然了。全身的精神和威力。完全在那一條細而且長的尾巴上表現。無時無刻沒有動作。即無時無刻沒有氣力。施耐庵著水滸。說大蟲尾巴的作用。祇有一剪。這是想當然的話。其實大蟲尾巴的作用極多。得力差不多與他的爪牙相等。他在山中覓食。用那條尾巴的時候。就很多很多。他在深草裏面睡覺。身體被深草掩藏了。偶然一眼望去。能使人不覺。而他那條尾巴。總是橫拖在深草外面。據經驗富足的老獵戶說。



變
色

談

他的用意。是特地橫拖在外。使一般不知死活的野獸。和在山裏砍柴或行路的人。走他跟前經過。一脚踏在那條尾巴上。他便好一驚而醒。擇肥而噬。所以古人說。履虎尾。啞人凶。天生他那們長一條尾巴。倘若沒有這些用處。不成了一條張動腦後的廢物。嗎。閑話少說。且說在下四次遇虎。情形雖各有不同。然沒一次不是十分駭人的。詳細實寫出來。一則可使看官們知道虎的性質。與一切野獸的性質不同。二則也可使看官們知道虎的厲害。不是尋常憑理想推測的。所能彷彿其萬一。第一次。在下的年齡才十歲。清明時候。跟隨家君到平江西鄉祭墓。住存一個親戚家中。這家親戚的住宅。三面都是高山。祇有前面有許多田畝。靠住宅左邊的高山。更是陡削。真是壁立千仞。並沒有供人上下的道路。暮春三月。草木正長得茂盛。遠望這邊高山。就和一扇點翠的屏風相似。山底下。開了一個小小的菜園。舍親是種山地的人。平日沒有多的工夫。種植園裏的蔬菜。因此本來是一塊菜土。却長滿了青草。輕易不能看見草中的蔬菜。舍親家養了不少的山羊。初生不久的乳羊。最是使人可愛。在下那時年輕。平日又不



曾見過乳羊。一見就如獲至寶。拿一條藤繩。繫了四隻乳羊。絕早棄舍親不會起來的時候。獨自牽到那菜園裏吃草。菜園裏的草。因土性比一切地方鬆。肥料比一切地方厚。長出草來。也比一切地方的草柔嫩好吃。乳羊得着了這種好草料。都喜不自勝的。祇顧低着頭吃。在下初次看羊。就得着了這種可愛的乳羊。更是樂不可支的。瞧瞧這隻。又望望那隻。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得半山中的小樹枝喳喇一聲響。四隻乳羊的八隻耳朵。都同時豎起來。向左右張聽。草也不吃了。很像有些驚慌不知所措的樣子。我。不由得抬起頭。向山上一看。祇見那青翠的小樹。往左右的披。一路下來。與從山頂上滾下一個大圓石相似。其快如箭。一瞬眼就到了離菜地一兩丈遠近的所在。這時才看出是一隻虎來。然而沒有仔細定睛的工夫。他已翻身仍往山上躡去。下來的時候。他的身體。一點兒沒給我看見。惟翻身躡上去的時候。一起一落。約有十來次。每次足躡了一丈五六尺高下。身體全部顯露出來。躡到半山之上。忽然在一塊絕大的青石上面。停步回頭。朝着菜園裏。哼了一聲。這一聲哼出來。遠近各山都震動了。我手中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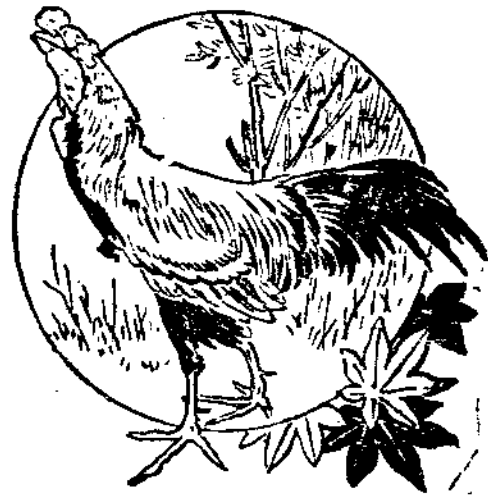


的繩素突然脫手而去。原來四隻乳羊被這哼聲驚得一同沒命的向家裏逃跑。我這時也不在意。還呆呆的抬頭望着。祇見那虎哼過一聲之後。將那條垂拖在後面的長尾。往左右掃了一個半圓。然後豎將起來。尾顛擺動了幾下。再朝後一倒。與他的身體成一條直線。前爪路路的蹲下。後臀聳起來。後爪在青石上。抓了幾把。好像是伸了一個懶腰的樣子。趁着那伸懶腰的勢。更一躍。就掩入深草之中。一些兒動靜沒有了。我還望着那塊大青石發怔。家君和舍親已起來。因聽得山中虎嘯。呼我又不見答應。都慌了。跑出來尋我。我手指腳畫的說了剛才所見情形。舍親吐舌搖頭道。好險好險。幸虧你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孩。不然已膏虎吻了。我因問道。虎不吃小孩嗎。舍親點頭道。從來虎吃小孩的事很少。每有三五成羣的小孩。到深山窮谷中尋栗子吃。無意中踏在虎身上。虎跪起來張口待咬。及一見是小孩。便翻走了。不過有時有被虎爪抓傷了的。若遇了豹子就不然。越是小孩。他越是歡喜抓了吃。見面少有得脫的。這是我第一次遇虎之情形。第二次就更有趣了。這年我正是一十三歲。在長沙鄉中蒙童館裏讀



書。那位蒙師姓甯。最是迷信風水。每月總有三五日。帶着羅盤。到各處深山之中。尋找墓地。他這種尋找墓地的事業。一不是人家死了人。託他尋找。二不是尋找着。留待後日自己應用。實是不過借此實習實習罷了。他每次出外實習。總得帶一個學生同走。免得在山中寂寞。我生性喜動。很當過幾次這種隨員。一次蒙師和一個也是迷信風水的朋友。談論左近數十里的發塚。所謂發塚者。就是葬過之後。子孫發達。歸功於祖墓。因謂之發塚。那朋友說某山某向有一座草塚。不出十年。他家必然大發。砂水如何好。朝案如何好。來龍如何好。落穴如何好。說得蒙師心癢難撓。第二日就帶了些盤纏。教我替他提了羅盤。天光一亮。便動身去看那不出十年必能大發的墳墓。那墳在湘陰縣境內。離蒙館有三十多里的路程。因我年輕。不大能跑路。直到下午三四點鐘才走到。已走得疲倦不堪了。祇得到一家小飯店裏。準備歇宿一宵。次日再上山去看墓。這夜蒙師和飯店裏夥計閑談。夥計就說。在一個月以前。這地方出了猛虎。上山砍柴的人。被咬傷了好幾個。死了一個。近來不見傷人。想必已離開這裏。往別處去了。

(完未)



裴士康坎珂記

馬二先生

裴士康曰。余今日出獄矣。苦憶家中老母弱妹。久無音耗。殊志恹不自安。又不能以入獄之事。馳書相告。且重防斯事傳入故鄉。使余情人愛里斯聞之。益復難以爲情。猶憶當余別母赴紐約時。特不過一時小怨。遂負氣遠出耳。讀者須知。余家有園田數十畝。植

裴士康坎珂記

果自給。初非飢寒迫我。而老母弱妹。家庭中更無勃谿之聲。余之負氣。實因愛里斯而起。

愛里斯在余村中。負有女王之譽。以余視之。豈特曰王直神聖矣。願以彼豔質。乃託生于魔鬼之家。其父迪戡梯林格。老年嗜利。固無殊一魔鬼。且自恃其爲

村中首富。乃蔑視余。每見愛里斯與余偶語。必呈鄙夷不屑之狀。一日。余方與愛里斯並坐巨樹下。時在秋初下午。夕陽返映林間。三數犢子。遊行田塍。微颯徐振。爲氣至爽。余與愛里斯言笑未竟。迪戡遽蹙躑而前。枯乾之手。執御車之馬鞭。瞋目叱余曰。若再向吾女糾纏者。吾將令若嘗此鞭風味矣。速去速去。余聞而俯首。非懼鞭也。念昂藏七尺。乃爲人凌辱至此。耶。詎余乃不能偶彼女耶。且愛里斯與余之情愫。固非此老悖所能阻間者。彼之所以盛氣相凌者。亦無非爲余貧耳。余誓必雪此恥。因決然出外覓工作。將於致富後。娶愛里斯爲妻。始償余志。且以杜老悖之口。然而於今且三年矣。方余之初至紐約時。二星期

後。卽得爲跑馬廠之圍人。余性既勤。又善知馬。且孤身作客。一無嗜好。余之目的。惟在節省金錢。以備娶妻耳。期年之後。余已積得二千銀元。余私心甚喜。曾於一次寫家信時。告諸老母。幸賴有此一着。余今日始得昭雪曩日之冤誣。

余飼之馬。有名飛螢者。良駒也。而人尙未之識。是秋賽馬期屆。余預料是馬果與賽者。當可奪得首標。既而賽馬之日。余方於廐中喂馬。忽來紳士二人。年長者曰穆乾。固有名之當商。青年者。乃其子小穆乾。彼等爲觀余所飼之馬而來者。評論之下。穆氏之意。殊不重視飛螢。遽出五百元。畀其子。使賣另一馬之獨贏票。時余已牽馬外出。比返。則穆乾已去。惟小穆乾

在焉。神色頗露倉皇。然余自度。彼富家子。余何妄加
猜測。因取壁間衣披之。而出。逕往售馬票處。罄余之
囊。以購飛螢之獨贏票。結果。乃馬票雖得。而禍亦因
是而作矣。

余初不料富家子亦會行竊。且所竊者。乃其父之錢。
而又嫁禍於他人也。蓋穆乾以五百元付其子時。誤
落皮夾於地。初不覺也。小穆乾拾而視之。其中尙有
二千元。乃潛取之。而以皮夾置於壁間。所挂余衣之
囊中。余匆匆着衣。初亦未及察也。比余往領彩銀時。
遂有警吏二人。前來探詢。時余出不意。錯愕不知所
謂。而小穆乾。遽命警吏搜索。一警吏探手余之衣袋。
則穆乾之空皮夾。固赫然在也。嗟乎。余爾時目定口

呆。不知所云。遂竟鑲錯入獄矣。

初入獄時。悲憤幾欲自殺。轉念罪不在余。余實未行
竊。詎此冤乃竟無昭雪之一日乎。再一念及家中之
老母弱妹。與夫愛里斯。則益覺此身重要。不能輕萌
短見。久之。在獄亦復安之。歲月都可不紀。忽一日。獄
吏來。謂余刑罰已滿。依法引余至法堂。法官不知作
何語。命吏釋余之囚衣。余遂惘惘而出。深自慶幸。然
而坐牢經一年餘。及茲釋出。尙不熟悉究竟為何而有
罪。而彼堂上法官。則且謂爲依法辦理者也。世乃有
如是顛預之法律耶。

方余入獄時。幸身邊尙有十餘元。獄中無所用之。既
出。余念此鄉不可久居。亟謀返里。因以數元易去敵

裴士康坎珂記

衣爲較新者。又購偶人一具。歸以貽余妹。方余購物時。忽肆中有二人趨出。呼余曰。裴士康君。將何往。余驚視之。則同獄之囚侶。亦新釋出者。其頤而長者曰。葛立。頹而短者曰。莫固。遂應之曰。今將他往。此地不可留也。葛立握手余曰。請借步一言可乎。余從之。莫固亦隨于後。至肆傍隱僻處。葛立曰。吾二人亦無聊至極。與君同也。知君善相馬。今賽馬期又將屆。請君少留。吾二人將謀得資金若干。與君合購馬票。或猶有萬一之希望乎。余問資金安出。葛立莞然視莫固。莫固亦笑。葛立悄然曰。吾二人意將仍出故技。或取賭市上富有者之身耳。余沉思有頃。乃謂二人曰。是不可也。世豈有以儻來物得暴富者。葛立曰。境之所

四

逼。姑一爲之。苟得稍裕。卽行改正。未爲不可。余乃探囊盡出所有。計銀幣十二枚。以其半數置案頭。謂二人曰。余歸心似箭。境况之窘。初不亞於君等。然以爲不義之財。縱得之。亦不能久享。願爾君勿萌非分之念。謹分所有。聊盡友誼。別矣。今生或再有相見之日。願各自努力。以向穩善正直之途也。語訖。掉頭不顧而去。

歸家至樂也。而有時則至苦。何也。形容憔悴。衣敝金盡。羞見家人。縱家中人不我責。而我殊無以自處。方余之抵里門也。手攜包裹。逡巡及於家門。初未敢遽入。以離家日久。且入獄而後。音訊未通。誠不能知有無變遷之事。

入門之後。趨起登堂。則見老母坐於倚上。妹伏其懷。悄然相對。方爲余祈禱。上帝余狂喜。淚幾下。遽前。妹聞而返顧。見余。亟呼母。母亦狂喜。起立撫余。若孩提。嗟夫。此情此境。余至今不能忘也。所謂天倫之樂。乃有如是者耶。母詢余何以久無音訊。余詭對之。母亦不甚究詰。既而乃謂余曰。康兒。自汝無信來。家中用度無以支付。予老而汝妹又弱。女流能力。究屬有限。予不得已。始向梯戡處告貸。渠初似慷慨。陸續借來百廿元。近忽函索本利。且謂苟無錢還者。則不妨將果田售與彼。試思。是田地爲我家養命之源。苟售去者。此後將復如何。汝今歸矣。此債能否設法還彼。俾省糾葛。余自付囊中六元。川資已耗去大半。安得巨

裘士康坎珂記

金還債。然不願此事煩老人之神。因謬應曰。可兒。明日卽當還清此債。母聞而大慰。因囑妹曰。汝兄未必用贖。可助予爲彼治晚膳也。當余之返里時。途中自計。母妹而外。惟有一事。則愛里斯是也。今愛里斯尙未晤面。而先有此債務問題。無法解決。且所負者。卽彼老悖迪戡之錢。又安能不急還之。然而囊中實已空空。又將何法以處之。余雖長途勞頓。是夕殊難成寐。翌晨。余方早膳。忽門外叩戶聲。疑必索債人至矣。亟開戶視之。不覺愕然。蓋叩戶者非他。乃葛立與莫固也。彼等視余。亦出意外。同聲曰。此卽尊居歟。余曰。然。詢以何能至此。葛立低聲曰。君行後。吾二人亦無聊。

恩離去紐約。遂相偕偷乘貨車抵此。而囊橐如洗。無以果腹。擬乞食果腹。不意竟叩君家之門。誠巧遇也。語次。余母妹已聞聲而出。余急爲介紹曰。此二君皆紐約之商家。葛立君與莫固君也。余母亦不辨其誰。何聞爲余友。則延入共餐。二人飲啖殊豪。食罷。出淡巴菰吸之。話及余之境遇。余以實告。且以迪戡索債之函示之。二人愀然相顧曰。君境亦大困苦。吾二人烏能坐視。將爲君分其憂。余急謂此事當自有法。處理君等遠來。安能助余。彼等不言。辭出。有頃。迪戡至矣。入門卽謂余曰。若已返耶。大佳。我之債將如何。余初不能耐。然以無錢。故則不能不稍忍之。卽曰。如丈言。余初返里。一切未能措。余之果田爲寒家養命之

產。碼難舍去。惟承丈相假之款。則理當清還。迪戡曰。若果欲還款乎。大佳。請卽付我。俾免奔波。余不意彼乃當時立索。因曰。丈何急急。當請稍緩。迪戡變色曰。若一男子。乃不能償此區區乎。若自欲還清。豈我相逼。如不還。則請署售田之券。畀我也。余聞語。幾欲拳擊之。顧不還錢。則曲在我。方窘急時。忽門又闕。二人奔入。則葛莫二人也。葛向余握手曰。君已歸耶。余方訝其言。忽又覺其手中有物。入余之掌。潛窺之。則紙幣一疊也。因會意。報以乍見之詞。胆乃立壯。遂顧迪戡曰。足下果欲余清償。當無不可。惟借據當檢還否。則書一清償之收據。亦可。迪戡初察余未必有錢。故敢迫促。以求達其割田之希望。至是。則大沮喪。不得

已探懷出借據。奮筆批清債字樣。擲余前。余以掌中紙幣假作探囊也者。數而與之。則一百二十元也。迪截無言持幣去。

余雖一時了却斯債。然對於葛立百二十元之來路。則不能無疑。因密詢其由來。葛立悄謂余曰。吾二人知此村中迪截榜林格家爲首富。頃者詢得其居。適彼老人方將外出。吾二人伺其出時。掩入啓其銀櫃。檢得百二十元。急返此以釋君之厄。余愀然曰。兩君之意可感。然此事苟發作者。則吾三人之名譽。又將受累矣。奈何。二人默然。余知二人來此。初無生活之法。適田中桃熟。因商諸母。即請留二人相助。摘取桃實。車運入市求售。二人亦欣然爲余盡力。余意桃果

售盡者。則百廿元仍可償還。彼老悖終不欲以肚饑之所得者償債也。

次日午后。余車過桃村前。遙觀柳陰下。一白衣少女。疑是愛里斯。方注睇。忽聞伊遙呼曰。車上莫是裘士康君歟。余聞而極喜。蓋伊果爲余夢寐中不忘之意中人。愛里斯也。亟下車而前。道契闊。愛里斯容貌較前似更豐妍。顧余則自知手頭拮据。債且未償。遑論娶妻。因不敢表示親密。愛里斯問曰。君狀落落。豈已易却從前之情歟。余曰。否。否。固不敢易。且更加摯也。曰。然則何爲而落落如此。余喟然曰。不相欺。一別三年。一無善狀。頃之售桃。卽所以償債務。自身不了。詎敢萌非分想耶。愛里斯覺然曰。我父之債。不己償之。

歟。余曰：否否。愛里斯大疑詰焉。余隱去葛莫二人之名。而自承盜款以償之者。愛里斯笑曰：我父衰年嗜利。昨忽詫謂失竊。我方疑彼自行遺忘。而彼乃疑爲君所暗算。顯因無證據。難以相詰。然恐終不能一言也。既而曰：此亦非大不了事。移時遂別。抵家後。則一友相待。觀面甚熱。苦不憶其姓氏。其人曰：君不憶某。卽迪戡家管宅之山木耶。今爲水果店之經理。來購君家之桃實也。余聞而大喜。山木卽出三百元紙幣授余。謂君園中諸果。請悉由敝店經營。君可勿問。以後售款多少。再行清算可也。余此時心花怒放。念得此可以償彼老悖之債而有餘矣。因厚款之。次日。迪戡果來。絮絮向余道失竊事。余曰：丈家失竊。

八

何與我事。迪曰：惟其不先不後。適汝還我款之一日。是以不無可疑耳。余笑曰：然則丈疑余行竊矣。惟寒家雖貧。區區之數。尙不難致。語次。以昨之三百元示之曰：此余售桃之款。丈果須余償所失者。余將不吝。再以百二十元畀丈。慎無又謂我行竊也。迪戡見余慨然若此。卽亦不復拒。曰：苟如是。足徵汝非客鄙。則行竊者當必另有其人。余卽以百廿元更畀之。迪方檢收。忽愛里斯奪入。向乃父曰：父誤矣。適兒於父之抽斗中。檢得百廿元鈔幣。固未嘗被竊也。何得更向此間嘵嘵語。次亦以百二十元鈔幣畀乃父。迪戡亦受之。而不知所爲。余明知愛里斯之語僞也。殆必恐余爲其父所窘。趕至此。以解余之厄者。正欣幸間。又

一人繼入其人逕向愛里斯前並立則小穆乾也余方怒其不應闖入此間而小穆乾輒指余詣愛里斯曰卿奈何與此僮友是固曾在紐約竊吾父二千元以購馬票者余聞而大怒愛里斯方驚疑詰余果有是事乎余念事雖有之而冤則莫白正沉吟時又一老者挾警卒續入則穆乾來尋其子者也

蓋小穆乾揮霍性成而不務正業惟竊父貲以供其用度近又竊其父之巨款潛逃來此即屬於梯林格宅而迪戡涎其利待爲上賓小穆乾則百計貢媚於愛里斯愛里斯初未屬意彼近見愛里斯數來余家必有所疑而不料是問主人竟爲余因提前事將以使愛里斯棄余弗顧然而不料其父之已追踪其後

裴士康坎珂記

也。

小穆乾睹其父挾探至大窘方欲再言其父已命探拘之余斯時陡憶當日在馬廐披衣時之情狀度衣中之皮夾必爲小穆乾所爲者以之告於衆人穆乾聞言亦趨前曰聞足下之言使吾不安不肖之子誠難保其不相誣惟足下購馬票之款二千元自何而來苟能證明者則老夫願併所贏者計息償還也余念款爲余所有證據殊無之沉思有頃余妹忽趨前曰阿兄昔曾函母謂已積得二千元此非證耶余聞言大悟立往母室檢得昔日家信郵記宛然固非能咄嗟僞爲者也穆乾視竟曰此足證明足下前番之冤誣老夫謹當清償並爲足下一洗名譽上之污辱

言已出支票簽三萬元授余曰奇零之數勿計有餘
卽所以賠償足下名譽損失也言已握手辭去
此後余家境既裕娶妻爲當然之事而迪戡亦不復
鄙余一任愛里斯嫁余乃知人生坎珂境實成之初

不關自身才能之有無惟苟能自信勿趨邪僻之路
則否極泰來自有坦途導吾人入於快樂世界之一
日也

(完)

移花接木

醉愁

移花接木爲文字遊戲之一種爰將五言古詩一句爲冠疑雨集七言一句爲殿中嵌一鼓娘芳名勉
成移花接木八則籍爲社會之花補白至於褒貶二字不敢介乎間也

春風滿路香香玉玉壺傳點出花叢
羅綺暗聞香香蓮蓮花輪廣百由旬
殘缸燈暈小小香香繞藤蕪夢有痕
梅子枝頭小小蘭蘭幽雪白隔東牆

竹花弄粉黛黛玉玉人性格費猜量
杯上寫芙蓉蓉鳳鳳頭弓樣改蠻韉
高塔倒波雙雙鳳鳳頭踏青歸應晚
鶯早語無雙雙琴琴書倫宜長卿貧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鈍根

▲鈍根對於讀者之介紹辭

天虛我生。姓陳名栩。號蝶仙。別號天
虛我生。浙江錢塘人。少負才名。當道諸
貴介。多折節與之締交。曾主著滄吟社。
海內文士。聞風景從。後以商業失利。橐
筆作幕游。所至著賢聲。辛亥夏。余爲申
報創編自由談。廣徵文藝。君方在紹興
復厭苦。願得滬濱一席地。安筆硯。展琴
幕。以詩八律見投。余讀之。大爲傾倒。旋
復得其短篇小說。益嘆賞不已。飛書報
謝。君答函尤殷拳。可感。自是郵筒往來
無虛日。是年冬。君始來滬。相見歡甚。握
手凝視。轉疑夢境。君自言案牘勞形。頗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書日對良友。以詩詞小說相唱和。生平之幸也。時余適兼掌中華圖書館編輯。創刊游戲雜誌及禮拜六（小說週刊）銷行極一時之盛。乃商于館主。更作月刊名女子世界。即聘君爲編輯。出版後聲華藉甚。閨閣貽書稱女弟子者數百人。余乃薦君于申報經理。不納。及余去申報。繼任者不得一當。經理仍卑禮厚幣。延君主自由談筆政焉。君既就任。創爲家庭常識日錄數則。閱報者皆歡迎之。申報銷數驟增數倍。君又擇取家庭

常識之一二則。加以實驗。試製牙粉。成績最佳。卒以是組織家庭工業社。發售無敵牌牙粉。數年來擴充資本至二十萬。分設釀酒製汽水及炭酸鎂玻璃瓶諸廠。君指揮擘畫。日不暇給。文字生涯。于是遂輟。貧寒之士。竊竊豔羨。君能以窮小說家終老。余獨以爲君得改業爲富商。小說界之不幸也。社會之花將出版。余強之爲文。君以不忍固却。老友之請。勉允撥冗撰述焉。君今年四十五。德配嬾雲女士。子小蝶。女翠娜。皆負文

名

瘦鵑。姓周。名國賢。號瘦鵑。江蘇吳縣人。遷居上海。幼孤。讀書穎悟。而能勤苦。年十五。已畢業。民立中學。嘗編劇。本曰「愛之花」。春柳劇社采而演之。衆口交譽。不知出自十五齡童子手筆也。君之小說。最初投于時報。爲包天笑先生所賞識。然見于時報者極少。後乃改投申報。余愛其情致纏綿。字迹娟秀。決爲多情人。亟與締交。邀爲自由談常任撰述。兼作遊戲雜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冢小史

誌禮拜六之台柱。于是君言情小說專家之名大振。少年男女。幾奉之爲愛神。女學生懷中。尤多君之小影。今年甫二十九。任自由談編輯。亦已五年。兼任先施日報半月主撰。又獨著「紫蘭花片」月刊。著作之多。爲儕輩冠。然綺旒風懷。不期衰減矣。君天性純篤。事母至孝。待諸兄弟妹。亦甚友愛。以一人賣文所得。贍養十餘口。旁及其母舅妹壻。數姓賴以火。而君恂恂無德色。足以愧當世之文人而

三

薄于骨肉者。

卓呆。姓徐。名傅霖。號築巖。一號卓呆。

又號半梅。蘇州人。爲新劇界老前輩。

滑稽之才。由于天賦。每一發吻。聞者

無不絕倒。所作小說。亦多詼諧。自成

一家。蓋文藝界之丑角也。現爲時事

新報編輯。（查徐君體肥。而精通日

語。木屐兒尊之爲山縣有朋。合并聲

明。鈍根戲按。）

倚虹。姓畢。名振達。號幾庵。又號倚虹。

又號青皮。又號姿姿主。不及帶哉。原

四

籍揚州。遷居杭縣。君出身世家。少年

聰慧。丰度翩翩。有衛玠人之目。嘗

師事天笑。協理時報編輯。旋去而入

政界。近復棄官作小說。所著「人間

地獄」登申報後。名乃大噪。時報主

人亟羅致之。復爲小時報編輯。且丐

君自著長篇小說曰「黑暗上海」

讀者稱快。小時報之聲價。蹶而復振。

君又兼業律師。上海之小說編輯。多

兼教員。若律師之業。則以君爲破天

荒矣。

（未完）



經 濟

張秋島

派克路附近。有一條尖刀山式的馬路。叫做新馬路。新馬路旁邊。有幾條齷齪不堪的衙堂。叫做富華里。富華里有一家一樓一底的房子。門口掛了無數黑底白字的招牌。什麼世界經濟同盟會。經濟週報編輯部。呀呀鳴大學經濟專科同學聯歡社。愛鼠愛鼠（ㄇㄇ）函授學校。五花八門。倒將那花臉似的粉牆。遮却醜處不少。衙堂裏的住戶。都指著這人家喚做招牌店。

這招牌店的生財。倒也非常特別。樓下只有一張方桌。兩把籐椅。樓上也只有兩把籐椅。一張方桌。總算多了一張榻床。和一個洗臉檯。已經將那鴿籠般的房間。擠得滿滿的了。這招牌店。從來也不見有什麼主顧上門。終日冷悄悄。也不見裏面有什麼動作。這招牌店的人口。也非常的簡單。據那些街坊鄰舍說。就祇有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少年。和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姐。大門以外的事。什麼也不管。

這一天約莫有十二點多鐘光景。太陽正踞在雲端看下界人家燒飯。不提防那富華里的炊烟。薰得他老人家兩眼難睜。趕緊將頭偏過西去。這招牌店的主人。兀自高臥未起。忽然劈拍劈拍一陣敲門聲。纔將他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他定了一定神。倒覺得詫異起來。心想我這大門。就是送信的郵差。也輕易不肯來光顧光顧。這個時候。居然有人敲門。豈不是一樁怪事嗎。正在驚疑不定的當兒。扶梯上一陣脚步聲音。一個人輕輕將根子掀開。他睜眼看時。却是他用的大姐阿寶。遞上一張卡片。他且不接。只賊忒嘻嘻望著阿寶癡笑。阿寶嘆道。樓下的客等你回話呢。你究竟見他不見。我好回報他。他這纔接過來看時。片上印著路濱生三個大字。忙道。快請快請。說時。忙着穿衣服。找襪子。路濱生已經跟著阿寶上樓道。老四。不要客氣。這大熱天。何必拘拘形迹。……我們是忘形之交。不要緊的。老四笑道。忘形只管忘形。小衫袴總要穿的。阿寶在旁。忍不住嗤的一笑。老四就對阿寶道。泡茶來。……臉水也給我帶來罷。……阿寶鼓著嘴。跑到樓梯口。咕嚕道。像煞有介事。……嘖嘖嘖。當著生客。就擺起松香架子來了。老四努努嘴。對着她笑了一笑。老四一面洗臉。一面問路濱生道。你好早。我這地方。居然被你找着了。路濱生笑道。你不怪自己起得遲。却怪人家來得早。此刻已經十二點三刻了。除非做賊還早咧。……你這機關。也真難尋。我走了幾條街堂。

好容易才找着。老四搖頭道。究竟脫不了少爺公子的習氣。我門口掛了這麼些招牌。你還看不見。真沒用得。……路濱生笑道。誰疑心這麼多招牌。只有這小小一間門面呢。老四道。我說你是大少爺。再也沒有錯的。你要曉得我們經濟學家。不能像你們這般信手揮霍的。姑且不講我現在經濟困難。就是經濟充足。仍舊要將用途細細價加以預算的。再者上海人的特性。外面倒不可不裝闊。屋子裏是可以隨隨便便的。看你在北京住了幾年。比從前格外的傻了。……老四剛說得起勁。阿實上樓問道。飯好了。開不開。吃了飯我還要替你洗衣服咧。老四就問路濱生道。老七。你吃過飯沒有。不要客氣。路老七道。我已經吃過了。老四這纔教阿實把飯開上樓來。路濱生細看。却是一樣豆腐白菜。一樣茄子醬。還有一碗醬油湯。那米的顏色。同紅糟相彷彿。老四又對阿實道。你還是同我一塊兒吃罷。路先生和我同學多年。不是外人。說時。希里花拉。風捲殘雲。已經吞了一大碗飯。

路老七笑道。老四。像你一下牀就吃中飯。大約早晨的一頓點心。總可節省的了。老四得。這個還用你說。自然是經濟上的一種作用。……路老七不等他說完。就笑著攔住他道。算了。算了。你不要開口經濟閉口經濟了。須知時者金也。又道是寸金難買寸光陰。所以中外的學者。最講究時間的經濟。你天天睡到十二

點多鐘。還不起身。講的什麼經濟呢。老四急道。你只曉得我下牀的時候。你那曉得我上牀的時候呢。我天天忙著開會的演說稿。還要編講義。改課卷。外間的應酬又多。往往徹夜不能安睡。昨天是更忙了。黎元洪忽然跑到上海來白相。我們忙著替他預備行轅。又要招待中外的新聞記者。後來岑西林章太炎唐少川這幾位先生都跑來了。談談說說。不覺夜深。太炎先生一定要拉我到他家裏打小麻雀。我碍着面子。沒法只得陪他四圈。四圈之後。他老先生瘋瘋癲癲的。非再繼續四圈不可。他老先生字斟句酌。手脚又慢。直打到今早八點多鐘纔回家。你說我十二點多鐘纔起來。殊不知我只睡了四個鐘頭呢。不信。你祇問阿寶。阿寶笑笑。不做聲。路老七道。你今天又該忙起來了。你這裏什麼時候開會。我倒想參觀參觀。老四道。可惜你昨天不來。昨天倒開會的。今天是禮拜三。照例沒有會的。而且我還要與黃陂他們接洽一樁事……老四說一句話。吞一口飯。

路老七道。你開會不開會。我倒不一定要看。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本來有一樁要緊的事。想找你辦一辦。此事如成。你我都有點好處……老四忙問道。什麼事。你說你說。路老七繃着眉頭道。無如你又同黎黃陂很接近。這話就不必說了。老四道。我同黃陂關係也不很深。不過他見我在上海很有點微名。又同新

聞記者很爲接近。所以竭方的拉攏我。我見他這人太沒有頭腦。又沒有實力。議員也不甚歡迎他。所以我也不願意替他白效勞……：你有什麼話。祇管說。祇管說。不要緊的。路老七這纔附着他的耳朵道。我上星期對你說。我是到上海來逛簞子的。那是同你鬧著玩的話。我此次實在係奉三爺之命。來收買輿論的。他應允每月給一千塊錢以內的津貼。有特別記載時。得與以額外之酬勞。試想上海的報館。那裏像北京那些小報館。那樣容易收買。除非自己開辦一個。但是這又爲事實上所辦不到的。我想你與海上新聞記者。很爲熟習。你何妨在你大門口再添一塊中央通訊社的招牌。天天油印幾段閉門造車的新聞。送到各報上去登。祇要一兩回登了出來。我就可到那邊去開帳了。老四沉吟半晌道。你同三爺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老七道。那就不必問。反正你每月安安穩穩有幾百塊錢到手便了。老四道。每月究竟有幾百塊錢。老七道。多不敢說。一兩百塊錢。是靠得住的。老四冷笑道。一兩百塊錢。未免大少一點罷。昨天黎宋卿他也想託我辦通訊社。答應每月津貼三百塊錢。我還沒有答應呢。老七道。你不要在我面前掉什麼槍花。我們是老朋友。所以不找別人。特地來照顧你這筆生意。我看你的境遇。也很窘迫的。就每月津貼你三百塊錢罷。老四仍舊搖頭道。朋友是朋友。正事是正事。三百塊錢。就將我的舌頭和筆尖賣掉。不但對不起黃陂。便

自己也太對不起自己了。你還是去找別人罷。老七起身要走道。昨天楊小可他向我招攬這筆生意。我因為你的關係。沒有理他。你倒裝腔作態起來了。好好好。我還是找他去。有錢還怕沒人要麼。說時拿了手杖就走。老四正想放了飯碗拉他。阿寶忽然插嘴道。你們倆既然是好朋友。爲了幾個錢。就翻起臉來了。不怕旁人笑話麼。老四裝出很難爲情的樣子道。倒被她取笑了。老七。我們好朋友。不犯着爲着阿堵物鬧意見。我現在答應就是了。老七也就轉身道。老四。你也太把袁世凱的骷髏頭看得重了。……又笑道。我看你的經濟學問。還是得力於內助之力居多呢。……路老七說完這話。也很自覺不倫不類。再看阿寶。已經雙頰緋紅。將頭低下去了。

老四吃完了飯。壁上的鐘。噹噹正敲一下。老七見太陽越逼越緊。小房間裏像安了電爐一般。實在坐不住了。便道。你住在上海。也真苦極了。天天躲在樓上。比螃蟹悶在蒸籠裏。還利害些。真虧你受得住的。老四道。這也是沒法的事。如果離開上海這碼頭。我的經濟。越發不能活動了。就是這小小一樓一底的房子。每月房租和巡捕捐等。平均計算。也非二十塊錢不可。假使在內地。一定可以租很大的房子。無如我實有不能離開此地的苦衷。好在吾白天總在外面。熱不熱還沒有什麼關係。老七道。你今天白天有工夫沒有。老四

道。我先要問你。你問我有沒有工夫。有什麼用意。老七道。並沒有什麼用意。不過想約你出去玩玩。老四道。說我沒有工夫呢。我實在沒有一點屁事。說我有工夫呢。我又真忙得氣都喘不過來。然而無論如何。遊戲廢時的事。我是不幹的。老七大笑道。你又來假惺惺了。快點走罷。老四也不禁笑了。從牀頭尋出一雙絲襪。換了。又在牀下找了一雙雪白的帆布鞋穿著。重又教阿寶打一盆乾淨臉水。仔仔細細的洗了半天。用美國雪花精。重重向臉上一塗。又微微撲了些蘭花粉。頭上不用說。還擦了许多生髮香水。他在洗臉檯的鏡子裏看了又看。經不住路七在旁催了又催。只好將華絲葛長衫披起。又在帳頂上拿了那頂巴拿馬草帽戴着。這纔雙雙下樓。阿寶對老四道。你回晚了。我可不等門的。老四沒有做聲。路七便回過頭來。對他笑了一笑。

老四走到富華里口。便問路七道。你究竟有目的沒有。路七道。我五六年沒到上海了。一切都不甚熟習。還是你來做個高等顧問罷。老四道。我不是同你說過的嗎。我對於遊戲的事。簡直是門外漢。路七想了一想。道。半淞園我去過兩回。沒有什麼意思。上海的遊戲場。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情形。我們還是到新世界去玩罷。老四道。新世界倒近。我們步行都可以去的。不過比較上還是大世界有趣味些。因為英租界抽籤的

緣故。那些堂子裏的人物。一大半變做滴白。都躲在法租界一帶。她們天天在大世界招蜂引蝶。所以比新世界好玩得多。路七笑道。畢竟還是你情形熟習些。我們就到大世界去。老四道。就是早點。路七道。我是不管那些。說着。喊了兩部黃包車。說好了價錢。一齊向愛多亞路而去。一路上。兩人又談起資本家的罪惡。和勞動家的苦處。老四道。我們自問。也是勞工之一分子。比起他們拉黃包車的。真個是同病相憐。所以我們也不應看低了黃包車夫。那兩個黃包車夫。曉得遇着了知己。格外跑得飛快。不一會。拉到大世界門口。停下。路七將車錢照付。那兩個黃包車夫。陪笑道。兩位先生。我們這樣賣力。多給一個銅板罷。路七正想掏錢。老四將眼一瞪。道。沒有沒有。混帳東西。你們想敲我們的竹槓嗎。又對路七道。他們都是些賤東西。不中抬舉的。不用理他。路七不做聲。到賣票處買了兩張票。拉了老四。一同進去。老四埋怨他道。你真太不經濟了。雇什麼黃包車。比電車貴得多了。路七道。電車不能直到大世界門口。你瞧多麼麻煩。有限的錢。老四道。你是關人。怕麻煩。就該坐汽車。你爲什麼不坐汽車呢。坐汽車也有有限的錢。卽如買票這事。你根本上就不應該在大世界買。比寄售處要貴幾個銅板。我看你太不把錢當錢用了。勸你還是入入我們的會罷。有限的錢。入會費五元。每月常會費二元。保證金二十元。我可以替你介紹。各費限一次繳足……好在有限的

錢。

老四同路七坐在共和廳聽羣芳會唱。有一個唱鬚生的。嗓子很好。路七非常賞識她。拚命的鼓掌叫好。老四閒着沒事做。圓睜兩眼。不住東張西望。一眼瞥見一個妙齡女郎。穿一身白羅衣褲。翩翩然像粉蝶一般。從廊下走了過去。她的年紀同阿寶相彷彿。面龐兒也很俊俏。那身段却比阿寶還透著玲瓏活潑些。不覺心裏一動。趁著路七心神專注的當兒。溜出了共和廳。緊緊的跟在她身後。那一陣一陣的香味。是他生平所未會聞過的。不爭氣的鼻孔。承當不起。忽然阿嚏阿嚏的響了兩聲。那女郎回過頭來。似笑非笑的望了他兩眼。却掉轉屁股。跑到共和廳。正坐在路七旁邊。老四老實不客氣。拖了一張椅子。在當中間坐了下來。路七埋怨他道。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也不告訴我一聲。又絮絮問他點戲的規矩。老四那有心緒同他閒談。只專心致志。有一搭沒一搭的勾那女郎說話。上海女郎。大半抱慈悲主義的。不消三言兩語。兩人就正式談起話來。可是老四盤問她的姓名。她死也不肯說。只說我行二。你叫我老二好了。路七看他兩人情致纏綿的樣兒。也就不聽戲了。夾在當中。只管說些打趣的話。老二並不大理他。只同老四娓娓情話。路七看了看手表。對老四道。七點鐘了。我們吃飯去罷。老四吃了一驚道。你就餓了嗎。路七道。我餓了。你不餓麼。老

四硬着頭皮。回過頭去。問老二道。你也餓了麼。我們一塊兒吃飯去。老二笑笑。不做聲。却已站起身來。老四只好懶洋洋的。陪着他們走。路七問道。老四。我們是吃大菜。還是吃中餐。老四道。自然是中餐。路七又問。老二道。你呢。老二笑了笑。道。我看還是吃大菜罷。中餐也好。路七道。那麼我們就吃大菜。

老四望着盆子裏的牛尾湯。只是發呆。暗想向來吃人家的。此番忽然被人家吃上了。要是不會帳呢。幾塊錢的事體。就露出種種寒乞相。未免令老二看不起。自己的希望。就完全失望了。要是會帳呢。實在不願意破這個例。而且自己出門時。就誠心不預備花錢的。身邊有兩隻銀角子。還是阿寶託買廣東月餅的哩。老四越想。越覺踉蹌不安。又見路七和老二一遞一杯的吃香檳酒。格外覺得難受。以爲今天一要當場出彩了。一時眼昏腦脹。也看不出路七和老二做些什麼勾當。不一會。都已吃完。侍者送上帳條來。老四沒精打彩的接過來。已被路七搶了過去。老四忙道。我會我會說時。俾手向衣袋裏掏錢。掏了半天。路七早付了錢。催他道。走罷。老四這纔將手縮出。還一定不依道。怎麼要你會起帳來。太沒有道理了。路七笑道。幾塊錢的小東道。如果還要謙讓。倒顯著小家子氣了。我們看露天影戲去罷。……老二也笑道。錢已付了。還爭什麼。你如果誠心請客。明天還可以來的。……老四道。好好好。明天七點鐘。仍舊此地見罷。三人走到平台。

上剛要找坐位。老二覺得身後有人擰了她一把。回了回頭。便道。我此刻還有點小事。不能看影戲了。我們明天見罷。老四道。你明天一定要來的。老二回眸一笑道。自然……那眼風却不期和路七打一個照面。路七見她去遠。便對老四道。你莫把她當做人家人。我看他簡直是一個淌白。你不要上她的當。老四笑道。我原是看出她是個淌白。我纔敢下功夫哩。現在良家婦女。真不容易伺候……路七道。與其玩淌白。不如到堂子裏去招呼一個姑娘。那比這就寫意得多。一樣的是花錢。老四道。你又說外行話了。堂子裏去做壽頭。往往和酒報效。一擲千金。始終不能真個銷魂。那裏有玩淌白現錢交易的經濟呢。路七狂笑道。你真。是三句不離本行。又把經濟二字。當做口頭禪了。據我看來。你就是一個不曉得講經濟的。十幾塊錢一頂的巴拿馬草帽。是經濟專家所應該戴的嗎。老四搖頭道。你錯解了經濟二字了。須知經濟學是一種用錢的學問。要使一個錢有一個錢的用處。所謂一錢不落虛空地是也。並不是鄙吝二字的變相。你不要看錯了題目。人生在世。是實行一個混字。內容如何。大可不必講求。而外表却一定要考究的。一個人要不戴巴拉馬草帽。還能說是上流社會中人嗎。

老四吃完了飯。躺在牀上唱秋胡戲妻。阿寶伏在他身上羞他。他忽然想起一樁心事來。笑迷迷的對阿寶

道。路七答應明天送三百塊錢來。你又可以有金鐲子戴了。這手表樣子已不大時新。我看也可以換一個了。阿寶道。不要多發願心。錢還沒有到手呢。到手後。你又該還舊債了。你上次不是應許我做嗶嘰夾衣的麼。至今也不會見有一尺料子。老四笑道。這回決不失信的。錢來了。我交給你手裏好不好。說著。又皺著眉頭道。路七到上海來。我還沒有請過他。我約他今天在一品香。還有幾個朋友作陪。可是我身邊一塊錢都沒有。你的金戒指。借我兩個當當罷。阿寶道。你沒有錢。請什麼客。你前年借我戒指去當。好容易纔逼你贖出來。我再也不上你的當了。老四發誓道。我要再拆爛污。一定不得好死。你這該放心了。阿寶還是笑着搖頭。老四發急道。你這不是教人丟醜嗎。我今天不去。那三百塊錢。也一定就此算數了。阿寶經不得他苦苦哀求。便道。我還有十塊錢。你拿去用。當舖的高利貸。你背得起嗎。……不過你的用途。我將來總調查得出的。老四歡天喜地的拿了十塊錢。挨到六點鐘。埋着頭跑到大世界。東走走。西晃晃。跑了半天。也沒看見老二。看看鐘。已經七點半了。心想老二總不該放我的生。她對我很表示親善的。……最後走到二層樓的正南轉角上。看見一男一女。伏在欄杆上。絮絮的不知道說些什麼。老四一時好奇心起。便走到旁邊。細細的打量。不料就是徧尋不遇的老二。那男子却是路老七。老四咳了一聲嗽。老二回眸一看。彷彿不認識似的。

忙將頭別過去。理也不理。却和路七越發有說有笑的。好不起勁。似乎指指戳戳的。還在議論他。他這一氣。只覺眼前一黑。一涼股氣。冲上腦門。呆了半晌。悠悠的歎了一口氣道。路老七那一副猪肝臉。居然能佔優勝。他也不過用了幾塊錢。就這樣享特別權利。我今天曉得事事可講經濟。只有同女人交際。却再也不能講經濟……但是……我還有阿寶呢……

臨清六絕

徐哲身

臨清山色似吾鄉。九曲谿前碧玉光。向晚四山雲氣合。秋城一角畫斜陽。
 老樹蕭蕭壓岸涼。平蕪漠漠映天長。數家土屋臨秋水。一帶風蟬咽夕陽。
 萬山寒氣若立馬。孤客車聲如落鴉。空地長風吹急雨。黑雲濤出草亭斜。
 最無情。是春蕪。新綠芊芊何處無。野老愁風牧童樂。青山上下鷓鴣呼。
 白石空江夜有鳥。片帆葉葉下眉湖。白羊一帶黃沙上。絕好秋風出塞圖。
 白石粼粼水作門。綠楊冉冉樹成村。素娥今夕愁無月。寶鏡高懸傍夜昏。

浪淘沙

呂碧城

寒。意。透。雲。幃。寶。篆。愁。浮。夜。深。聽。雨。小。紅。樓。姹。紫。嫣。紅。零。落。否。人。替。花。愁。
臨。遠。怕。凝。眸。草。膩。波。柔。隔。簾。咫。尺。是。西。洲。來。日。送。春。兼。送。別。花。替。人。愁。

又

百。二。弄。秦。關。麗。堞。迴。旋。夕。陽。紅。處。儘。堪。憐。素。手。先。鞭。何。處。著。如。此。山。川。
花。月。自。娟。娟。鏡。底。燈。邊。春。痕。如。夢。夢。如。烟。往。返。人。天。何。所。住。如。此。華。年。



毀身殉愛記

劉裕公

一。日。羣。兒。鳴。鼓。角。荷。巨。旗。游。行。燕。市。旗。上。大。書。曰。請。
看。陝。省。振。災。游。藝。會。又。有。兩。人。挾。傳。單。無。數。沿。途。分。
散。單。中。臚。列。會。期。會。址。及。奏。技。人。名。俄。兩。華。服。少。年。
過。左。行。者。雙。肩。至。博。面。際。時。有。笑。容。其。一。則。瘦。小。而。
鈎。鼻。衣。襟。編。染。花。露。數。十。武。外。卽。聞。香。氣。散。佈。傳。單。
者。知。彼。爲。富。家。執。袴。急。授。傳。單。一。紙。鈎。鼻。者。且。行。且。

閱。忽。裂。紙。頓。足。曰。可。殺。之。籌。販。人。同。伴。肘。之。曰。少。堅。
汝。是。否。需。我。延。醫。鈎。鼻。者。愈。怒。曰。何。事。需。醫。同。伴。曰。
君。非。神。經。錯。亂。胡。爲。言。及。籌。販。之。人。曰。籌。販。何。與。吾。
事。惟。必。屈。大。家。閨。秀。恣。人。平。視。此。何。理。者。曰。是。中。有。
君。親。屬。耶。鈎。鼻。者。指。一。女。士。名。示。之。曰。此。我。未。婚。妻。
耳。同。伴。笑。曰。左。慧。芬。卽。汝。聘。妻。耶。吾。意。君。不。應。視。爲。

毀身殉愛記

一

專。利。品。少。堅。詫。曰。聆。君。言。大。似。社。會。黨。人。聘。妻。何。物。
乃。亦。公。諸。同。好。耶。老。孫。吾。今。日。與。爾。絕。交。矣。言。已。恨。
恨。掉。頭。而。去。激。日。為。振。災。會。開。幕。期。會。址。假。中。央。公。
園。門。前。車。馬。填。塞。而。來。客。尙。續。續。不。已。人。羣。中。有。一。

音。樂。專。家。左。慧。芬。女。士。唱。歌。座。中。有。客。倡。議。曰。左。女。
士。絕。美。曩。在。少。年。會。曾。一。瞻。其。顏。色。吾。意。當。尊。為。情。
愛。之。王。即。有。一。人。應。聲。曰。然。然。彼。貌。誠。美。歌。喉。尤。柔。
曼。無。倫。吾。每。聆。雅。奏。則。百。脉。俱。酥。恨。無。福。一。親。其。俏。

瘦。小。鈎。鼻。者。即。昨。日。裂。紙。
頓。足。之。齊。少。堅。方。入。公。園。
時。一。高。碩。西。人。挾。女。友。竝。
肩。雅。步。塞。戶。如。屏。少。堅。不。

如。夢。令
夜久蠟堆紅淚漸覺新寒侵被冷雨
更淒風又是去年滋味無寐無寐晝
角南樓吹未
(呂碧城)

頰。於。是。座。人。紛。議。聲。如。潮。
湧。忽。繡。幕。大。開。一。少。女。從。
容。出。衣。裙。悉。作。豆。青。色。革。
履。瘦。窄。穴。底。如。橋。絲。襪。緊。

耐。遂。僵。身。自。云。腋。下。過。西。人。大。駭。舉。杖。將。叩。其。臀。少。
堅。捷。如。脫。兔。轉。瞬。已。杳。場。中。百。戲。雜。陳。萬。頭。攢。動。女。
子。音。樂。場。座。人。尤。滿。少。堅。覓。座。不。得。則。自。人。後。跂。足。
引。領。狀。至。張。皇。俄。台。上。張。一。粉。紙。大。書。曰。諸。君。注。意。

附。雙。趺。光。圓。可。愛。向。座。客。微。一。鞠躬。眼。波。流。媚。笑。靨。
生。渦。場。中。萬。掌。齊。鳴。女。已。盈。盈。歸。座。徐。以。素。指。近。琴。
檣。引。吭。一。歌。衆。譁。立。息。所。度。為。愛。情。之。曲。嬌。喉。百。轉。
柔。婉。與。琴。聲。俱。化。曲。終。輟。弄。餘。韻。盤。旋。空。際。嬌。媚。不。

絕座客嘖嘖。嘆賞。躁氣。悉平。女忽離琴。悄立曰。諸君。謬獎。吾心。滋感。今更爲災民。請命。乞諸君。略分。游謙。餘資。以周。窮困。回顧。侍者。出一。玲瓏。精巧。之柳。絲筐。覆啓。白蘭。滿中。花蒂。悉綰。銅絲。備人。佩帶。女拈。以面。衆曰。此花。悉吾。手折。初未。假手。園丁。今每。朵售。一銀。幣。諸君。垂憫。哀鴻。當不。吝此。淺淺。之花。值語。畢。座客。爭出。墨西哥。得花。卽笑。綴胸。際有。多至。三四。朵者。香風。四溢。纍纍。如佩。動章。少堅。乘隙。進身。女側。微笑。點頭。慧芬。低語。曰。君來。何暮。且襟。上無。花得。勿嫌。花值。昂耶。少堅。赧顏。曰。吾爲。人屏。諸外。圍安。從得。花。慧芬。微哂。曰。省卻。一元。亦佳。事。試爲。我計。其花。值少。堅自。指其。鈎鼻。曰。君以。茲事。屬我。耶。語。時。目動。眉掀。驕如。

孔雀。數畢。謂女。曰。已得。二百。十六。元矣。慧芬。回身。罄折。曰。諸君。嘉惠。已足。救二。百人。數日。之生命。復摘。其髮。際花。環揚。手高。呼曰。有能。以重。價易。此者。吾當。犧牲。色相。聽其人。親吻。一次。少堅。聞言。大駭。顧慧芬。曰。奈何。有此。極大。之犧牲。吾安。能聽。汝爲。他人。親吻。因伸。二指。曰。吾以。兩元。購此。花。卽有一。人呼。曰。吾願。倍之。又一人。呼曰。吾出。八元。少堅。愈急。曰。吾更。增兩。數。其人。曰。十元。耶。吾更。加一。倍。忽西北。角有。人張。五指。如箕。曰。吾願。出五。十元。少堅。駭視。見伸。五指。者。爲一。麻面。黑髯。之僧。人心。念此。猴乃。欲以。重價。購我。聘妻。香吻。耶。因冒。險呼。曰。六十。元。語。時。汗出。如蒸。麻髯。曰。七十。少堅。囊中。僅有。六十。元。聞言。色若。死灰。慧芬。呼。

曰。此君出七十元矣。突一黑胖者。彭亨如豕。喘息擠入。曰。吾更益十元。慧芬曰。八十元。耶。胖人喘曰。吾固願以八十元購此花。麻髻大怒曰。一百元。黑胖急出。錢囊視所蓄爲一百十五元。大呼曰。一百十五元。麻髻愈怒。伸五指反覆三次。曰。一百五十元。黑胖噤不能聲。麻髻意得。舉紙幣盈束。曰。乞女士授我。花環履行條約。少堅雙目盡赤。恨不能立死。其人慧芬見麻髻兇狀。心亦志忑。不甯。顧不能自食前言。因目顧聘夫。冀其援手。少堅蹙眉搖首。自明無力。慧芬失望。遂奮勇呼曰。此君出一百五十元矣。果無增價者。吾惟酬以相當之權利。忽一布衣少年。排衆直前。曰。吾出三百元。購女士花。麻髻呆若木鷄。握拳幾透其爪。慧

芬。霽色曰。君果出三百元。耶。少年曰。是安能安。遂翻衣底。出十元紙幣三十張。慧芬納幣。授以花環。復揚面待其親。吻少年。鞠躬曰。謝君盛意。君爲慈善犧牲。吾安忍犯此非禮。且花環脫自君髮。歸將什襲珍藏。留爲紀念。遂舉花頰。嗅慎納衣囊。慧芬曰。高義誓不復忘。可否示我姓名。訂爲朋友。少年出名刺授之曰。吾名鄒若谷。爲燕京大學生。徒家世清貧。安敢與人角勝。有族姑遙寄三百元爲我全年學費。適自銀行兌款。過此。略憩。見彼兇恃。其銅臭餘腥。玷人全白。激於義氣。故傾囊爲君解圍耳。慧芬駭曰。君寒士。乃能揮手數百金。爲一萍水之人。全其羞恥。耶。語時。目視少堅。意殊輕藐。遂與若谷握手。訂交曰。吾居棲鳳樓。

五。號。暇。時。幸。一。臨。存。若。谷。欣。然。應。諾。脫。冠。爲。別。慧。芬。
癡。立。凝。望。見。此。少。年。背。影。漸。遠。漸。小。始。太。息。舉。而。入。
逾。數。日。若。谷。專。誠。造。謁。慧。芬。大。樂。介。紹。識。其。老。父。翁。
名。左。琴。堂。爲。東。方。匯。理。行。員。年。老。而。鰥。僅。弱。女。相。依。
爲。樂。知。若。谷。爲。慧。芬。擊。友。留。共。晚。餐。視。同。子。姪。自。此。
棲。鳳。樓。前。恆。見。此。少。年。足。跡。矣。

一。日。午。後。四。點。鐘。少。堅。往。約。其。未。婚。妻。明。日。赴。南。苑。
觀。賽。馬。至。時。見。慧。芬。方。調。鋼。琴。度。小。曲。若。谷。獨。據。溫。
榻。搖。膝。擊。節。狀。殊。愉。適。少。堅。妒。念。立。萌。微。嗽。示。警。慧。
芬。聞。聲。愕。顧。曰。君。耶。胡。不。入。座。少。堅。約。女。至。別。室。微。
謂。之。曰。君。胡。爲。友。此。窶。人。女。作。色。曰。慈。善。人。友。之。何。
害。在。未。成。禮。前。君。尙。無。行。使。夫。權。之。餘。地。少。堅。語。塞。

拂。袖。出。門。而。去。若。谷。見。狀。大。疑。慧。芬。知。旨。赧。然。歸。座。
曰。此。我。未。婚。夫。耳。若。谷。曰。然。耶。吾。來。或。非。彼。所。樂。慧。
芬。曰。是。何。言。彼。安。能。斬。我。擇。交。今。更。爲。君。譜。新。曲。遂。
按。琴。低。唱。愛。之。花。音。節。纏。綿。幾。如。空。際。游。絲。隨。風。盪。
漾。若。谷。微。嘆。曰。歌。詞。婉。妙。感。人。深。矣。今。祝。吾。友。晚。安。
行。再。相。見。遂。殷。殷。握。手。爲。別。歸。時。躑。躑。道。周。百。感。交。
集。念。慧。芬。既。有。聘。夫。此。後。更。無。餘。望。周。旋。愈。久。訣。別。
爲。難。今。當。逐。漸。疎。遠。免。異。日。獨。灑。傷。心。之。淚。思。至。此。
急。喚。市。車。歸。寓。挑。燈。夜。讀。冀。以。收。斂。心。神。忽。鄰。舍。琴。
聲。悠。揚。入。耳。私。議。是。人。指。法。未。純。遜。吾。友。慧。芬。遠。矣。
亭亭。倩。影。立。時。湧。現。心。頭。盤。旋。不。去。掩。卷。癡。坐。顛。涉。
遐。想。默。念。夜。闌。人。靜。吾。友。當。不。復。留。戀。琴。臺。果。倦。擁。

香衾者不知曾否念我幾欲更造妝樓覘其究竟忽
壁鐘大動長針已指十點遂太息和衣倒臥醒時日
上三竿矣

明日晚課畢生徒魚貫出堂若谷亦惘惘雜衆出以
歸寓尙早信足閒行俯首視地狀如覓物亦不知經
歷幾許時忽一馬車迎面來相距不過數丈車夫揚
鞭大呼曰吾馬奇劣先生幸勿當路若谷趨避豁如
夢醒審視已至樓鳳樓私念吾胡爲復蒞是間法當
迴身疾遁毋罹情網願心中雖作是想兩足仍前行
不已大似磁石引鍼愈欲離開而吸力愈大瞬息已
至五號宅聞空際有至稔之聲呼曰若谷先生今日
遲至十分鐘矣仰視則慧芬方在樓頭凝盼啞然失

笑曰孽哉今日兩足胡弗乘吾號令遂揚冠爲禮拾
級登樓慧芬含笑趨迎曰適有人自南中來贈我碧
螺春斤許擬俟君至作茗談久候弗至使吾望眼穿
矣遂按鈴呼女侍進茗若谷銜杯含咀極讚茶味之
清慧芬意得裏茶葉盈掬授之曰君持歸以佐夜讀
何如若谷大喜受裏納諸衣袋與女促膝作長談燈
上始出歸經東單二條聞路人呼曰火火卽有消防
隊乘車馳至觀火者尾車奔視道路爲塞若谷已捲
入人海擁至火場見焚者爲一西人住宅樓屋凡四
層濃烟密罩火舌如蛇俄聞人呼曰四層樓上尙有
人未出也若谷翹首凝望果見樓窗中有一黃髮小
女揚手呼救一西婦張手哀號曰趣救吾兒消防隊

長。頓。足。曰。樓。外。火。梯。已。斷。奈。何。奈。何。若。谷。審。視。三。層。與。四。層。相。接。之。外。梯。尙。未。全。燃。此。時。義。氣。勃。發。疾。願。隊。長。曰。趣。張。繩。網。吾。當。冒。險。救。此。娃。言。已。脫。去。外。衣。腰。繫。長。繩。猛。升。水。管。須。臾。已。登。三。層。樓。外。梯。馳。至。上。層。臆。外。伸。臂。抱。小。女。出。解。繩。繫。女。腰。以。上。端。牢。縛。臆。繩。出。死。力。縋。女。下。衆。張。繩。網。仰。承。小。女。安。全。抵。地。女。母。趨。抱。接。吻。驚。喜。欲。狂。觀。者。萬。掌。雷。鳴。齊。讚。此。少。年。神。勇。若。谷。方。欲。緣。繩。更。下。忽。一。百。葉。臆。受。火。半。空。飄。墮。適。中。若。谷。之。顛。痛。暈。釋。手。一。落。數。十。丈。幸。墜。人。堆。中。有。數。人。受。壓。仆。地。狀。類。厚。茵。否。則。若。谷。身。如。蠶。粉。矣。衆。人。趨。視。見。若。谷。面。部。已。受。重。傷。血。流。如。注。呼。吸。極。微。事。主。爲。英。國。富。商。急。電。協。和。醫。院。以。汽。車。昇。若。

谷。往。盡。心。療。治。一。禮。拜。後。若。谷。始。甦。護。婦。以。電。話。代。白。慧。芬。女。士。慧。芬。急。往。醫。院。省。視。見。若。谷。面。部。滿。纏。白。布。僅。留。口。鼻。通。呼。吸。醫。生。禁。止。發。言。無。術。詢。其。病。狀。慧。芬。招。看。護。婦。至。別。室。詢。悉。若。谷。受。傷。始。末。心。痛。如。割。淚。落。不。已。看。護。婦。曰。女。士。是。否。爲。鄰。君。親。屬。慧。芬。慘。然。曰。朋。友。耳。吾。能。否。日。日。來。此。視。病。人。曰。否。院。中。成。例。僅。禮。拜。六。許。家。人。問。病。鄰。君。傷。勢。極。重。君。不。宜。屢。擾。其。神。吾。以。電。話。報。君。可。矣。慧。芬。感。極。殷。殷。轉。握。手。爲。謝。忍。淚。自。歸。每。日。電。詢。病。狀。知。若。谷。已。有。轉。機。私。心。略。慰。兩。月。後。若。谷。傷。口。已。平。急。欲。與。慧。芬。把。握。因。索。鏡。自。照。稍。事。梳。沐。藉。慰。女。友。之。心。鏡。至。見。已。頰。際。有。巨。痕。如。掌。鼻。斷。而。目。斜。投。鏡。大。哭。曰。吾。面。

毀身殉愛記

目如鬼胡能更面。天人因伏枕悲啼不已。忽侍者以名刺入白曰。孔禮先生造訪。若谷曰。孔禮誰也。侍者曰。此君即曩日火宅事主。君醫藥費悉爲彼任理。當延接其人。若谷曰。信耶。幸爲我入之。即見一蒼髯西人。入身肥而短腹大如瓠。趨與握手復換。熟之華語曰。鄒先生愈耶。君冒死救吾愛女。羅此重傷。吾夫婦傷心已極。今君健適。上帝福我至矣。吾略具薄儀。資君膏火。因出八千元支票授之。曰。此款存麥加利銀行。君需用者。逕往支取。事集不能長談。吾新居台吉廠四號。暇時幸過我。小飲。吾小女甚思君也。遂握手爲別。瞥然復出。若谷愕然如夢。略飲蒸汽水。自鎮其神。低首沉思曰。吾面容全毀。安能出入上流社會。

今得此鉅貲。法當遜避。荒另圖生活計。決遂囑侍者往已寓取書籍衣物。運至西河沿旅館。復伏案作書。致慧芬爲別。明日午後。東車站有一少年人深冠覆額。戴極大黑色風鏡。乘晚車赴天津。即新出醫院之鄒若谷矣。

慧芬晨妝初罷。方欲入市購食物。備午後攜往醫院。餽若谷。忽聞者以一短函進。接視爲若谷書。心躍不已。急急登樓披讀。

書曰。吾友慧芬女士鑒。君得此書時。吾身已在數百里外矣。憶病臥兩月餘。晨夕由電話慰問者。僅吾友一人。款款深情。有逾骨肉。非醫生禁我出門者。早已奔赴妝樓。泥首矣。前夜下樓。不慎傾跌。傷

膈。因。而。咯。血。醫。云。須。移。往。海。濱。療。治。否。則。將。患。肺。炎。吾。決。計。乘。臥。車。赴。滬。甚。欲。與。良。友。一。握。爲。別。願。不。忍。以。病。廢。之。軀。累。君。傷。感。嗟。乎。吾。友。別。矣。別。矣。果。不。死。者。此。後。或。有。重。逢。之。日。否。則。求。我。於。紂。絕。陰。天。矣。

若谷和淚啓

未。有。小。字。一。行。曰。君。前。贈。之。碧。螺。春。幸。未。失。吾。已。盛。以。紗。囊。永。懸。胸。際。矣。慧。芬。閱。畢。大。悲。以。電。話。詢。醫。院。恒。云。是。人。昨。晚。已。出。殊。不。知。其。何。往。慧。芬。忽。忽。如。有。所。失。日。惟。窮。閉。高。樓。以。琴。歌。自。遣。而。每。近。琴。臺。輒。念。天。涯。人。遠。世。上。更。無。知。音。哽。咽。不。能。終。曲。遂。自。製。懷。人。詞。音。節。淒。涼。聞。之。酸。鼻。苦。盼。若。谷。書。來。而。在。苒。數。

月。消。息。沉。沉。幾。疑。是。人。死。矣。女。父。左。琴。堂。時。以。投。機。失。敗。虧。折。甚。鉅。顧。深。諱。不。敢。告。人。見。女。容。光。銳。減。疑。此。惡。消。息。已。爲。愛。女。偵。知。歸。時。恆。避。匿。不。與。女。面。久。之。始。覺。慧。芬。別。有。所。懷。不。關。商。業。恍。然。大。悟。曰。吾。女。年。已。二。十。四。矣。婚。期。胡。可。久。延。因。泐。人。往。促。齊。氏。擇。期。成。禮。少。堅。商。諸。其。父。擬。以。歲。杪。完。婚。琴。堂。遂。挾。慧。芬。入。市。選。服。飾。意。卽。以。此。稍。解。愛。女。憂。烏。知。彼。女。芳。心。早。碎。耶。一。日。爲。耶。蘇。聖。誕。節。銀。行。休。息。行。主。約。琴。堂。赴。野。外。馳。馬。行。至。海。甸。時。有。村。人。噪。逐。羸。牛。琴。堂。所。乘。馬。驚。而。狂。逸。誤。踏。陷。坑。立。掀。琴。堂。墮。地。首。觸。樹。根。腦。骨。爲。裂。迨。行。主。尋。至。琴。堂。已。殞。行。主。悲。極。出。資。爲。市。殮。具。且。以。電。話。告。其。家。人。慧。芬。得。耗。乘。汽。車。馳。

毀身殉愛記

往○撫○屍○一○慟○倒○地○立○暈○行○主○將○護○還○家○延○醫○診○視○醫
云○驚○憂○傷○腦○慮○發○狂○熱○遂○投○以○藥○劑○冀○稍○減○其○病○勢
願○女○苦○憶○行○人○復○哀○亡○父○病○根○久○伏○百○脈○俱○傷○夜○間
熱○度○驟○增○囁○語○間○作○幸○醫○生○晨○夕○不○離○數○日○後○熱○度
稍○平○適○值○琴○堂○首○七○慧○芬○扶○病○哭○奠○微○感○風○寒○因○而
反○覆○自○此○臥○牀○不○起○枯○瘠○幾○如○人○腊○病○愈○時○雙○目○已
盲○點○僕○復○竊○資○挾○婢○俱○遜○留○者○僅○一○雙○媪○慧○芬○以○電
話○延○行○主○至○詢○亡○父○有○無○存○款○行○主○曰○若○翁○在○日○因
買○賣○證○券○悉○耗○其○資○身○後○一○無○儲○蓄○吾○今○贈○二○千○元
爲○汝○他○日○奩○金○全○吾○交○誼○需○款○時○但○以○電○話○告○我○可
矣○遂○與○握○手○爲○別○行○主○甫○出○忽○又○有○人○扣○門○雙○媪○出
視○見○爲○齊○少○堅○遂○延○至○客○室○登○樓○扶○女○出○面○少○堅○曰

尊○翁○慘○逝○吾○亦○聞○而○傷○感○今○日○吾○有○一○語○與○女○士○面
商○慧○芬○曰○有○事○可○恣○言○之○少○堅○曰○吾○兩○人○婚○約○初○無
媒○妁○僅○若○翁○與○吾○父○會○有○是○言○今○事○勢○已○非○門○第○似
相○懸○絕○吾○意○當○解○除○婚○約○慧○芬○駭○曰○汝○欲○賴○婚○耶○少
堅○曰○本○未○成○婚○何○名○爲○賴○吾○安○能○娶○一○貧○家○盲○女○慧
芳○大○怒○曰○當○訂○婚○時○汝○父○方○在○錢○肆○跑○街○非○吾○翁○援
手○者○汝○父○安○有○今○日○且○當○時○吾○目○初○未○失○明○汝○出○此
獸○語○卽○非○人○類○吾○甯○死○亦○不○偶○汝○概○豎○之○小○人○因○去
其○定○婚○戒○指○擲○地○曰○捨○此○越○出○吾○門○少○堅○如○伊○狗○受
棒○戢○尾○而○逃○慧○芬○伏○枕○大○哭○屢○欲○覓○死○雙○媪○跬○步○不
離○慧○芬○慘○然○曰○汝○百○計○護○我○能○無○心○感○惟○我○子○然○一
身○盲○而○多○病○何○以○自○聊○其○生○媪○曰○女○公○子○一○無○親○屬

耶。慧。芬。愾。然。曰。吾。固。有。姨。母。遠。在。威。海。多。年。未。通。音。問。矣。媪。曰。盍。去。電。一。偵。其。消。息。慧。芬。曰。然。則。請。行。主。爲。我。捉。刀。遂。以。電。話。延。行。主。數。分。鐘。後。行。主。已。來。慧。芬。語。以。齊。氏。悔。婚。事。行。主。大。詈。少。堅。爲。昧。良。之。狗。復。力。慰。慧。芬。勿。悲。慧。芬。乞。爲。致。電。威。海。分。行。浼。人。刺。取。姨。母。近。狀。行。主。立。允。數。日。後。果。得。復。電。謂。姨。氏。無。恙。且。願。女。遷。往。同。居。慧。芬。大。喜。乞。行。主。派。人。送。往。天。津。更。挾。媪。渡。海。行。主。曰。存。款。若。何。慧。芬。曰。乞。惠。我。百。元。作。旅。費。餘。錢。俟。見。姨。氏。後。再。行。電。商。可。也。行。主。曰。如。約。聽。君。電。可。矣。一。禮。拜。後。慧。芬。已。與。媪。同。在。海。船。二。等。艙。遇。風。眩。暈。蜷。伏。臥。榻。如。死。人。日。盼。行。抵。陸。地。翼。略。蘇。其。肺。氣。一。日。船。至。秦。皇。島。停。泊。數。點。鐘。慧。

毀身殉愛記

芬。挾。媪。至。艙。面。呼。吸。海。天。空。氣。忽。變。媪。腹。痛。急。起。更。衣。囑。女。堅。坐。勿。動。俄。晚。潮。將。至。水。手。知。瞬。息。開。船。起。錨。解。纜。紛。亂。如。蛆。送。客。運。貨。者。紛。紛。登。岸。一。竊。兒。行。過。慧。芬。前。乘。間。攫。其。珠。環。女。自。喪。明。後。耳。力。特。聰。捉。得。賊。人。衣。襟。大。聲。呼。救。匪。徒。大。窘。逐。步。退。至。梯。口。女。仍。堅。持。弗。釋。匪。徒。情。急。裂。襟。擠。女。落。海。船。人。初。未。聞。知。忽。汽。笛。狂。鳴。船。已。展。輪。出。口。媪。至。艙。面。覓。女。不。得。泣。白。船。主。已。無。及。矣。慧。芬。自。高。處。下。墜。深。入。海。底。幸。得。反。動。力。俄。復。浮。出。水。面。適。一。漁。船。行。過。瞥。見。溺。人。飛。槳。撈。救。將。慧。芬。拽。至。船。頭。解。衣。伏。聽。呼。吸。未。停。急。爲。設。法。營。救。排。出。腹。中。積。水。忽。一。斜。日。場。鼻。之。少。年。趨。前。審。視。大。呼。曰。天。

毀身殉愛記

乎。左。慧。芳。耶。回。顧。諸。人。曰。汝。等。視。此。女。能。得。生。否。一
老。水。手。噉。應。曰。或。不。至。死。復。語。其。伙。伴。曰。汝。爲。運。腕。
勿。停。血。脈。活。則。肺。氣。自。通。俄。見。女。睫。皮。微。動。唇。色。漸。
紅。少。年。狂。喜。曰。謝。上。帝。是。人。生。矣。數。十。分。鐘。後。慧。芬。
略。醒。引。手。摸。索。知。已。置。身。溫。榻。且。平。穩。不。類。船。艙。失。
聲。自。詫。曰。吾。今。已。在。陸。地。耶。即。聞。一。至。穩。之。聲。曰。此。
誠。爲。陸。地。君。不。見。窗。外。冬。青。亭。亭。如。蓋。耶。慧。芬。嘆。曰。
窗。間。景。物。吾。安。能。見。吾。惟。無。目。故。自。海。船。中。爲。宵。人。
擠。落。深。淵。此。間。何。地。君。爲。何。人。是。否。卽。爲。拯。我。再。生。
之。救。主。彼。人。駭。曰。君。目。盲。乎。別。僅。數。月。胡。罹。此。慘。且。
君。不。識。故。人。音。吐。耶。慧。芬。立。悟。曰。吾。識。君。矣。若。谷。先。
生。君。病。當。已。全。愈。胡。弗。與。吾。把。握。若。谷。果。與。握。手。甚。

堅。慧。芬。復。曰。自。君。去。後。吾。晨。夕。盼。君。消。息。數。月。無。耗。
疑。君。已。往。他。世。界。矣。吾。閉。門。枯。坐。懨。懨。欲。病。不。幸。吾。
父。復。墮。馬。死。吾。痛。哭。亡。親。驚。憂。致。病。狂。屢。至。數。禮。拜。
愈。後。雙。瞳。失。覺。遂。墮。入。黑。暗。地。獄。矣。若。谷。曰。君。此。次。
海。行。何。適。慧。芬。曰。幸。勿。斷。我。詞。鋒。今。乞。杯。水。潤。吻。更。
述。最。後。傷。心。之。歷。史。若。谷。急。以。白。蘭。地。和。水。進。慧。芬。
飲。後。續。曰。吾。聘。塔。聞。吾。已。誓。一。日。計。與。我。離。婚。吾。力。
擲。指。環。逐。諸。門。外。彼。時。傷。心。已。極。但。求。速。死。非。雙。媪。
衛。我。者。委。骨。泥。沙。久。矣。後。匯。理。銀。行。行。主。憫。我。孤。貧。
以。二。千。金。爲。贈。遂。挾。雙。媪。往。威。海。依。吾。姨。氏。船。中。有。
人。攫。我。珠。環。匆。遽。中。捉。得。其。人。衣。袂。彼。推。吾。落。海。入。
水。已。暈。想。雙。媪。失。我。必。在。船。中。悲。泣。也。若。谷。曰。聞。君。

事○使○吾○心○碎○吾○前○書○不○云○將○赴○海○濱○已○病○耶○吾○寒○士○
安○有○餘○資○幸○嘗○日○被○火○之○西○人○以○吾○冒○死○救○其○愛○女○
贈○我○鉅○資○俾○赴○海○濱○調○攝○數○月○後○精○神○漸○復○遂○變○計○
改○操○漁○業○購○船○一○艘○築○屋○獨○居○適○間○方○自○海○中○歸○避○
近○拯○君○出○水○此○中○似○有○天○緣○慧○芬○曰○君○前○掩○吾○羞○今○
全○吾○命○大○德○不○知○所○報○恨○吾○目○失○明○不○能○更○望○故○人○
顏○色○傷○哉○我○也○若○谷○撫○之○曰○吾○友○勿○悲○慮○傷○玉○體○俟○
我○略○煮○魚○羹○與○君○共○飯○也○女○曰○君○乃○自○爨○耶○曰○獨○居○
胡○能○弗○爨○君○且○靜○臥○少○甯○其○神○遂○往○庖○室○具○餐○與○女○
就○榻○前○飲○啜○餐○後○烹○茗○長○談○追○憶○昔○日○往○還○之○樂○若○
谷○舉○絲○囊○置○女○手○曰○君○試○度○此○中○何○物○者○女○以○纖○指○
搯○之○曰○想○仍○爲○碧○螺○春○老○友○多○情○可○感○若○谷○曰○吾○自○

識○君○時○卽○萌○愛○念○嗣○聞○君○已○有○聘○夫○相○逢○恨○晚○今○婚○
約○既○解○一○身○當○可○自○由○不○識○能○於○朋○友○交○際○外○稍○易○
其○稱○謂○否○慧○芬○雙○頰○立○絳○曰○吾○視○覺○已○失○君○仍○未○忘○
情○耶○語○時○張○兩○手○作○引○抱○狀○若○谷○狂○喜○堅○抱○接○吻○曰○
吾○兩○人○同○爲○孤○零○苦○無○尊○長○主○婚○明○日○將○延○吾○船○之○
水○手○長○爲○證○人○夜○色○已○深○願○君○安○寢○遂○趨○歸○別○室○輾○
轉○終○宵○次○日○天○甫○辨○色○馳○諭○船○人○休○業○數○日○入○市○購○
衣○飾○肴○酒○第○三○日○卽○與○左○女○士○成○婚○憂○患○餘○生○味○尤○
甜○蜜○慧○芬○遂○電○告○匯○理○銀○行○主○乞○以○存○款○匯○至○秦○
皇○島○并○作○書○白○其○姨○母○一○日○謂○其○夫○曰○君○仍○入○海○求○
魚○耶○若○谷○曰○是○爲○吾○業○胡○能○弗○往○惟○在○此○蜜○月○中○不○
忍○聽○君○獨○處○當○使○水○手○長○暫○攝○吾○職○也○自○此○日○日○雙○

毀身殉愛記

棲。戀。愛。有。增。無。已。若。谷。知。其。妻。酷。嗜。音。樂。遂。購。一。新。式。鋼。琴。慧。芬。大。樂。餐。後。恆。曼。聲。度。曲。中。懷。愉。適。不。爲。幽。怨。之。音。彌。月。後。若。谷。將。復。出。海。遂。覓。一。傭。媪。爲。新。婦。伴。每。日。暮。慧。芬。必。使。傭。媪。置。燈。窗。口。遙。引。歸。舟。若。若。谷。戲。呼。其。妻。爲。海。上。明。星。逾。年。生。一。女。美。麗。亦。如。其。母。因。名。曰。星。姑。自。有。此。兒。夫。婦。愛。情。逾。篤。一。日。若。谷。又。以。舟。曉。出。中。途。遇。颶。轉。帆。向。岸。而。趨。俄。得。一。小。石。峽。方。將。覓。地。拋。錨。遙。聞。水。際。有。人。呼。救。急。放。小。舢。板。率。兩。水。手。循。聲。趨。視。見。一。白。種。人。手。足。反。縛。僵。臥。石。磯。灰。睛。黃。髯。額。廣。鬚。高。望。而。知。其。人。富。於。學。問。若。谷。操。英。語。問。曰。君。爲。何。國。人。豈。海。行。遇。盜。耶。白。人。喘。息。曰。遇。仇。耳。吾。已。兩。日。不。食。乞。君。援。我。登。舟。當。以。冤。穹。

奉。白。語。音。礮。礮。不。類。英。人。若。谷。急。爲。釋。縛。揮。水。手。載。往。漁。船。進。以。飲。食。精。神。略。復。遂。語。若。谷。曰。吾。名。以。撒。克。夫。爲。俄。國。三。黨。在。駐。華。使。館。爲。頭。等。書。記。兼。術。士。隊。軍。醫。曩。在。聖。彼。得。堡。時。與。一。年。少。軍。官。曰。凱。得。者。爭。一。情。人。彼。女。意。固。屬。我。卒。爲。吾。妻。凱。得。失。望。投。身。社。會。黨。一。意。與。王。黨。爲。仇。今。吾。國。政。權。握。自。勞。農。政。府。公。使。去。職。吾。亦。不。敢。獨。留。遂。附。船。往。海。參。威。將。以。醫。業。自。活。不。意。凱。得。亦。入。是。船。狹。路。相。逢。立。欲。置。吾。死。地。吾。哀。之。曰。往。日。情。場。角。逐。時。君。雖。失。意。然。非。我。設。計。陷。君。今。吾。妻。已。死。我。尤。窮。不。自。聊。君。尙。欲。演。流。血。慘。劇。耶。凱。得。作。猶。笑。曰。狗。血。何。屑。污。吾。刃。俟。至。前。方。小。島。吾。當。遣。人。送。汝。登。陸。耳。言。已。慘。默。相。對。伺。我。

如。因。迨。距。此。島。不。遠。彼。遂。縛。吾。手。足。遣。善。泅。者。挾。我。入。海。力。趨。此。島。委。置。石。磯。俄。聞。船。已。拋。錨。想。凱。得。必。詭。託。有。人。落。海。乞。船。主。停。輪。撈。救。使。彼。黨。人。從。容。歸。舶。也。若。谷。曰。吾。居。離。此。非。遠。君。暫。客。吾。家。俟。有。機。緣。再。圖。歸。國。俄。船。抵。村。口。卽。携。以。撒。同。歸。慧。芬。聞。其。夫。力。拯。遠。人。心。尤。愉。悅。餐。時。曲。意。周。旋。極。盡。居。停。之。誼。以。撒。感。極。見。主。婦。摸。索。杯。箸。詫。曰。夫。人。有。目。疾。耶。若。谷。遂。語。以。失。明。顛。末。以。撒。曰。吾。嚮。習。眼。科。可。否。容。我。稍。竭。其。棉。力。若。谷。大。喜。以。撒。檢。視。慧。芬。雙。目。曰。此。特。瞳。人。瞳。反。閉。法。尙。可。醫。惟。愈。後。宜。七。禮。拜。毋。見。日。光。否。則。病。情。中。變。不。可。救。藥。矣。若。谷。商。諸。其。妻。慧。芬。曰。吾。育。已。數。年。寧。七。禮。拜。不。能。更。耐。耶。以。撒。遂。偕。若。谷。

入。市。購。器。具。藥。品。盡。心。爲。之。療。治。所。居。之。室。窗。戶。悉。障。黑。紗。夜。間。不。用。燈。燭。兩。月。後。慧。芬。已。能。於。暗。室。中。微。見。幢。幢。人。影。以。撒。細。察。其。目。球。曰。夫。人。視。覺。已。復。更。一。禮。拜。者。可。以。勿。藥。慎。勿。驟。近。日。光。慧。芬。喜。極。遂。以。醫。生。語。轉。告。其。夫。且。曰。今。後。吾。可。弄。兒。爲。樂。尤。可。再。見。吾。夫。英。偉。之。豐。儀。以。撒。先。生。恩。我。至。矣。若。谷。聞。其。妻。病。已。初。亦。樂。不。可。支。繼。念。吾。猶。醜。如。鬼。安。可。使。吾。妻。再。見。思。至。此。周。身。毛。戴。晨。起。急。歎。以。撒。屏。乞。彼。勿。更。爲。慧。芬。已。疾。以。撒。大。駭。曰。君。不。欲。夫。人。目。愈。耶。若。谷。曰。吾。初。識。吾。妻。時。固。亦。翩翩。年。少。繼。以。救。火。毀。容。不。得。已。潛。蹤。海。角。再。遇。時。吾。妻。目。已。失。明。彼。腦。中。所。印。猶。我。當。時。小。影。故。婚。後。愛。情。日。篤。今。視。覺。恢。復。

毀身殉愛記

彼將望影而逃。失此愛妻。雖生胡樂。語畢。悲不自勝。方二人密語時。已為慧芬所聞。自念吾夫愛我至此。何忍更傷其心。今但一識愛女。此生即無用目處矣。立呼傭媪抱星姑。至以綠紗障燭。熟視見面。連吻數

一六

次開窗。放日注視。不瞬俄頃。雙瞳復暗。大呼若谷曰。吾夫勿悲。吾目復瞽矣。若谷奔視。見紅日滿窗。知女毀身殉愛。堅抱接吻。淚落如繩。慧芳笑曰。勿爾。吾目盲。吾心樂也。

最近出版的

校正國語學生新字典

▲編著新穎 查閱簡便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本書供中等以下學生所用。係民國九年十二月教育部公布之改正國音。逐一用注音字母注明。解釋文字。亦全用國語。凡歧異俗字。另立一欄。以免混雜。而啓閱者之誤會。並有查字法檢字表等。如此完備。如此新穎。可稱字典中之獨步。

上海四馬路
大陸圖書公司
出版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聞記者的豔遇

(法國毛柏桑作)

宜閑譯

一

我對拉白李說道。「朋友。你方纔又說「木林那隻豬」了。我聽見人家說起木林的時候。總是把他的名字和「一隻豬」連在一起。這是什麼道理呢？」拉白李是一個議員。用了貓頭鷹一般的眼睛看看我。說道。「你難道沒有知道木林的故事麼？」我只好說不知道。於是拉白李搓一搓手。開口講了。

新聞記者的豔遇

拉白李——你是認得木林的。

可不是麼？他有一家衣舖在羅雪爾。你該還記得罷？

我——是是。記得的。

拉白李——（以後全是拉白李的自述）那就好。你得知道木林在一八六二年。到巴黎去遊逛了兩禮拜。是藉口辦貨去的。你想一個鄉下的店官在巴黎住上兩禮拜。豈不要入迷麼？每夜上戲館。時時擦過女人們

的衣服。眼睛看見的。只是那

些穿貼肉衣服的舞女。著低領小衫的女伶。粗圓的腳脛。肥滿的肩膀。都是很近很近。幾乎可以擦得着。然而不敢去觸一下。也不能去觸一下。而且粗劣的小菜。一兩回也不會嘗到。這樣的境地一離開。心頭少不得要跳躍。唇兒少不得要發癢。覺得必須和女人親一回吻纔爽快。

一

木林買好了到羅雪爾的車票。待趁八點四十分夜班快車的時候。也是這般情形。他在車站的待車室裏。踱來踱去。踱了一會兒。忽然遇到一位年輕的小姐。同一位老年的太太正在親着吻。他便在那位小姐的跟前停下了。她將面幕揭起來。木林一見她的臉。便快活的自語道：「嘎嘎！何等標緻的一個女人呵！」

她對那位太太說了一聲「再會」便走進待車室裏。木林也跟了進來。隨後她走到月台上去。木林仍然跟着。隨後她走進一節空車裏。他又復跟了去。

這班快車搭客很少。不一會。汽笛響了。車開行了。他們這節車裏。只有他們兩個人。木林拿眼注視着她。她顯得十九或二十歲模樣。又苗條。又美麗。她的眼光是豪放的。她拿氈毯裹住了兩腿。便在座位上面。伸展了身子睡覺了。

木林自問道。「不知道她可是什麼人呢？」於是他的腦袋裏。經過了千百的臆測和計畫。他又自語道。「有多少火車上的奇遇。聽人說過呀。這回也許我也碰到了。這是說不定的呢？好運的到來是很快的。或者我只消膽大一點就行罷。

。「膽要大。越大越好。」這可不是但登說的麼？不是但登。便是米拉白說的了。這倒也沒有什麼關係。然而我是沒有膽量的。這就爲難了。啊！只要別人的心意。能夠曉得。能夠覺察出來。那多少好呵！我可以賭東道說。一個人每天一定有許多機會過去。自己却不知道呢！說不定一個手勢就足以使我曉得她並不希求比我更好些的人罷……」

於是他自己想象着引入勝利之境的地步。他想到一種義俠的事情。一種可以獻她的小殷勤。一番活潑漂亮的談話。歸結

於極樂的事……那種你可以想到的事的。

然而他想不出開端的託和借託的事來。他的心七上八下的等着一種幸運的境遇。夜過去了。那位標緻的女郎還是睡着。而木林呢。只是暗忖着自己的心事。天破曉了。不多久天上透出第一道太陽光線來。是一道又長又明亮的光線。射在睡着的女郎臉上。弄得她醒了。於是她坐起來。看看鄉景。隨又看看木林。微微一笑。她笑得像一個幸福的女人。顯着一種勾人的光輝的眼色。於是木林發顫了。那樣的微笑。當

新聞記者的艷遇

然是屬意於他了。這是一回暗示的邀請。正是他所盼望的信號。那微笑的意思似乎說。「你整夜的木柱一般坐在你的座位上。你真是一個馱子。一個笨驢呀！對我看看。我不是狠嫉媚麼？你既和一個標緻的女郎。悄悄的在一塊兒。却那樣的坐了一個整夜。你這馱子呀！」

她只是看着他微笑。他便失了主意了。想要找一句適當的話來說說。可是一句也想不出來。於是抖擻些精神。自語道。「事情這樣糟。我只好冒一冒險了」。忽然間。也沒有一點

兒警告。他向她走過去。伸開他的兩臂。突出他的嘴唇。便撲住了她。吻着她了。

她撲躄跳起來。大叫道。「救命呀！救命呀！」恐怖的驚喊了一回。她嚇的發狂似的。忙將車門開了。揮着兩手。想跳出去了。木林是幾乎神色沮喪了。覺得她當真會跳。便拉住她的衣裙。吃吃的說道。「啊！馬丹！……啊！馬丹！」（按馬丹爲法文中對女子之尊稱）

火車減退了速度。便即停住了。兩個車守一見那個年輕女人狂瞽的情形。便奔了過來。她

撲到他們的身上。吃吃的說道：『那個人要來……要來……』於是她便暈倒了。他們已經在莫什的車站了。值差的警察便把木林拘了去。那個受了他的強暴的女郎。清醒過來之後。就到警察署去控告他。直到晚間。這可憐的衣商纔回到家裏。而對於他在公共地方敗德的事的檢舉。仍然懸宕着。

二

那時候。我做着却倫德報的編輯。每天在『商人餐館』裏。時常遇到木林。在他出事的後一天。他因為無法可想。便過來

看我。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他。却對他說道。『你真是同豬一樣蠢。正經的人決不會幹那樣的事的。』

他哭起來了。他的妻已經打過他一頓。他眼見得他的生意要敗壞下去。他的聲名要糟塌了。眼見得他的朋友們要憎惡他不來理睬他了。他終於激起了我的憐憫心。我便叫了我的同事列惠德。一個談諧而很敏捷的人來。教他替我們想一個法子。他勸我去見檢察官。那個檢察官也是我的朋友。我就打發木林回家去。自己到他那里去拜訪。他對我說。那個被辱的

四

女人是一位年輕小姐。名叫漢禮德波納耳姑娘。她在巴黎方纔領到家庭教師的證書。現在同了她的叔父和孀母度着她的假期呢。那叔父是莫什地方很體面的商人。已經遞了一張訴狀。所以木林的案子嚴重是很嚴重的。但若這張訴狀能夠撤回來。官廳也應許把這件事情了結的。因此我們非央求那位叔父去。是沒有旁的辦法了。我回到木林的家裏。見他正躺在牀上。因為激動和悲傷而害着病了。他的妻是一個額骨很高的長身材的女人。嘴上略略有些胡鬚。不住的責罵着他。

她將我迎到屋子裏。向我叫道：『你是來看木林那隻豬的呀。好好。他在那里！』她走到牀前站住了。將手搭在自己的兩腿上。我將這事的情形從頭至尾告訴他。他便求懇我。要我去看她的叔父和嬸母。這是一件難辦的差使。我却擔任了。而那可憐的人只是反覆的說道：『我不瞞你說。我連親吻也沒有親着呢。這是我可以賭咒的！』

我答道：『無論如何。你總是一隻豬罷了。』他交給我一個法郎。隨我怎樣的使用。我接受了。我因為不願獨自往她

新聞記者的艱遇

叔父的家去。便央着列惠德和我一同去。他應許了。不過那天下午。他在羅雪爾還有一件緊要的事情要辦。因此要我立刻去。兩個鐘頭之後。我們在一所華美的別邸門口按鈴了。一個標緻的女郎走出來！給我們開了門。這定然是問題中的年輕小姐了。我對列惠德低聲的說道：『好不標緻呵！怪不得木林要那樣子咧！』

那位叔父。名叫湯納德先生是關心政治的人。也是却倫德報的定戶。他殷勤的接待我們。向我們恭維。他見兩位報館記者到他的家裏來。心裏很歡喜

了。這時列惠德向我低語道：『我想。木林的事情。我們一定可以辦好了』。

那姪女走出屋子去了。我便談起這件事來。我說這等事情倘若張揚開去。是於小姐不利的。因為誰也不會相信單是親吻爲止咧。那和善的叔父似乎躊躇了。他是事事須要和他的妻商量過。方能決定的。他的妻須等到深夜。纔可以回來。所以這時候。他決定不下了。然而忽然間。他高興的嚷道：『哦。我有一個極好的主意了。我留你們在這裏用膳睡覺。待到我的內人回來。這件事情總

可以停當的。」

列惠德起初推辭了一番。但因爲想望營救「木林那隻豬」也就決定了。我們於是接受了這番邀請。那叔父歡悅了。便叫他的姪女過來。提議着大家到野地上去散一回步。又說道。「這件事情我們讓他擱到明天早晨罷。」列惠德和他起首談論政治了。不一會。我見自己同那位女郎落在後面了。那位女郎真是嬌媚呵！嬌媚呵！我很謹慎的對她談起她那件事來。想要逗搭上去。可是她一點也不露出惶恐的樣子。却很感興味似的靜聽着我說。

我對她說道。「這使你多少不快呵！你得到法庭上去。遇着那些輕薄邪僻的眼光。你得當着大衆說話。敘述火車上不幸的遭遇。哦哦。在我們看來。你那時候還是一聲不響把他推到他的位子上。自己換一節車倒好呢。你難道沒有想到麼？」她笑起來。回答道。「你說的不錯！但是我那里辦得到呢？我是嚇壞了。凡人受驚嚇的時候。就不會細想情理了。我後來心地稍清也頗後悔那時的叫喊。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你想想。那個獸子發狂似的向我的身上直撲過來。也不說一句

話。活像一個癡子。這是何等怕人的事呵！我連他要怎樣的弄我也不會明白呢。」她毫不恐懼的瞪着眼對我看。我自己想道。「她是一個有趣的姑娘咧。我現在想象得到木林那隻豬那時候的情形了。」隨即開玩笑似的說道。「喂。姑娘。他也是可笑的。因爲對着像你這般標緻的女郎。誰都免不得要引起想去吻她的欲望來咧。」她笑得愈加起勁了。露出她那雪白的牙齒來。說道。「先生。在欲望與行爲之間。還有一「名譽」的地位呵。說時的口氣

很好頑。我便突然的問道。「也能。假如我現在親你一個吻。你怎麼樣呢？」她停住脚。從頭到脚看看我。隨即安靜的說道。「啊！你麼？那是事情就不同了。」

神呵！我明知道這是不相同的。因為鄰近的人們。都叫我「漂亮的拉白李」。而且那時候我只有三十歲呢。然而我却問她道。「怎的。請說說看？」她聳一聳肩膀。回答道。「喏！因為你沒有像他那樣蠢笨呵。」隨即偷偷的看了我一眼。又說道。「又沒有那樣的醜陋。」於是趁她不防的時候。我便在

她的臉頰上狠狠的親了一個吻。她跳向一邊。可是已經遲了。於是她說道。「哦。你竟不怕難為情！下回可不要如此了！」

我裝着一副謙遜的神情。低聲的說道。「啊啊！如果我再過度一點。我就同木林一樣吃官司也情願了。」

「爲什麼呢？」她問。於是我不住的看着她。回答道。這實爲你是頂美麗的人物。因爲能夠向你施強暴。在我也是一種光榮和名譽。因爲人家看見你之後。就將說。拉白李罪有應得。但他終究是一個有幸的人

咧」。

她又復大笑起來。說道。「你真好頑呵！」「好頑」這個字還不曾說完。我就將她抱了過來。在她的額上，眼上，唇上，臉頰上。她那頭的全部。凡我所找得到的所在。都熱烈的吻着。也不管她這邊那邊的來防護。到末了。她掙脫身子。面龐紅暈而且憤然說道。「你也太不成樣子了。先生！我懊悔聽了你的話。」

我略略張皇的握了她的手。吃的說道。「請你饒恕罷。請你饒恕罷。姑娘呵。我惱犯了你了。我的行徑真是同畜生

一般！請你不要爲此惱着我。你若是知道……」我正惘然的思索着辯解。她便說道。「我用不着知道什麼了。先生。」但是這時要說的話。我已經想好了。便叫道。「姑娘。我愛你！」

她當真驚駭了。抬起眼來看看我。我接下說道。「喏。姑娘。請聽我說罷。我不知道木林了。無論他怎樣。我都不在意了。他就是要上堂去審。要監禁起來。於我都一無關係。去年我在這里看見過你。我便這樣的戀戀。自從那時以來。差不多無時不想念你。這在你相

信也罷。不相信也罷。我以爲你是可以愛慕的。我的腦子裏老是留着對於你的回憶。所以我想來看你了。所以我拿木林做個託因。到這地方來。這回周圍的情形使我過了分。我只有請你饒恕罷了。」

她在我的眼光裏覺察了我的真意。又復微微的一笑。隨即喃喃的說道。「你說謊呵！」我舉起手來。用了誠懇的聲音（我當真相信我是誠懇的。）說道。「我對你起誓。我講的是真話呀。」她很簡單的回答道。「真麼？」

我們在一塊兒是靜悄悄的。十

分靜悄悄的。因爲列惠德和她的叔父已經走到邊道上。看不見了。我捏着吻着她的兩手。對她作情愛的談話。她靜靜的聽着。像是聽新鮮有味的話沒有知道這些話有幾成可以相信似的。末後。我覺得激動起來。焦躁而且發顫了。緩緩的用臂膀圍住了她的腰間。便向着她耳朵上面小髮髮中間。柔和的低語。她似乎百般思潮。攢在心頭。茫然不知自主了。隨後她的手把我的手觸着。便即握住了。我用了發顫的逐漸加緊的手圍。緩緩的摟緊了她的腰部。這回她不動彈了。我

用嘴唇去接觸她的臉頰。忽然間不知不覺的我的嘴唇和她的相遇了。這是一回長久的長久的親吻。如果我沒有從後面聽

得一片「哼哼！」的聲音。這回親吻還得長久些呵。她一聽到這聲音便從樹叢中間逃脫了。我轉過臉去。見列惠德向我走過來。他站在路中。毫無笑容的說道。「木林的事情你原來是這樣的調停着呀。」我回答道。「能够做到那里就那里罷。我的朋友。那做叔父的怎麼樣呢？你同他商量過麼？那姪女的意見我是知道了。」同他沒有這等好運氣呢。」他

這樣的回答。於是我們走了。我們走進門去了。

三

用晚膳時候。我惘惘然坐在她的旁邊。桌布底下。我的手和她的不住的相觸。我的脚也碰着她的。而我們的眼光互相遇合着。

晚膳後我們在月下散步。我把所有想得到的溫柔的話對她囁囁的說着。我緊緊的抱住她。不住的和她親吻。將我的嘴唇沾濕了她的芳頰。一面她的叔父和列惠德在我們前面且走且談論着。隨後大家走進屋內去

。不多久。一個信差送了一封電報來。是她的孀母打來的。內中說她要次日早上七點鐘纔得趁第一班車回家來。

她的叔父說道。「好好。漢禮德。領了兩位客人到各人的臥房去罷。」她先領了他到一間房臥裏。隨又領着我到別一間來。待到四下無人的時候。我又把她摟在懷裏。竭力的擦撥她的情感。克制她的抵禦。但是她一覺到快要降服。便逃出房外去了。我上了牀。蓋了被。因為明知睡不長久。便煩躁起來。我正在心裏思量怎麼竟犯了這等過失的時候。門上

便有一回輕輕的敲聲。我問一問『是誰。』一個低低的聲音回答道。『是我。』

我急忙的穿好了衣服。把門開了。她便進來。說道。『早上你喫什麼。我忘記問你了。朱古力呢茶呢還是咖啡？』我莽撞的把兩臂圍住她。狂吻着她說道。『我要吃……要吃……』但是她從我的兩臂間掙脫了身子。把我的燭火吹熄。便即不見了。我一個人留在暗地裏。暴躁起來了。遍地尋火柴。總是尋不着。後來總算尋到了一盒。我於是手執着燭盤。半狂狀態的走到走廊裏。

我將怎麼樣呢？我沒有停下來思索一番。我所想着的只是去尋她罷了。我並不遑省的走了兩三步。但是忽然間我想到這一層了。『假如我撞進那叔父的房間去。說些什麼話好呢……』我昏頭昏腦的呆站了一會。心房別別的發跳。不一會我却想到一個答案了。『自然呵。我可以說是尋找列惠德的房間。要對他講一樁要緊的事情。』我於是把每個門察看過去。想要尋到她。臨了我冒了一個險。捏住一個門的把手。轉過來。便走進去了。……漢禮德正在那里。她坐在牀上。含

着淚對我看。我於是輕輕的撥上了門鎖。踏着脚走到她跟前。說道。我忘記向你索一本書看看了。姑娘。』她掙扎抵抗了一回。但我登時翻開我所尋求的書了。這本書的書名。我不可以告訴你。但這却是最奇幻的傳奇。最靈妙的詩篇。待到我翻過了第一頁。她便任着我隨意的翻了許多頁。我有這許多章看過了。看到我們的燭也統統點光了。我於是向她道了謝。悄悄的回到我的臥房來。正在這當兒。有一隻粗大的手抓住了我。又有一個聲音——是列惠德的聲

音——貼着我的耳朵低語道。
『木林的事情你還不會停當麼？』

次日早上七點鐘。她親自捧了一杯朱古力來給我喝。像這樣柔膩清香而且美妙的東西。我簡直從未喝過咧。我的嘴脣幾乎離不了那只杯子。而她呢。直等列惠德進來。方纔走出房外去。她似乎興奮而且煩躁。像是不會睡過似的。她忿然的對我說道。『你如果這樣下去。』木林那隻豬」的事情。一定要給你破壞爲止了！』
到八點鐘。那位孀母到了。我們磋商的時間短得很。因爲他

新聞記者的艱遇

們答應把那訴狀撤回了。我放下五百個法郎。說是用以布施市上的貧民的。他們準備了遊覽貧民窟的事情教我們再留一天去。漢禮德在她叔孀的背後也遞着眼色叫我留着。我答應了。但列惠德決意要去。我將他拉到旁邊再三的央求他。可否爲了我留一天。他顯得十分動氣了。對我說道。『木林的事情。我麻煩的儘夠了。你聽得麼？』

我自然也不得不。這一刻真是我生平最苦痛的時光。我心裏想。就是一生一世安排這樁事情。我也情願呢。當我和她

握過了手。我們上了火車的時。我對列惠德說道。『你真是一個不湊趣的人啊！』他答道。『朋友。你們幹了好事。我却不敢受累咧。』

到了報館裏。看見一班人正等着我們。他們一看見我們。便都嚷着道。『好呵。木林的事情。你們停當了麼？』列惠德好容易遏住了笑聲。說道。『是的。這樁事情我們辦妥了。全靠拉着白孝的大力。』

我們走到木林的家裏。他坐在軟椅上面。腳上敷着藥膏。頭上裹着細布。淒涼得差不多像死去一般。他短促的咳嗽着。

他的妻看着他。像是一隻要喫他的雌老虎。他一看見我們。便劇烈的發抖。連手脚都震動了。我立刻對他說道。「事情完全停當了。你這下流的屏頭。下回却不要再幹這等傻事了。」

他哽咽着豎起身來。握了我的兩手親親吻。彷彿這雙手屬于一個王子似的。他哭了一回。幾乎昏厥了。他抱一抱列惠德。又和木林夫人去親吻。她只一推便使他一顛一蹶的跌回他的椅子裏。他的心顛簸的太利害了。再也不能平靜下去。鄉裏的人們沒一個不叫他「木林

那隻豬。」他每回聽到這個綽號。便覺得似刀戳一般。貫到他的心裏。小學生在他後面叫一聲「豬」的時候。他就直跳的轉過頭去。他的朋友們也時常對他說些可怕的俏皮話。每當喫火腿的時候。他們便問道。「可是你身上的一塊麼？」他過了兩年。也就死了。

至于我自己呢。當一八七五年我做下議院的候補人時候。我有一次爲了自己的事到福賽里去訪問貝郎克先生。有一個苗條美麗顯然闊氣的女人出來迎接我。她說道。「你不認識我了麼？」我吃吃的說道。「且

想想看……馬丹。」我就是漢禮德波納耳。「噢噢！」我於是覺着自己失色了。她似乎還十分從容。微笑着對我看。當她走開去。只有我和她的丈夫在一處的時候。他握了我的兩手。用力的捏緊說道。「我想來看你好久了。先生。因爲我的內人對我常常談起你。我知道……哦哦。你是怎樣的認識她。你對於那樁事情怎樣的出力……」他躊躇了。隨即用了低微的聲調。彷彿說些粗鄙的話似的。說道。「就是木林那隻豬的事情呀。」



自

殺

會

嚴·芙·孫

讀了這天新聞紙上的記載。真個令人吃了一驚。原來城北寺內的那口井裏。竟發現二三十具死屍。男女老幼無一不有。當天出了這件驚天動地的奇聞。社會上自不免人人注意。官廳中的探捕。更覺手忙脚亂。等到檢驗的結果。真是

自
殺
會

出人意外。每具屍體的右臂上。不是深深的烙着『自殺會』三個字。麼。這個消息傳了出去。社會上的人們。沒有一個不伸出舌頭道。自殺居然結會。也可見得社會的狹窄。使得他們沒有容身之地。纔逼得他們走着這條末路。啊。起初人

家得着這人命新聞。都以為是復仇主義。或者是盜匪傷人。決不會疑心是自殺的。因為自殺這一件。事社會上雖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不過死的人數。有二三十人之多。難道他們預備自殺。還要結着判侶。纔不虞死後的寂寞麼。那是斷斷沒有這回事的。如今屍體上發現了『自殺會』的標識。那麼他們是出於自殺。可以證明。非但是個人自殺。而且還是結會自殺。那是多麼一件駭人聽聞的事。唉。螻

一

自 殺 會

蟻。尚。知。自。惜。生。命。何。况。是。個。人。呢。
他。們。爲。什。麼。要。甘。心。自。殺。這。裏。面。
的。痛。史。却。大。可。供。人。研。究。了。
公。家。醫。院。的。醫。生。對。着。羅。阿。六。瞧。
了。一。眼。只。見。他。的。雙。目。圓。睜。嘴。唇。
青。紫。再。按。了。他。的。脈。息。連。連。搖。頭。
道。沒。救。了。沒。救。了。羅。阿。六。的。家。屬。
聽。見。『沒。救。了』三。個。字。出。自。醫。生。
之。口。好。像。是。待。決。的。囚。犯。忽。然。聽。
見。堂。上。宣。布。了。死。刑。自。不。免。失。聲。
痛。哭。可。是。羅。阿。六。自。己。聽。見。醫。生。
連。說。沒。救。非。但。毫。不。悲。戚。反。而。如。

奉。繪。音。歡。喜。不。迭。他。的。精。神。重。又。
提。起。他。的。家。人。站。在。一。旁。淚。眼。相。
看。問。他。還。有。什。麼。話。吩。咐。了。羅。阿。
六。這。時。的。心。地。非。常。光。明。決。不。像。
人。之。將。死。的。樣。子。他。說。完。一。大。篇。
話。就。快。快。活。活。的。把。雙。脚。一。挺。兩。
眼。一。閉。到。他。的。極。樂。世。界。去。了。我。
們。且。看。羅。阿。六。以。下。的。一。段。自。述。
上。禮。拜。三。福。生。哥。薦。我。到。一。處。
會。所。裏。去。做。茶。房。我。到。了。那。裏。
恰。正。他。們。開。會。到。會。的。人。數。約。
有。二。三。十。人。男。女。都。有。不。一。會。

二

工。夫。會。長。登。台。宣。言。請。諸。君。各。
把。失。意。的。事。實。依。次。宣。布。說。着。
就。有。一。個。衣。服。襤。褸。的。男。子。當。
衆。宣。言。道。如。今。的。生。活。程。度。日。
高。一。日。我。人。處。在。這。危。險。的。社。
會。被。那。環。境。壓。迫。着。真。個。了。無。
生。趣。我。是。一。個。素。愛。體。面。的。讀。
書。人。作。奸。犯。科。的。事。幹。不。來。一。
家。妻。兒。老。小。一。日。三。餐。張。開。嘴。
來。要。吃。我。委。實。對。付。不。下。精。神。
上。所。感。受。的。痛。苦。一。言。難。盡。我。
纔。毅。然。自。殺。我。預。料。我。能。夠。澈。

底。覺。悟。我。的。軀。殼。雖。滅。我。死。後。的。靈。魂。却。是。非。常。愉。快。的。說。着。大。家。一。陣。鼓。掌。接。着。又。有。一。個。像。富。翁。模。樣。的。老。頭。兒。站。在。台。口。嘆。了。一。口。氣。道。唉。像。我。這。樣。赫。赫。有。名。的。金。富。翁。今。天。也。甘。心。自。殺。了。也。實。在。出。於。萬。不。得。已。啊。列。位。瞧。我。開。了。多。處。的。當舖。錢。莊。姬。妾。盈。前。兒。孫。繞。膝。可。算。得。人。世。間。絲。毫。沒。有。缺。憾。其。實。大。謬。不。然。我。的。煩。惱。恐。怕。諸。君。沒。有。曉。得。啊。每。天。訪。我。的。親。

友。差。不。多。擠。得。一。屋。子。的。我。向。着。每。人。寒。暄。幾。句。已。經。頭。昏。腦。脹。還。有。姬。妾。爭。風。兒。孫。爭。產。家。庭。中。沒。有。一。天。不。是。鬧。得。天。翻。地。覆。近。來。發。財。愈。多。我。的。煩。惱。亦。愈。甚。存。在。自。己。的。銀。行。錢。莊。罷。又。恐。怕。我。的。兒。輩。和。司。賬。人。串。通。舞。弊。存。在。別。家。銀。行。錢。莊。罷。又。恐。怕。吃。下。倒。賬。這。又。不。好。那。又。不。好。真。使。我。煞。費。躊。躇。我。雖。穿。綢。着。緞。想。穿。了。毫。無。意。味。我。雖。吃。魚。吃。肉。吃。到。如。今。早。已。

倒。胃。不。論。龍。肝。鳳。心。我。也。不。能。下。箸。了。唉。人。生。觀。原。是。如。此。我。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樂。趣。呢。反。不。如。一。瞬。不。視。省。去。了。不。少。的。煩。惱。也。免。得。再。受。束。縛。了。說。完。了。大。衆。又。是。鼓。掌。一。陣。接。着。又。有。一。個。俊。俏。的。女。子。姍。姍。登。台。向。着。大。衆。一。鞠。躬。曼。聲。說。道。方。纔。兩。位。先。生。的。處。境。真。是。無。可。奈。何。除。掉。自。殺。以。外。簡。直。沒。有。其。他。解。決。的。方。法。唉。像。我。這。女。流。之。輩。做。了。閻。老。官。的。姨。太。太。

自 殺 會

似。乎。前。世。裏。的。福。分。不。小。吃。着。兩。字。再。也。不。用。躊。躇。別。的。不。講。單。講。那。些。大。銀。樓。綢。緞。莊。大。半。是。因。爲。供。給。我。們。姨。太。太。而。開。設。的。我。們。姨。太。太。的。勢。力。可。想。而。知。了。唉。我。萬。不。料。如。今。也。要。自。殺。了。我。家。老。爺。是。當。今。聲。勢。顯。赫。的。軍。人。如。今。是。軍。人。時。代。便。是。我。做。到。軍。人。的。姨。太。太。也。可。以。光。榮。戚。鄰。我。本。來。最。擅。專。寵。我。要。什。麼。老。爺。便。買。什。麼。從。不。敢。說。一。個。不。字。不。料。他。近。來。

又。看。中。一。個。女。伶。竟。有。藏。嬌。之。意。我。雖。質。問。他。幾。次。他。一。口。承。認。我。氣。憤。交。迫。當。夜。氣。痛。大。作。我。前。天。無。意。間。向。他。要。買。一。件。鑽。石。頭。面。彼。他。痛。罵。道。你。拿。鏡。子。照。照。你。的。臉。看。你。配。戴。麼。我。聽。了。更。是。氣。憤。我。昨。晚。到。戲。館。去。瞧。某。女。伶。只。見。伊。的。鑽。石。頭。面。光。芒。四。射。看。客。們。都。說。是。我。家。老。爺。買。給。伊。的。我。當。夜。回。家。就。咯。血。不。止。唉。像。我。這。做。闊。人。姨。太。太。既。已。失。寵。就。無。一。絲。一。

毫。的。生。趣。可。言。與。其。給。他。將。來。蹂。躪。以。終。倒。不。如。光。明。磊。落。的。出。於。自。殺。……大。家。聽。到。這。裏。禁。不。住。又。是。一。陣。鼓。掌。比。先。兩。次。的。掌。聲。更。加。響。亮。那。女。子。下。得。台。後。繼。續。宣。言。的。是。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大。家。瞧。着。不。禁。訝。異。連。我。羅。阿。六。也。非。常。奇。怪。我。暗。想。道。八。九。歲。的。小。孩。子。正。在。活。潑。興。奮。的。時。代。爲。什。麼。也。會。抱。着。厭。世。主。義。呢。我。凝。神。靜。聽。只。聽。見。那。小。孩。子。發。言。道。我。

是。一。個。八。歲。的。小。孩。子。只。因。受。繼。母。虐。待。痛。苦。難。忍。我。父。親。是。一。個。懦。夫。雖。明。知。親。生。的。兒。子。被。人。凌。虐。只。會。背。地。向。我。流。淚。却。不。敢。向。繼。母。面。前。說。一。句。話。前。天。下。午。我。父。親。在。外。帶。回。來。一。籃。蜜。橘。繼。母。養。的。弟。弟。儘。管。拿。着。去。吃。我。向。繼。母。去。要。却。被。繼。母。一。陣。痛。打。我。當。下。心。中。氣。憤。不。平。我。想。那。籃。蜜。橘。是。父。親。賺。來。的。錢。所。買。的。難。道。我。就。不。許。吃。麼。我。越。想。越。氣。只。好。付。之。

一。哭。那。晚。聽。見。我。的。表。兄。向。朋。友。談。起。這。裏。的。會。中。能。夠。解。決。人。生。不。能。解。決。的。問。題。使。得。人。類。的。靈。魂。常。享。真。正。的。快。樂。我。聽。了。這。話。就。趕。到。道。裏。纔。曉。得。入。會。的。主。義。是。主。張。自。殺。我。極。端。贊。成。自。願。簽。名。加。入。唉。我。是。一。個。小。孩。子。爲。什。麼。情。願。早。死。呢。實。在。因。爲。我。的。慈。母。早。已。拋。我。而。去。我。纔。曉。得。人。生。百。歲。終。有。一。死。我。與。其。等。到。將。來。成。家。立。業。受。過。一。場。煩。惱。而。死。反。不。

如。卽。刻。自。殺。我。的。弱。小。的。靈。魂。可。以。常。依。着。我。那。慈。愛。的。母。親。了。唉。人。生。總。有。一。死。不。過。遲。早。間。罷。了。我。又。何。必。貪。戀。着。片。刻。的。光。陰。致。將。來。帶。着。許。多。痛。苦。長。埋。到。黃。土。中。去。咧。小。孩。子。演。述。這。一。篇。含。有。哲。理。的。話。座。中。又。是。掌。聲。如。雷。接。着。座。中。的。男。女。大。家。都。有。演。講。都。是。各。人。口。述。親。身。經。歷。的。苦。境。宣。講。已。畢。會。長。就。令。他。們。齊。立。台。上。拍。了。一。張。小。照。以。作。長。別。紀。念。後。來。

自 殺 會

重。又。一。一。簽。字。全。體。主。張。投。井。
因。為。井。水。澄。清。可。以。洗。濯。各。人。
一。身。的。污。點。大。衆。拍。手。贊。成。一。
一。與。會。長。握。手。道。別。各。人。說。了。
一。聲。來。生。再。會。就。魚。貫。般。的。走。
出。會。堂。實。行。他。們。懷。抱。的。主。義。
了。我。瞧。到。這。種。情。形。不。禁。毛。骨。
悚。然。嚇。得。跌。到。在。地。幾。乎。昏。暈。
過。去。幸。虧。會。長。把。我。攙。扶。起。來。
和。我。細。講。人。生。的。哲。理。我。頓。時。
大。澈。大。悟。覺。得。人。世。間。委。實。沒。
有。我。容。身。之。地。立。刻。要。求。會。長。

把。我。苦。惱。的。靈。魂。超。登。樂。國。會。
長。贊。我。有。志。便。給。我。一。瓶。安。眠。
藥。水。我。本。想。吃。了。藥。水。立。刻。就。
長。眠。不。視。不。想。如。今。還。要。回。光。
返。照。使。我。在。人。世。間。留。這。片。刻。
的。留。戀。啊……
羅。阿。六。說。到。這。兒。有。些。氣。喘。不。一。
會。他。的。臉。色。灰。敗。可。是。他。的。臉。上。
却。滿。含。笑。容。這。時。他。的。妻。子。站。在。
一。旁。只。是。流。淚。羅。阿。六。笑。吟。吟。的。
道。你。哭。什。麼。你。煩。惱。麼。你。要。尋。真。
快。樂。麼。你。快。些。跟。我。到。樂。國。去。享。

六

幸。福。罷。說。着。指。着。口。袋。裏。道。我。這。
裏。還。有。半。瓶……說。到。這。兒。就。
一。笑。而。逝。他。妻。子。在。他。袋。裏。一。摸。
別。的。東。西。沒。有。却。摸。出。一。個。小。玻。
璃。瓶。瓶。面。上。黏。着。一。張。白。紙。上。面。
寫。着。『安。神。藥。水』這。四。個。字。的。
旁。邊。還。有。一。行。『自。殺。會。會。員。用』
六。個。小。字。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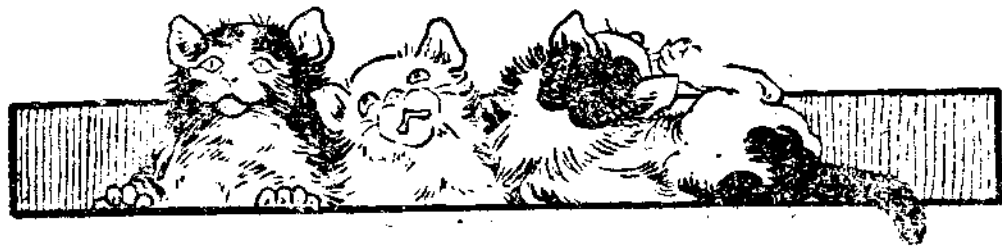


隔廂祕語

李·允·臣·

有天晚上。我同了一位小友在西門共和影戲園裏看影戲。那天正值換片之期。所以沒有到開演的時候。已經坐得水洩不通了。我所佔的是廂位。那隔廂裏滿坐着四五个花枝招展的女學生。謔浪嬉笑。交頭接耳。在那裏互相調笑。正在這個當兒。忽聽見廂門呀的一響。來了兩個少年。油頭粉面。看他們的模樣。有些像學生。又有些像洋行小鬼。跨進了包廂門。後。向這幾個女郎點了點頭。便和內中一個年齡較長挽着愛死髻的耳語了一回。直到電燈熄後。方始他去。因為他們倆談得狠輕。傍坐的女郎。都沒有聽見。就齊向這個年長的女郎問道。徐素雲。方才這個男子是誰。你們倆談的話。可否講給我們聽聽麼。徐素雲道。這個

人你們不認識麼。他叫袁樹屏。在北洋中學裏讀過書。今春他們校裏開游藝會的入場券。就是他送來的。徐素雲方才講到此處。他傍坐的女郎插嘴道。他就是袁樹屏麼。這個人雲。姊你要當心他的。他的行爲。有些跡近拆白。我和他沒有會過面。本來不知道他的底細。因爲我的表姊施佩珍。說起來你們也都認識的。他和袁樹屏曾經做過幾個月的朋友。被他花言巧語。借去衣服首飾不少。他專以做戲爲由。向人家借物。借去了後。就避得面也不見。我的表姊後來在西門遇見了他。向他回借去的衣服首飾。他起初推說放在校裏。改日帶來。表姊堅不答應。定要和他同去拿回。樹屏被迫不過。就老着面皮。向皮革裏拿出兩張當票。遞給表姊。老賢說。因近日手頭拮据。不得已將這些物件當去化錢用了。你若要用。不妨替我代墊一墊。贖了出來。本利幾何。改日奉還便了。表姊接了這兩張當票一看。共計當去三十二元。氣得目定口呆。正要責問他。不防一輛電車。飛也似的開來。樹屏乘機一躍而上。我的表姊祇得眼淚汪汪。拿着兩張當票。直到那輛電車開得不見了。方始回家。後來爲了此事。氣得病了二月。方才全愈。不過他們倆方相識的時候。佩珍姊的熱度。真高到一百





度以外了。背着人時常和我談袁樹屏性情怎樣的溫婉。家裏怎樣的寫意。有天講到興起。連怎樣的和袁樹屏相識。也都講給我聽了。

佩珍姊說。他們倆相識的地方。也在此地共和戲院裏。這天晚上。因為開映華人自製的去。井重波記影片。所以看客擁擠得非凡。佩珍去得晚了。所有坐位。都被他人捷足先佔了去。祇好立在後排靠着椅背而觀。等到開映。前面坐的那位少年。霍的立起來對佩珍姊道。請你過來坐罷。背後的人益湧益多了。倘再立下去。將要被他們擠倒了。佩珍先前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怎樣可以和陌陌生生的男子接談呢。正在心裏忐忑不定的時候。覺得背後的人好像潮水似的湧將上來。壓在背上。重量恰和石板差不多。況且胸前又緊靠着椅背。前後夾攻。幾乎連氣都透不出來。加着背後這般人。大半都是胡調碼子。見了女人。他們益是擠得利害。佩珍那時再也抵禦不住了。便猛力的挨將出來。見那個少年和顏悅色走了出來。繞到佩珍背後。靠在椅背上而觀。

看到有興趣的地方。樹屏遂插嘴和佩珍接談了。說片中的人物。大半和他認識的。他本想

也加入去攝演的。因為沒有相當角色可充。而且學堂裏功課繁忙。一時抽不出身。所以雖承這位導演員的盛情。再三邀我去幫忙。我終沒有去演過。你看這個追惡徒的人。否則是我充的。他儘口講指劃。說得天花亂墜。而佩珍姊聽了。覺得此人並不討厭。因此也聽得津津有味。於是兩人不知不覺由影戲問題而談到個人問題上去了。尊姓大名。何處求學。互相對答。益談益投機。情意綿綿。也忘記了置身在影戲館了。那先前擠佩珍的人。見他們咕咕談個不休。氣憤不過。便相繼溜往別處去了。從此一談頓成知己。厥後每逢星期日。不是共和。便是半淞園。連我們和她素稱親密的姊妹淘。也都疏遠了。問她每星期日到那裏去的。終是吞吞吐吐。鬼鬼祟祟。沒有一個堅確的答覆。後來我和她在親戚家吃喜酒。晚上同她共睡一起。無意談笑之中。便將上述情形。統統告訴了我。當時聽她的口風。有很願和樹屏僧老的意思。詎料不到兩年。就被他騙去不少的衣服首飾。從前和樹屏要好的時候。背着別人時常和我談起樹屏學問怎樣的好。性情怎樣的溫柔。到了決絕以後。有次我無意中提起了他名字。佩珍頓時怒容滿面。大罵他是拆白黨不止。着她的面容。直像要吃他下





去。方才甘心呢。徐素雲聽了這一席話。緊緊握持這個女郎纖手道。秀妹。你說的話果是真的麼。那女郎連忙回答道。真假與否。不是我自己經過的事。所以不敢承認。不過我方才所講的話。都是佩珍姊親自告訴我的。你倘若要曉得這件事的真假與否。橫豎你和佩珍姊也會同學過。你儘管去問她好了。素雲道。這樣看來。這樁案情既是佩珍親自對你講的。自然是真的了。我也不必再多嘴去問她。不過我也當袁樹屏是個好人。所以才和他結為朋友的。三禮拜前。他曾向我商假一件灰鼠皮襖。說到某處去做戲的。自從借了這件皮襖去後。直到今晚才遇見他。他方才和我講的。就是說明天一定將這件衣裳。送到我學校裏。現在既然曉得他的行為不端。停歇等到散戲館時。我一定要逼他當晚同去拿回的。現在天快冷了。倘然母親問起我這件衣裳來。教我怎樣回答呢。不過他的住家是在徐家匯路。路遠迢迢。教我一人跟他前去。心裏倒有些害怕。不知你們肯同我一塊前去麼。那方才講話的女郎聽了。嘖味一笑道。雲姊。你真上他的當罷。他的住家何嘗在徐家匯路。完全是吹牛。從前佩珍姊和他要好的時候。我也曾經聽她說過袁樹屏的住宅是在徐家匯路。有網球場。

汽車間。二層樓上還有男女浴間。冷熱水都有。他的本家。在前清時候做過滬海道。所以在上海灘上。薄有名聲。每天早上到北洋中學去讀書時候。終是坐着他父親汽車去的。那時佩珍姊聽他說得這樣闊綽。加意敬愛他了。後來我問佩珍姊。袁樹屏既然說是上海有名的世家。他的姊妹姑嫂多得狠。要借幾件漂亮衣裳。簡直容易得很。何以反來向你借起衣服來呢。佩珍說。她也曾經想到這點。問過他。他說漂亮衣裳確實多得狠。不過有些近堂子派。要想借幾件學堂派的衣服。那是休想找得出。佩珍姊聽他回答得狠中聽。所以深信不疑了。有一天我和佩珍姊清早落起來到城隍廟裏買金魚。無意中在廟門相近的地方。看見樹屏手裏提了把便壺。從一家烟紙店裏出來。到隔壁弄堂裏去倒尿。他一見了佩珍。頓時面孔紅得像得關雲長一般。頭也不回。向弄裏逃了進去。那時他們倆已經絕交了好久。所以也沒有去問他。後來從廟裏出來。佩珍姊教我到這家烟紙店去兌銅板。便乘機問店裏一個小學徒道。袁樹屏在你們店裏當什麼職司的。他回答說並不是他們店裏的。乃是後樓洗衣裳爲業的袁老太婆的兒子。從前在白大橋查禮飯店當西崽的。後來因爲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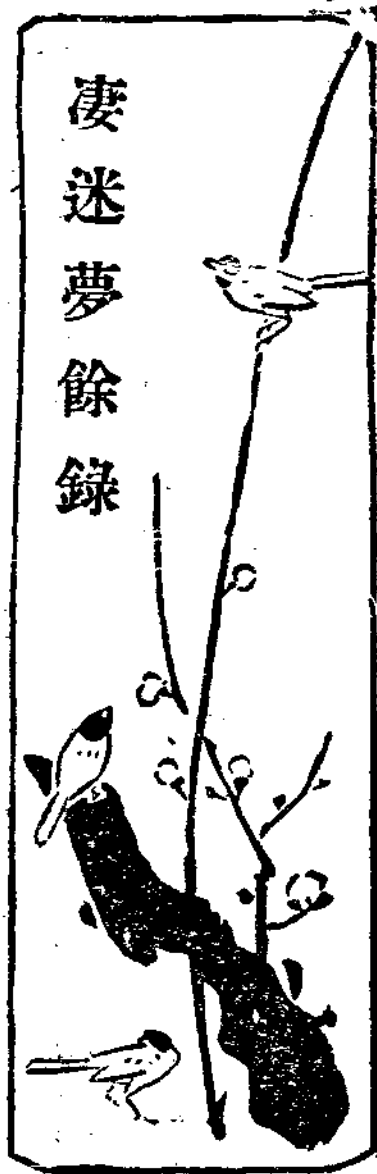
旅客物事被新衙門關了半年。自從放出來以後。一直到如今。沒有做過生意。現在拜了人家爲老頭子。便做小拆白了。正談到此處。瞧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媽子。兩手捧着脚桶。從裏面出來。那個學徒輕輕對我說道。這個老太婆就是袁樹屏的親娘。你看她活了這般年紀。還在那裏洗衣過活呢。我聽他講畢。便謝了一聲出來。一路走一面講給佩珍聽。到了家裏。她的眼圈也紅了。雲姊。我想你的灰鼠皮襖。早被樹屏藏到長生庫裏去了。還是向他要回當票。自己去贖罷。以後交朋友。自己小心點。吃了一次虧。下次可多番經驗了。徐家匯路的袁公館。今晚也不必同他去罷。徐素雲聽了俯首無語。那時第一場已畢。電燈復明。這幾個姑娘站在椅上。西下裏瞧那袁樹屏。早已溜之大吉了。在下化了三角六十錢。除了聽她們一番祕語外。至於影戲。一眼都沒瞧見。

香車記豔詩

潘卿須

有清末葉。綱紀墮喪。士嬉朝酣。上行下效。京師淫風之甚。甲於他省。姑無論八大術術間。脂香粉膩。紙醉金迷。歌舞通宵。幾忘寢旦。卽香巢暗築。歡窟別裁。致令公子王孫。魂銷金盡者。又不知凡幾。而勝國宮庭。輒復有一二穢聞。屬雜其間。奇情豔史。祕莫如深。宮闈森嚴。外人固未由得悉。卽稍有知之。亦因輦轂之下。文網稠密。未能暢所欲言。如香車一車。當時鮮有知之者。白下李生。肄業京師大學。性倜儻而貌尤都。醉後誤上香車。受困於羣雌。憔悴幾瀕於危。哀懇再四。得生還。曾有自述詩十章。記茲事。談奇豔異。如讀祕辛。個中黑幕。亦可以想像得之矣。詩如下。其一車中。云。席散宵深別酒家。何人扶我上香車。幾回抬起朦朧眼。簾幕重重四面遮。其二入園。云。花陰滿地夜三更。低首逡巡不敢行。環珮聲聲來畫閣。幾多仙子下階迎。其三擁行。云。不辨花香與粉香。行過曲徑轉迴廊。幾聲笑語渾難解。阿姊今宵入醉鄉。其四小坐。云。嬌嬾三五入簾來。私語喁喁傍鏡台。默坐無言心暗怯。依稀夢境費疑猜。其五對浴。云。香風拂拂怯春寒。羞解羅裳共浴盤。底事銀燈偏照我。隔簾無計避人看。其六共枕。云。銀牀並倚夜迢迢。六寸圓膚一搦腰。多少芳名難記憶。銷魂暮暮復朝朝。其七初病。云。貴家飲食異尋常。珠粉調糕參燕湯。三月不知蔬菜味。腰圍漸減臉皮黃。其八思歸。云。連宵秋雨又秋風。黃葉蕭蕭曲院中。自恨此身難似燕。那能飛出畫牆東。其九自悔。云。形容憔悴骨如柴。床第支離淚暗揩。愁煞殘軀溝滄葬。幾時梳得到秦淮。其十出險。云。倚筵路徑不分明。但聽雙輪轆轤聲。回首巫山渾似夢。江南歸去樂餘生。

凄迷夢餘錄



(鄭逸梅)

趙雲崧任鎮安府時。愛民如子。聲譽隆上。忽得罪上官。結吏議。朝廷惜之。命從軍征蠻。故先生後有詩云。又獲大蟲矣。先生問老者何不出仕。老者曰。無才爲刀。有征蠻舊血痕也。師次某山麓。頓數日不進。先生於月下獨步。入兩山間。遙見有荒庵數楹。漏燈光出。聽外。先生竟前扣扉。一老者啓戶。肅客入。坐談頗投契。案頭置有宋板史記一部。插架琳琅。不少異書。俄而兩女子扛一虎至。入門。卽在書舍旁。折而至內。先旋告養北還。日拔營進。後又奉命調回鎮安任。先生語人。常以不及再訪老者爲憾。且言其女不過十八九歲。姿容甚美。態度可人。不知何以有此勇力。後先生再調廣州。

凄迷夢餘錄

江甯周生家貧薄。讀書有才名。館李氏。李氏故商賈。賤而棄之。則我兒必不苦矣。蓋生有一子。方三齡。免也。以居積起家。成富室。延周生教其子。意欲捨買而乳也。妻既死。李氏頗屬意。欲妻以女。而生以己意。儒也。周鄰右有黃姓豆腐肆。生每至館。則先往黃肆。託人向黃翁述之。黃以女得配士族。甚願之。周生乃買豆漿飲之。其女恆捧一盃奉生。女不能作書記數。謝李而娶黃。李不悅。頗有姻戚朋輩。責周生以失計。或倩生書隔昨之賬。生因謂黃翁曰。觀爾女婉順。諒者。周謂彼富女。不合嫁我家。然人終笑之。黃女微知必敏慧。我每日來買豆漿時。教之識數字。半年後。必能記數。寫姓名矣。黃翁大喜。果半年。而女自能記賬。以詠絮才名播鄉里。於是人皆重生之善於擇偶。爲無復煩人。蓋性質慧。又好學也。生年二十餘。妻多病。有識也。

一日言及妻病無人侍奉。己不能不至館。且非至日。杭友胡小仲爲予言。左文襄喜食浙中羅漢菜。其始暮不能歸。深以爲苦。黃翁卽命女間過生家。以備緩某宦宴文襄。酒既酣。出家中自製瓶菜及醬瓜等數。急。如是以爲常。生每歸。妻常述女之賢慧。時女年亦種。以繼烹鮮。魚肥之後。文襄獨喜羅漢菜一種。於席十大矣。既而妻病重。彌留時。囑生娶黃氏。謂勿以微間盛稱之。主人謂出自老嫗。醜手特高也。比歸。主人

獻十瓶。文襄以銀五兩。賞製菜之老嫗。於是杭城喧傳其事。而羅漢菜立時昂價。蓋宴客酒酣之後。無有不薦此一味者。偶而不備。便爲不恭。風行一時。幾如郭有道林宗之墊角巾矣。賢士大夫。轉移風俗。雖一物之微。猶爾。况於學問行誼之大者乎。

前見報載南通張裔老七十壽辰。有泰興老人某者。年百二十一矣。親來祝壽。步履如四五十歲人。猶不用杖。不知其養生之法。究竟如何。而能有此上壽也。按七修類稿。載有成化間濟甯人王士能者。年百二十三歲。嘗聞少卿都玄敬云。其人似四十者。聞其致壽。則曰無他術。但不食肉。不知數。不爭氣。不妻妾。日啖一餅而已。

聞人云。某處乩壇。頗著靈異。古名人降壇題詩者甚衆。一日降壇者爲唐李青蓮。壇弟子某。以青蓮本號詩仙。因乞其題詠。問何題。時適有一貓竄過。因曰詠貓。問何韻。某思須以至難附合之韻限之。因以九非酒三字爲韻。乩即題曰。貓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床頭一瓶酒。押韻之穩。洵非俗手所能也。又聞某處乩壇召仙。得詩云。風露淒涼雨過天。窗疏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又云。強胡擾擾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廈欲傾支一木。豈期長脚誤蒼生。某弟子請書名。則曰我二人。前陳搏。後張飛也。

衡門

何海鳴

衡門。一。日。玉。鸞。過。促。席。流。波。笑。語。和。忍。教。微。詞。生。慍。怒。坐。看。纖。指。費。摩。搓。神。光。離。
合。終。無。據。良。會。須。臾。信。未。多。縱。說。長。吟。能。永。暮。也。難。想。像。此。梨。渦。

片時

忽。勞。王。母。降。霞。旌。遠。越。星。河。接。帝。城。五。馬。踟。躕。聽。杜。宇。一。年。寥。闊。見。雲。英。春。華。努。
力。窺。衣。帶。銀。海。浮。光。指。玉。衡。願。得。片。時。長。巧。笑。轉。無。言。語。慰。紅。紫。



風流罪人

新製
彈詞

映清女士

第一回

躑躅湖濱人逢絕豔
商量燈夜計出嬌娃

你看這夕陽不是漸漸的沉西了麼。天邊一層一層的霞彩。顯出無數顏色。煞是可愛。這西子湖濱。涼颼吹動。霎時間不但殘暑盡消。竟然帶着幾分秋意了。古檀迤邐行來。聽那暮蟬聲唱和。隱約夾着遠寺的鐘聲。那裏覺得甚麼岑寂。再遙望六橋三竺。有的俯。有的仰。各有各的好處。隄畔垂楊萬縷。青眼惺忪。更足蕩人魂魄。古檀雖不是箇騷人雅士。但眼前放着湖山的美景。他倒也徘徊微

步。心中歡樂。便不忍遽去了。

大好湖光蕩漾浮 見一隻 畫船雙槳逐中流 祇因相隔程還遠 欲覩難
憑目力周 少頃行來舟漸近 水花飛濺白蘋洲 古檀注意忙觀看 原來
是 鬢影釵光迴不侔 一個兒 年尙垂髻知是婢 一個兒 長眉秀目女
班頭 紗衫紅襯玻璃薄 玉臂雙呈袖在肘 六寸膚圓絲轆套 漆皮鞋子
亮如油 蓬鬆雲髻無膏沐 一派文明學士流 細察舟艙無別個 船家豔
福幾生修 惟見些 鮮菱雪藕高堆起 這其間 狼藉污泥水尙留 一望
而知休自惑 他們爲 遊湖乍返轉閨樓 未識誕登何處岸 放開脚步緊
隨舟 古檀沿着長隄走 欲探行蹤喜復愁 那女郎 相顧愕然如會意
形容局促面含羞 低聲附耳聽難得 分明他 諄囑丫環把意留 婢子點
頭身起立 忙將菱藕入筐收 但見那 搖過柳陰舟傍岸 纜繩牢繫樹枝

楸 一雙主婢同登陸 舟子携筐在後頭 招展花枝行得速 他們竟 匆
匆前去不回眸

古檀先時開步。本在那隻畫船的前面。彳亍行來。不知不覺。早落後了三四丈
路。虧他兩足不敢怠慢。追赶得緊。行約半里之遙。見這女郎抵了一宅洋房門
首。

伸玉手 按電鈴 門開來了老年人 如霜髮白精神健 滿面添花現縐紋
聽他說一句道。小姐回來了。

主婢翩然移步入 那舟人 將筐交給也回身 不留餘地門關鎖 攝去跟
隨沈氏魂

此時古檀躡足潛踪。走近前來一看。只見門上高高釘着一塊朱地黑字的牌
子。上面分明寫着賈第兩字。古檀踱去踱來。如痴如醉。等了好久。非但人影不

見。連聲息也杳然無聞。

好一似 步入天台路忽迷 桃花人面兩忘機 龍鍾老婦真堪恨 他胆敢

緊閉朱扉隙也稀

古禮尋思。他們已經進去。晚間未必見得再會出來。我株守在此。有甚意味。不如回去再說。熱蓬蓬一團高興。弄得冷冰冰兜着轉去。

到得家中天已暮 庭前鵠立木雞同 額上邊 汗珠直挂多如雨 方覺得

追趕舟行步太雄 強自凝神梯子上 鍵開臥室熱烘烘 衣衫寬下淋漓

盡 抽起疎簾引好風

一看壺內。還有很多熱水。方才洗澡的時候。沒有用完。就把他倒出來。洗過面。擦了身。

換一件 短袖空心衫子大 拖一雙 涼鞋棕結倍輕鬆 肌膚乾滑心神爽

下樓來 蒲扇輕搖到書室中

只見他妹子雪芬獨自一人躺在沙發上看書。左手夾着一支捲烟。見人進來。他也全不理會。倒是古檀先開口道。芬妹。你獨坐此間。不覺得氣悶麼。雪芬聞有人喚他。便扭轉粉頸。凝眸微睇。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檀哥。你出外未久。如何便回來了呢。古檀道。我信步閒行。意欲在湖邊領略些涼意。誰知走到那裏。不多一回工夫。早已暮色蒼茫。分明老天下逐客令。使人不便勾留了。古檀一頭說。一頭便伸手開那烟罐。取一支茄立克。劃着火柴。慢慢的呼吸起來。他重又問道。在湧金門外。離湖不遠。那裏有一所洋房。造得極其氣概。不知內中住的是甚麼人。芬妹你時常到那邊去的。可有些知道麼。雪芬啣着紙煙。掩着書。只管躺在那裏默默出神。忽然拍掌大笑道。想來不是這一家還有誰呢。說起他家主人。本與我們兼着些戚誼。不過疎冷已久罷了。古檀道。你怎能曉得。

這般清楚。雪芬道。吾何嘗認識他。只聽見母親平日提起這買笙甫。在前清做過幾任關道。當初他的大太太。就是娶我們沈氏同族中人。過門幾年。從未生育。後來大太太作古。笙甫不肯續絃。便連討了三個姨娘。惟有那三姨娘。生下一個女兒。等到光復之後。笙甫手頭着實充足。他不高興混跡仕途。因此建造了一宅洋房。隱居故鄉。預備長享林泉之樂。此刻他那女兒的年紀。差不多也有十六七了。大約比我總要小着三四歲光景。檀哥緣何無端問起他家來。難道在那裏遇見了伊人麼。若論買姓財產。雖不敢稱爲金穴銅山。也好算得席豐履厚。可奈這位姑娘。却是情性怪僻。不近人情。他曾在慕西中學讀了幾年書。不消說中西文字都有些門徑了。他便高自位置。把普通人物。沒一個放在眼裏。所以一班近親遠戚。自從笙甫夫婦去世。疎遠的疎遠。斷絕的斷絕。現在和他家往來的。杭州城內已沒有幾家。前天有個朋友。名喚張寶珠的。他也在

慕西畢業的。在瓊林春請客。無意中聽得他告訴別一個同學道。笙甫的女兒出了學堂。益發驕傲得了不得。對於舊同學。都不屑往來。打點要遊學歐美。讀成一個女博士哩。

古檀聞語頗躊躇。果是個官宦千金富室姝。吾父營商難稱手。頻年衣食慣愁予。倘能說合良緣湊。光景何愁不展舒。

但話雖如此。非得吾妹相助一臂之力。目的豈易達到呢。
想罷一番開口說

芬妹。近來市面欠佳。真是年荒世亂。商業大有一落千丈之勢。專靠行中薪俸。所入原屬有限。那裏支持得來。

前途生計我何堪。開門七件無恆產。慮的是挖肉醫瘡上債台。竭力終須求善策。免教二老動愁懷。古檀言次長吁嘆。激動邊邊美掃眉。

雪芬何等乖覺。一聽兄長先詢買家來歷。接着便向他談起苦經來。那有猜不出的道理。他便接口道。原也難怪檀哥抱怨。俗語說得好。一年四季。貓樣的跳。狗樣的跑。都要你奔波勞碌。父親雖有一些事體。年老的人。算不得數了。若是有了。一個對手的內助。就不患無揚眉吐氣的日子。但據吾看。哥哥出的題目。雖好。未免太難下筆。怎好使人完呢。要。卷不過徒勞夢想而已。

古檀微笑呼芬妹 難得你 異樣聰明識我心 可能駁 借箸代謀成好事
包管要 萬金珠鑽謝媒人 雪芬聽 笑開聲 慚儂無福受多珍 兄不
聞 斯人眼界高于頂 叫小妹 怎把紅絲繫玉人 誼屬同胞甘坐視 無
功祇怕枉勞心 况與他 縱兼戚誼荒疎久

就算妹肯移樽就教。特地去和他親近。他若拒絕不見。豈非落個沒意思。或則一見之後。我意殷殷。彼殊落落。不更使妹難堪麼。

古檀道。照你看來。這件事竟是一無辦法的了。雪芬道。此是何等的事。如何容你性急得來。好歹還待我細細考量。早則今天夜裏。遲則明日飯後。試爲哥哥想個辦法。古檀道。也好。連日母親在宋家碰和。輸得着實不少。今日又被仲孚夫人邀了去。橫豎此刻無事。我想去看看。如果老人家碰得不順。我得代打幾副。雪芬道。兄若前去。夜飯大概在宋家吃了。古檀道。芬妹。到時儘管先吃。不須等候。

語畢歸房銀夾取

古檀打開一看。除却現洋之外。

還見那 十元鈔票八張存 忙便去 湊齊百數身邊袋 穿着完時向下行
可奈他 腦海常存彼美影 到牆門 無端舉步又回身 雪芬重復看書

卷 桌上燈光照眼明 忽見乃兄行又止 頓生奇異在芳心 問聲兄望娘
親去 怎說遲遲尙未行 此刻古檀無意思 趨前附耳話叮嚀 他說道
方才所話休忘却 務策良謀告我聞 說得雪芬惟有笑

把手一揮道。時光不早。欲去須趕緊了。若再遲延。他們恐要完局。你也代碰不成。徒勞往返了。那人之事。妹總代你想法。何必像螞蟻爬熱竈一般呢。古檀聽了雪芬這幾句奚落。也自知太急色了。惹他笑話。

回身重復出牆門

雪芬怕他再要三不放心。悄悄行到門首。却見古檀大搖大擺。飄然去遠了。他便回進書室。喚燒飯阿媽出來說。夜飯燒好了。搬來我一個人吃。不必等少爺回來了。阿媽問道。太太呢。雪芬道。太太碰和去的。這時候不來。大約也在人家吃飯了。阿媽答應着。自向廚下端整小姐夜飯不提。

且說那 聰明女 運機謀 一盞銀燈萬種愁

檀哥把這件事輕輕擱在我的肩上。指望替他設法。當時胡亂允許了他。仔細想來。倒有些棘手呢。

吾如何 能獻殷勤通祕密 吾如何 頻增吸力作牽頭 吾如何 天花亂墜將人哄 吾如何 弱水行舟穩若鷗 聞說那 賈女資財多富有 偷哥哥 與聯姻眷復何憂 叫我要 一時便把嘉謀出 豈不是 錦繡衣冠付沐猴

雲芬思想一番。虧他想出法子來了。就是不常來賣花的那個三娘子。我聞得人說。他專會幫着人家青年。幹些不尷不尬的事體。那買家也許他也認得。若去託他。或者有些意思。亦未可知。但不知哥哥肯去否耳。

想他是 玲瓏齒 性氣柔 必然容易近嬌羞 平日間 豪門富戶多來往

賈府豈無蹤跡投 你只要 概許重資作酬謝 管教他 盡心竭力攏駕
儔 雪芬計定呼傭婦 晚膳拿來略下喉 簾外月光微吐白 羅雲疊疊照
高樓

吃過夜飯。雪芬彈了一回披霞奴。看了幾張上海日報。還不見古檀回來。對壁上時鐘一望。將近十一點四十分了。雪芬正在收拾書本。隱約聽得有人在前邊叩門。叫喚傭婦。却不答應。走到客堂後間。見傭婦仰臥在竹榻上。鼻息如雷。早已睡熟。雪芬也不去叫醒他。自己攜了燈火出來。到了門首。問明是古檀。方把門開了。古檀道。倒累你等我。走進門來。一股酒氣。直向雪芬臉上撲來。看他脚步也有些踉踉跄跄。雪芬道。檀哥莫非喝醉了嗎。娘如何不同你回來啊。古檀道。我酒是喝得不多。怎奈量淺。娘預備碰天亮。吾看着氣脹。沒有這精神陪他。只好獨自先走了。兩人進了書室。雪芬道。今朝娘手氣如何。前幾天輸的錢。

可得翻些過來嗎。你替娘代打了沒有。古檀道：不要性急。待我告訴你。我到宋家。天光已斷黑。他家門燈高高點亮在那裏。門房裏連半個人影兒都沒有。我一直走到裏客堂。方見燈光旺亮。聽得牌聲歷歷。踏進去一看。一個是仲孚的夫人。一個是程鏡芙的妹子。還有一個身體肥大四十多歲的太太們。却不認識。他們見我進去。大家起立招呼。我就說：你們儘管碰和。彼此多是熟人。不用客氣。當心錯過了好張子。我瞧見娘椅子背後現成放着一只方檯。我坐下去。留心看他們打牌。娘坐了鏡芙妹子的下家。對面是仲孚夫人。

看他們 賭興方濃。首懶抬 爭奇鬥巧把牌開 娘親走了輸家運 惟有他

少數銀洋置在檯

先時見他們又了幾副。牌風甚是平穩。沒有大出進。換到娘做莊。和了一副十入和。接下去連莊。上手豎起來。就是好牌來了。芬妹。你曉得是甚麼樣一副牌。

一索成雙七索三 其間八九兩和諧 附張六索何精妙 各一中東左右排
另有四筒兼二萬 西風孤吊只成單 頭張先把西風發 挨次還將二萬
開 不多時 抓進紅中成了對 自然是 四筒拋却望東來 後來輪到莊
家摸 五索從人樂滿懷 拋去東風張已等 紅中一索穩雙抬

看到這裏。我便不再看娘的牌。專心注意他們三家所發是甚麼牌了。真不湊巧。在這當兒。仲孚回來。踏進門。一見我便大笑道。檀弟。難得你今朝肯賞光。到寒舍走動。我不得不起立招呼。他又忙着取香烟遞給我。自己劃着火。叫我吸。就在這一回工夫。娘的牌就出了岔子了。雪芬道。是不是被人搶和嗎。古檀恨恨道。若是搶和。倒還有可說。人家打中風。娘和了牌。不攤下來。

他竟把 紅中碰 五索開 連莊不要拆莊台 一圈兜到中風槓
槓上頭摸起一只九筒。無論如何。用他不着。順手向外一丟。

對面人家牌就攤。白板三張成暗磔。雙拾筒子妙非凡。碰和如此真冤枉。不由人。站在旁邊沒面顏。一副倒楣牌就劣。等張和看別人來。我雖代碰難翻轉。任娘親。好把洋元送個完。

雪芬道。畢竟上了年紀。神智有時要胡塗。打得慢些。還可敷衍敷衍。一快更容易差了。宋家嫂嫂兩只牌打得狠凶的。我與他碰過兩次。坐在他下家。要吃他一張牌。真是休想。若然見你拆了個巴搭子。他便順着那條路死釘。鏡芙妹子。我沒有和他碰過。不曉得他門牌程度若何。檀哥。後來你和仲孚吃的飯嗎。古檀道。仲孚拖了我。定要我陪他吃酒。我們兩人對酌。統共吃了三斤多酒。仲孚他本來天天吃的。我吃了斤半。其餘多是仲孚的受主。雪芬道。酒我看你還是少吃爲妙。你自己沒有覺着。推進門來。開口一股酒氣。真是聞之欲嘔。別的東西。甜有甜味。鹹有鹹味。惟有酒。酸濟濟。辣蓬蓬。一點兒沒有甚麼好吃。古檀笑。

道。你自己不會吃酒。便把他批評得大壞特壞。譬如有幾個人不歡喜吃烟。見着你嘴裏常啣着一根香烟。也有話講了。這原是各人的嗜好。你不吃儘管不吃。何必定要勉強他人隨着己意呢。雪芬道。好心勸你幾句。聽不聽隨你。何必清辯滔滔。發這些議論。此刻對我妹子。一句不肯饒讓。看將來娶了嫂嫂。人家放個屁。你也算是香的。便服服貼貼。拜倒石榴裙下。這纔叫做報應哩。古檀道。算了罷。大家講下去。便要不好聽了。還是閑話休題。言歸正傳。我方才臨走的時節。託你替我想個法子。趁此左右無人。倒要和你討論一下子。究竟怎麼辦法呢。雪芬道。我說出來的話。不免帶些瘴氣。萬一事體不成。你未免又要責備我。看起來還是你自己設法爲妙。再不然。逕去尋仲孚商量。或者有好計策教。你亦未可知。雪芬說完這幾句話。便從椅子上立起身來。

步出書齋竟上樓 佯嗔薄恨在心頭 說不得 好言相勸翻成惡 你何須

欲結良緣與我謀 事若團圓兄快樂

要好到我妹子。那裏輪得着。

無非海市與蜃樓 古檀一見同胞怒 深悔方才語不留 無奈緊隨樓共上

笑容裝作謝嬌羞

說道。芬妹。暫請到中間小坐。吾還有話與你講。

雪芬聞語將身頓

說道。我實已疲倦。檀哥有話。請你留在腦筋裏。明日再說罷。

奚用深宵纏不休 此際古檀真沒法 強牽衣袖到中樓

古檀發極道。芬妹。你饒恕了哥哥這一次。下回無論說啥。甘心領教何如。

看他是 鞠躬再四重新揖 不恤把 軟語柔聲故故求 那雪芬 既好氣

來還好笑 沒奈何 嫣然斜睇展星眸

說道。虧你對了我做出這種樣子來。前倨後恭。抑又何必。並不是我與你斤斤較量。以後說話。終須留一點神才好。不要我讓慣了你。日後吃別人苦頭。只怕比我要難受萬倍哩。古檀見妹子坐定。忙將幾扇玻璃窗一齊開直。還自滿口嚷熱。脫了長衫。到房內取了一瓶汽水。分勻倒滿兩杯。一杯授給雪芬。一杯拿着自吃。雪芬呷了兩口。就把杯子擱在檯上。古檀道。芬妹何不一口氣吃完了。雪芬搖頭道。我向來不喜吃他的。你能吃。索性拿去修了福罷。古檀得不的一聲。便囁咤。囁咤真個舉起雪芬那個杯來。一口氣吃個乾淨。放下杯子笑道。此刻肚子裏方覺得涼快一點。你不敢喝。真是個呆鳥。雪芬道。可是你又要出口傷人嗎。古檀伸手要來掩雪芬的嘴。雪芬忙背轉了面說道。動手動腳。像個甚麼樣兒。有話快快說了。我真要去睡了。不能久待你。古檀把手縮回便道。明人不須細說。賈姓那件事。你究竟替我打算了主意沒有。雪芬就把想着賣花娘

子一層意思。對古檀說了。除却他。要與那人先行接近。着實爲難。我主見雖代你出了。幹要你自己去。不能累在我身上的。不過你若肯去央他。須得先許一個願。口氣要放得大。好叫他甘心極力去牽引着。古檀笑道。那倒不煩叮囑。我自會擺布。一准明朝去看他就是。

兄妹同心把計圖 無非爲 覬覦財產弋嬌娥 他二人 言來語往精神足
壁上鐘鳴兩點過 習習涼風吹戶牖 肌膚爽滑汗珠無 雪芬啓口呼兄
長

時光不早。你明日早起。還要出外看人。我們不必再談。

可要婦房把 好夢羅 座內古檀身立起 分裾各向臥房趨 半宵易過天光
亮 棲鳥離巢到處呼 畢竟所謀曾否就 暫停片刻下回塗

銀幕名家之特色

飛來伯

微髭

有美國黃天霸之稱

哈姆

矮胖

畢利波生

禿頭

巴利

雀斑

哈利克

凶悍善鬥

克根

頑黠

波雷

猶惡

以善演極棍及殺人越貨之盜賊著名

波斯却登

滑稽而無笑容

羅李

善串村童或村中少年

未克司

高帽

黛綠

紅髮

溫納奧蘭

中國面孔

娜尼諾窪

哀豔

皮維斯

櫻唇

施治

智勇

露西華達

擅飾醜村女之額髮一團

布麗司典

英雄風流

麗蓮葛舒

悲泣動人

達維思

嬌小敏慧

錫都羅栢

善串村童或年邁老人

瓦倫鐵諾

風流纏綿

康士坦脫路梅姬

以言情片著名有萬人迷之稱

余嗜銀幕所映影戲界名宿傑作若命。每有新作必圖一觀。始快吾意。課餘無聊。嘗憶及影界名宿之特色。得有二十四人。茲錄出之。以供留意銀幕名宿諸君參考。亦為初次投稿社會之花之贊。乞鈍根君見之。勿斥余文乏味而投之字篋也。著者識於京師旅次。

錢劍俠



愛美的 心

FF

顧秀萍那天感愛了一種不可告人的激刺。委實氣憤極了。當時就提起筆來。寫了一封狠嚴厲激烈的信。寄給他那位女友呂英輝。他信上寫道。

英輝：來信收到了，您的意思，我現在已經完全明白了；現在的

愛美的
心

世界，是一個小白臉世界，漂亮一些的人，每每能夠享受羣衆的歡迎，像我這麼憔悴枯黃的面孔，當然爲人所摒棄；因爲愛美的觀念，是人人共有的，所以女士對我，把白眼相加，也是理所當然，我決不怪您。不過從前

的種種，你也應該想一想呀，唉！我不忍多說了……：：：：：祝您無恙。

秀萍手上

這封信發了之後。隔不上三天。就接到英輝女士的覆信。她那一封信。寫得真利害。你道是怎麼寫的。請諸君看看下文。就明白了。

秀萍鑒。接讀來書。不勝駭異。素知先生高尚士也。何發言類無賴口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誠有出人意表者。輝 曉學業

一

愛美的心

謙陋才識淺薄。然自問當不至此。君書中云云。無乃使人難堪。且不免輕視他人之人格。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已矣已矣。君書未發之前。儂與君猶屬朋友。今則爾我爲陌路人矣。儂之種種。不屑與爾多言。昔日交情。請從今絕。

英輝手覆

秀萍讀了之後。付之一笑。立刻把那封信燒了。那時的秀萍。確已跳出情網。所以能這樣的解脫。可喜可喜。

從十五號到三十號。英輝女士在滬杭各報上。登着一個求婚的廣告。後來就接到了許多求婚的信件。其中有二封信。是英輝最注意而很費猜疑的。

一封信是吳淞寄來的。附着一個照片。這個投信人的姓名。具着錢芝明三字。看看照片上的相貌。生得果然漂亮。但細讀他寫來的這封信。文理似通非通。可是不十分高明。

一封是蘇州寄來的。也附着一

張小照。當然也是來向他求婚的。那人姓楊。號叫雲蔚。看他那照片裏的面貌。雖然不見得漂亮。但是他那封信。却寫得柔情婉轉。文字十分優美。

這當兒英輝可爲了難了。她那時看了二封信和二個照片以後。細的審察了一番。又細細的思量了一番。實在決定選擇那一個的好。後來他一寸芳心究竟屬於那一位。咱門旁人却一時推測不到了。

又隔了三個月的光景。忽然看見某報的新聞欄登着一段……：

錢芝明和李英輝假某禮拜堂結婚了。聽說結婚以後。兩人倒也狠爲愛好。真是夫唱婦隨。晨夕不離。

倚虹新夫人之特別稱謂

鈍根。

畢君倚虹風流倜儻。雅負才名。交際場中名媛閨秀。爭望顏色。幾有「人盡願爲夫子妾」之概。今夏倚虹與予飯于甯波同鄉會。忽附耳囑予一事。謂有女學生自杭州來。投考裨文女塾。塾中宿舍已滿。苦不得床位。託予爲之設法。予問女士爲君何人。倚虹不卽答。既乃曰：是親眷耳。時予腦中似感異覺。然一瞥卽逝。弗復措意矣。昨日忽得一妃色函。絕麗。啓視之。則倚虹將於陽歷元旦舉行婚禮之請柬也。柬署雙名。其新夫人爲誰。則投考裨文之女學生汪琇璋君也。余乃恍然。倚虹當時所以爲女士如是盡力之故。其中蓋有非常之關係焉。女士清才玉貌。與倚虹爲匹。可稱天生佳偶。敬賀且羨。惟倚虹當時何不徑告余爲未婚妻。而乃含糊其詞。曰親眷。似非待遇老友之道。或者在法律上應稱未婚妻爲親眷。倚虹者。皇皇畢振達大律師也。大律師之言。必如寧波人所謂「勸錯」也。

愛美的心

三

後來英輝的同學姊平素珠。因爲知道錢芝明是一個胸無點墨的純袴子弟。有一天便問英輝道：你爲什麼肯嫁這麼一個胸無點墨的描金屎撮呢。英輝道：我就愛他

長得很漂亮。至于學問不學問。管他做甚麼。素珠聽了笑道：你這主張。倒合了現在那些新美術家提倡的「審美」了。

題贈南洋丘潘夫人

何海鳴

夫人潘氏。自號天南恨人。粵中貧家女。幼入勾欄。搗母挈之南渡。於日里棉蘭遇丘君武澤。委身事焉。時丘君年已四十。而夫人方十七也。先是有閩人鍾某。年少貌美。而又多資。夙有娶夫人意。夫人峻拒之。而歸丘君。丘曰。吾年老。所蓄僅七百元。徒苦夫人。無益也。夫人曰。卽七十金何傷。况七百元耶。爲益三百。得千金。營小本經紀。賴夫人內助之力。無不利。越年獲利及十萬。夫人勤操作如故。得暇則延師授讀。能知天下事。有救國之志。遂捐資興學。曰。吾財由社會得來。吾將返諸社會也。一時有女傑之稱。

蓬島無凡卉。淤泥吐佛蓮。風塵激壯志。巾幗傲明賢。游俠尊紅拂。
濟才擬絳仙。內天存闔範。中土爲珍傳。



社會趣聞

我必……日津。

某君既得此鈔票情書。不敢遽爾
自私。翌日即鑄版刊入報端。招人
携銀換取。謂「如果「使茵妹妹」
欲得「日津哥哥」親筆情書。請携
銀幣一元來社兌換。否則以一禮
拜為期。此情書而兼紙幣。仍歸記
者私人所有矣」云云。
不知有無「使茵妹妹」其人者。前
往換取也。

按此鈔票情書。不知是否為西
貝貨。或出於好事者之偽造。

●鈔票情書（北京）

▲抵得一篇言情小說

北京晨報記者某君在東安市場
小飯館吃飯。飯畢付錢。館夥以一
元之紙幣找還。視之。乃情書也。內
容如下。

使茵妹妹。

社會趣聞

而故意用之於布。使人對此使茵妹妹作無限之遐想。亦未可知。果有其事。則若得提倡家庭革命之新文化大家搜訪而演繹之。豈不成爲一篇洋洋大觀之婚姻問題的寫實小說哉。

●新婦擒賊 (北京)

▲不愧爲體育家

北京宣武門內井兒胡同十五號門牌。住戶蔡某。係交部科員。前月

(十一)二十七日與振華體育社之陳女士結婚。是晚方欲上床。忽聞有人自房躍下聲。陳知必係鼠輩。急卸裝隱身暗處以待。未幾賊果至。陳乘其不備。舉足蹴之。正中下部。賊負痛倒地大嚎。家人聞聲急起。將賊捕獲。賊哀求饒恕。聲言家有七十歲老母。無力奉養。故作賊以維生計。陳女士念其孝。憫其貧。當與洋十元。令作小本經營。以後切莫作此下賤營生。賊叩首而去。全家莫不服女之勇。

●青年會中之親熱稱呼 (長沙)

▲一聲哥哥。一聲妹妹。

長沙青年會此次舉行食蟹雅集。中西男女人士應召赴會者約近百人。分八桌。每桌八盞。盞中食物異常雅潔。(炸菊葉炒蟹壳等類)四盞後。女青年會幹事鄧玉芝女士報告全國女青年會在杭州開會情形。謂「男青年會爲「哥哥會」。女青年會爲「妹妹會」。今晚

「妹妹」報告於各位「哥哥」之王家拜罷天地。並無一人知女是假。洞房花燭。將行安寢。女詭言口渴。求壻至外屋取水。壻出。女即砰然閉門。壻問故。女曰。我李姓女。非爾婦也。爾婦腹膨如鼓。聲鳴似牛。步履爲艱。僱我代嫁。原訂回九再換。未講同床。况我係貧家閨女。尙無婆家。今夜被爾破壞。終身遺恨。誰肯再來娶我。即使爾登床不污。明日有誰能信。壻以女貌美。商其父母。願留李女爲婦。不准梁女再換。並將梁女裝奩一概扣留。全歸度日。椿某除吃喝嫖賭外。毫無一

●代嫁 (奉天)

▲此事未便庖代

復縣城西梁家屯梁某之女。幼與王姓訂婚。標梅迨吉。女以閨門不飭。臨盆在即。不便于歸。梁無奈。僱地戶李姓女代之出嫁。訂定回九再換。以李姓租種之地數十畝贈之。寫立買契。永不回贖。李家道艱難。希圖其地。命女梳裝而往。及至

●姊弟夫妻 (北京)

▲肥水不落外人田

技之長。伊姊屢勸不聽。嗣不知何故。竟被伊弟引誘成姦。椿某因嗜好甚深。碍難求婚。伊姊因醜聲四揚。亦難另嫁。因此互相討論。結果明為姊弟。暗為夫婦。亦可謂利不外溢也。

痴女出嫁趣談

(廣東)

▲睡的研究

九江關甲之女。級紅。年已二八。貌頗麗。惟有神經病。平常一舉一動。無不令人可笑。憑媒許配鄰村陳

某為妻。十月十三日出閣。詎花轎臨門。級紅不肯上轎。其家人強之。伊乃大聲號哭。無異捉猪。及至上轎。又恐伊半途逃走。遂用紅布細縛。繫之轎中。將到夫村。始將布解除。却扇之夕。竟呼新郎為阿哥。且與新郎謔浪笑傲。毫不羞怯。屬垣者咸大嗚噓。翌日歸甯時。且原原本本。訴之於母家諸戚。其母哈之曰。今晚可不必去矣。仍與母同睡如何。伊謂與母親同睡。不如與阿哥同睡。較為有趣。衆為之哄堂。

四

●小姑居處不慣

無郎 (北京)

▲離婚的理由

叔季以還。世風日下。淫奔之事。日有所聞。然未有公然提出理由而隨所歡以去者。北京前門內西交民巷喜通胡同住戶陳文玉者。現為上海稅關科長。年五十三歲。嫡妻去世二年。去歲收使女陳香耘為妾。旋即立為正室。今年十月間。陳奉令調任上海。因香耘不願離

京故隻身前往。未一月。忽得香牋。僕人王志看守。凡郎與妾所製之物。即作粧奩。從此永遠斷絕關係。公費。並由公款處製發特別婚書。俾得按例徵收。經吉知事批示云。所請事尙可行。惟查婦婦不能守節而改嫁者。非因債累。即因翁姑赤貧。始出此污節之舉。此項捐款。自應取之於娶主。定名曰特別婚書捐。照普通婚書酌加四倍。無論身價財禮多寡。概不許向賣主索取。以免有傷人道云云。是亦捐稅中之別開生面者也。

特別婚書捐

(奉天)

▲搜刮到寡婦身上

無已。祇得呈請提署警廳。懇請嚴緝懲辦。以整世俗。呈末並附抄香牋原函。頗饒趣味。函略云。『郎離家日久。妾獨守閨房。實難耐守。况彼此年歲相差三十。殊與人道不合。故與愛我者袁清山君過度。特此致函報告。此函即可作彼此離婚之左證也。所有家中物件。均交

桓仁縣屬各區公所自開辦迄今。經費無出。雖有抽收手數料一項。亦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日前各區區長聯名呈懇擬將勸學所辦過已棄之孀婦捐。仍援照原例。抽收身價百分之十。作為區公所辦

奇胎

(四川)

▲受孕三月而產

蜀中某邑有錢姓者。娶仲氏女為妻。過門三月。即產一男。錢疑女在家不端。訴女父於官。雙方纏訟三月。迄無法解決。詎仲女未幾又產一孩。距前次分娩祇及三月。始以奇胎了案云。

●車夫遇鬼（大連）

▲催命

大連馬車收容所內徐寅升之沙字三百五十七號馬夫秦長吉。復縣人。十月十七日深夜在聖德街遇一青年男子。率二十餘歲之少

婦二人。男女均容貌俊美。衣服華麗。登秦車。令向南走。及至南山。亦不覺高聳。第見一新出之村屯。村中陋房破屋甚多。亦有高樓大廈。登雜其間。此時青年男子云。目的地已到。令停車。三人同下。男子給與秦車錢一元五角。秦因渴甚。要求飲水。青年男子領至一破屋中。給秦開水二小茶碗。秦飲畢。出而上車。回頭間。忽覺村屯不見。祇剩一片墳墓。矗立目前。不覺毛髮悚然。即暈厥過去。至翌晨。有同行車

夫經過瞥見。報告其主。派人迎車。載秦歸家。設法救甦。秦述所歷。衆譁然曰。『你是遇見鬼了。』秦聞言。神色驟變。昏迷不醒。人事勢頗危篤。其主不得已。遣人送其回籍養病。及火車行至金州以北。而秦某已死矣。

作文難。造意亦難。作豔麗之文。造纏綿之意。更難。作雋平之文。造曲折之意。尤難。潘卿須

文壇隨感錄

●朱鴛鴦死後

成名

平襟亞

朱璽字草兒。別署鴛鴦。南社社員。旋與柳亞子齟齬。出社。初不治小說家言。其著作除詩文外。有鳳子詞一卷。得宋人風格。始與鴛鴦野鶴遊。百雲間三傑之譽。鴛鴦小說學長廬。而鴛鴦更學鴛鴦。所作初無足稱。尤為野鶴所訾。誓以嚼

文壇隨感錄



●社會百怪錄

襟霞閣主

海上一隅之地。百怪並集。即文人賣文。亦笑話百出。如老殘游記一書。老殘二字。當然為作者署名。而有某大文豪。續撰老殘新游記一書。試問某大文豪。是否老殘本人。唯老殘本人始得有此名稱。某大文豪。既非老殘。其義何居。或曰。此新牌之老殘也。然則何不名之曰新殘游記。較為直截痛快多矣。
(以上壇文之怪)
某君虞山人。今年十九歲。其大著作中有續二十年目觀

社會百怪錄

一

文壇隨感錄

人矢概斥之。蓋野鶴所作。古茂幽逸。頗得自然之趣。初不以畏廣爲宗匠也。後鴛鴦流寓海上。始得盡讀畏廬譯作。造詣極精。嘗與某君合譯「痴風血」。「銀鏤記」諸作。求售三月。無人顧問。後銀鏤記得鴛鴦之介紹。刊于小時報。未幾卽撤去。「痴風血」全稿五萬餘言。祇以三十金售于某書局。民國九年。寄居友人寓齋。小樓一角中。青燈黯然。時聞其筆陣縱橫。颯颯然如春蠶食叶之聲。時適瘦鵲初主自由談筆政。鴛鴦以短作筆記託登。瘦鵲深器之。力爲延譽。始稍



社會百怪錄

三

之怪現狀一書。試問此書。倘謂續我佛山人之作。則我佛山人既下世。當然不能有所目覩矣。若謂作者自記二十年來目覩一切之怪現狀。則此書發端之日。作者正在母胎中。初未出世。人間無論何種現象之怪。作者安從得知。此真神祕主義。令人莫解焉。

海上風俗之荒淫。無逾于近年以來。某大旅社中。有雅其名所謂樓外樓者。真匪夷所思。合男女三人。相勦成姦。任人觀覽。藉此得利。令人盪氣迴腸。咄咄稱怪。最近張丹翁有詠陰陽曆冬至詩云。「陰陽一齊至。前後俱覺鬆。」直可謂此樓外樓一幕寫照焉。

(以上文壇之怪)

有人登報徵求女書記兼伴侶。好事者試劾女子筆迹。戲投一函。寄某號信箱中。越日卽有一翩翩佳少。惠然枉顧。

琦知名。時有某書賈。托撰一短作。既成而却還。謂稿中疵累百出。鴛鴦與之舌辯良久。某書賈始辭遁。收稿。擲以二番餅。鴛鴦憤然不受而去。日後所作益精警。深得綿邈幽思之致。如「乾噪記」「碎臆記」諸作。均爲鴛鴦心血之結晶。心血既涸。病魔斯集。旋得肺癆症。數月卽下世。鴛鴦既死。其名益彰。有徵集其舊作者。有臆造其遺稿者。卽申報所登諸作。亦再刊于半月。今將三見于紅鸞集間矣。而前此某書賈。亦急從舊紙篋中。搜得其所謂疵累百出之作。刊

文壇隨感錄



聲稱欲與應徵伴侶之某女士。作一度談話。好事者詭言他往。而少年踵門不絕。好事者甚惡之。更作一簡短之函。奉復。略云「屢次失迎。抱歉之至。前日應徵。原非本人自任。足下之伴侶。而兼書記。本擬推荐一同學妹而已。此人非他。卽大名鼎鼎之席上珍女士。現聞此人已于去歲自縊。亡過。恐不足當閣下伴侶矣。此後可勿再枉顧。免勞尊腿。不勝幸甚。」自此函發出後。某少年之足跡始絕。甚矣男女社交公開之難言也。（以上情場之怪）

有人妄觀天鵝。投函女書家某女士。未及兼旬。而十上情書。女之父某。作函復某。略謂「小女初識之無。毫無學問。恐足下之典麗文章。未能句讀。以後尊函。還祈加以朱色圈點。俾易熟記。是則不僅小女感德不盡。卽老朽亦當

社會百怪錄

文壇隨感錄

于某某雜誌。一字未易。唯于首頁添上特刊二字。名下殿以遺墨二字。嗚呼。文人以心血為代價。拘取人之諛辭。必將如春蠶絲盡。方得膺此殊榮。抑亦可憐甚已。

社會百怪錄

執鞭以隨公後也。』某君固心如頑石。得函。罔不知羞。並出以示人。求人解釋。有滑稽家語。彼云。女父所謂執鞭以隨公後者。蓋將用皮鞭撻汝矣。汝其慎之。慎之。某始大懼。抑亦可笑甚矣。

(以上情場之怪)

四

最新出版

美術圖案畫

已出二册 每册五角

圖案在畫界佔極重位置。應用其廣。惟大概所用者。陳陳相因。轉輾抄襲。殊為畫界憾事。殊不知圖畫之創格。可以千變萬化。運用而無窮。本書所載圖案畫。種類繁多。市上從未見過。俱係編者別出心裁之作。為美術家不可少之要書。

小學適用

新派畫臨本

已出二册 每册一角

是書有畫圖三十餘幅。凡風景。花果。人物。翎毛。黑影畫。廣告圖案等。應有盡有。既簡單而又優美。專供小學教授。及臨摹之用。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出版

世界奇聞大觀

古今笑林大觀

能引人發笑者纔是笑話本書為笑吾先生所編先生平日笑容可掬笑口常開一言半語能令一堂大笑今發其滿腹笑史演以如笑筆墨事真有趣句句好發鬆吾人試於酒後茶餘一編在手閱未終編不禁笑出眼淚震人肚腸嘻嘻哈哈實有不能不笑不得笑不可不笑之勢至其引人笑之魔力足以除煩惱解憂鬱驅睡魔愈頭風固不僅區區消遣已也世有具笑癖者盡以先觀為快

洋裝二大厚冊……定價大洋一元

●奇中有奇……無奇不有

本書中之奇聞妙事○都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其中情節○妙不可言○有了這層意思○還有那層意思○真個是奇之又奇○妙之有妙○曲折中還有曲折○秘密中還有秘密○閱之趣味無窮○洵為消遣妙品○

洋裝二大厚冊……定價大洋壹元

上海四馬路中

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上海四馬路中

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介紹國貨上等飲料

長春酒

此酒爲上海南京路巡捕房隔壁德裕里。廈門萬全堂駐滬批發所
出售。分兩種甲種每瓶一元。乙種八角。購者得有贈彩三百元。或皮
袍子一件之希望。

此酒色香味均佳。不亞于舶來品之白蘭地巴德溫。文人學士。閨閣
名姝。飲之咸宜。

鈍根敬啓

五洲大藥房

爲余友項松茂先生主辦。已歷多年。信用昭著。東西各藥。無一不備。取價且較他家爲廉。自來血及固本香皂等品。銷行尤廣。蓋項君爲人謙和勤敏。故所用夥友。皆能優待顧客。善于推銷。宜其進步如是之速也。總店設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全國各大埠均有分店。

鈍根介紹

心、照相館

爲美術家徐小麟先生創辦。人才薈萃。器具精良。裝飾華美。余曾介紹男女友人百餘人。往彼攝影。均極滿意。

君如有意。請即

枉駕上海大馬路望平街口該館一試如何。

鈍根介紹

中國世紀美女照片

群芳倩影

相貌非常縹緲 服色十分時髦

盡美人之色相……集香國之精華

是畫家之參考……是消遣之妙品

坊間美女照片之印銷於市者。為數至夥。但皆陳舊粗俗。不堪寓目。本社有鑒於此。特向各地徵求絕色照片數十幀。製銅版印刷。合訂成冊。裝潢雅致。精美絕倫。並請海上。大詩家淚紅生。加以題詞。玉軟香溫。倍見名貴。茶餘酒後。疑居玉闕之中。蛾眉深淺。入時。粧飾淡濃。咸有芳姿。袍而旗服。或更革履。而西衣。我見猶憐。不瘦欲斬。或披長。不愛。美倩生情。斜坐凝思。如有期。不。枯花微笑。撲蝶。含。莫不標格。風流。便娟。娜。真是盡美人之色相。集香國之精華也矣。

已出兩集

第一集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第二集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麗華美術社出版

◎上海四馬路大陸圖書公司代售◎

上海
大陸圖書公司

最新出版

詳註
分類

女界尺牘大全

精裝布面一冊……定價一元
並裝紙布二冊……定價八角

市上尺牘。大都偏重男界。間有少數女子尺牘。亦不甚完備。欲求一純粹女界適用者。竟不可得。本公司有鑒及此。編輯「女界尺牘大全」一書。體舉女界應用之信範千餘通。分門別類。朗然可查。對於稱謂方幅。推考甚詳。而艱澀典故。特加極詳之註解。且定價低廉。以資普及。

上海
大陸圖書公司

出版

最新穎……最完備……三版校正的

詳註
分類

各界尺牘淵海

精裝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並裝三冊 定價大洋四元

本書分(政)(學)(商)(家庭)(普通)五大類。每類又分十餘卷。共有信式一千九百九十二通。內容淵博。各體皆備。與人通信。或雅或俗。皆可隨意採取。信式中間答對照。尤便於學者摹仿。有時令之分。尊卑之別。寫信時只須認定門類。一查即得。而解釋詳明。極利讀者自修。敘法套語。各種稱呼。亦皆有一定之標式。

海 上

中外書局出版

產兒限制 實驗避孕法

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

女子生育。性命堪虞。生生不息。又不堪其負擔。本局有鑒及此。特延生理專家。編輯是書。從此男女兩界。生育可以避免。將來如欲生產時。仍能受孕。蓋書中方法。均由實驗而得。百試百中。

◀ 總代售處 ▶

上海四馬路

大陸圖書公司

◀ 分售處 ▶

各省各大書坊

海 上

大陸圖書公司出版

國民修養全書

本書廣輯三育精華。博採常識要旨。為新國民所必備。倘能精心揣摩。便成博聞多才。建事業。裕家計。有作有為。無往不利。少時失學者。尤宜及早購閱。以養成本領。為他日謀地步。

精裝布面一冊定價四元五角
並裝紙面三冊定價大洋四元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概任撰述。仍求

海內宏達。隨時 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

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

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

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遂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 自行

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干乞

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

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

此例)尚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

如里藝育社收) 鈍根拜啓

廣告刊例

位地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特等	四拾元	
頭等	叁拾元	拾六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版權有所轉載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五號出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廿五號再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壹期

創刊號實售大洋壹角五分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藜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定價及郵費表)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期一角
冊數	價目	特刊號 一角五分	
全卅六冊	大洋三元八角	本埠國內郵費	香港澳門郵匯各國
年十八冊	一元六角	日本郵費	
年六冊	大洋九角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三角六分	一元四角	

高 等 國 貨

大長城香煙

這是大號長城牌香烟你嘗過他的味兒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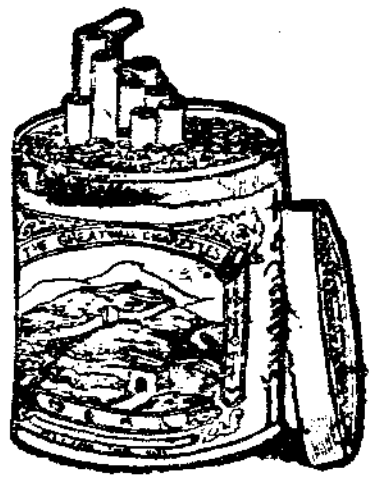
真好真香！好比一切的好烟都要好。

原來他心裏的也是大長城香煙，怪不得那煙味不絕口。



價廉物美

舉國歡迎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講